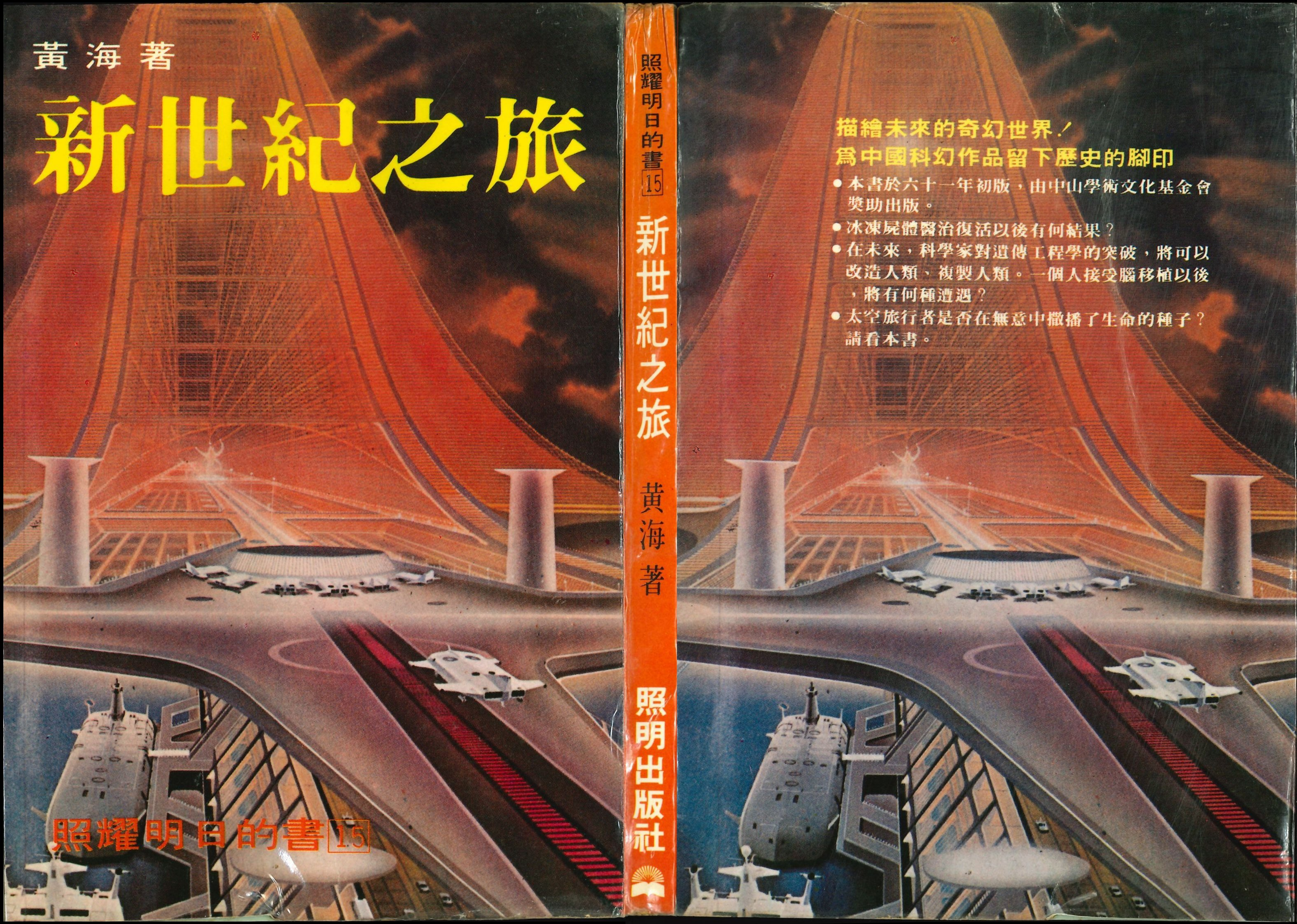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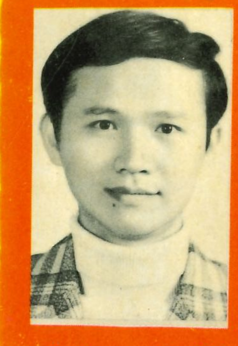

黃海著
新世紀之旅
照耀明日的書 15



黃海著
新世紀之旅
照耀明日的書15
照耀明日的書15
新世紀之旅
黃海著
照明出版社
描繪未來的奇幻世界！
爲中國科幻作品留下歷史的脚印
• 本書於六十一年初版，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
• 冰凍屍體醫治復活以後有何結果？
• 在未來，科學家對遺傳工程學的突破，將可以改造人類、複製人類。一個人接受腦移植以後，將有何種遭遇？
• 太空旅行者是否在無意中撒播了生命的種子？請看本書。



黃海：

本名黃炳煌，民國卅二年生，師大歷史系畢業任職僑聯總會宣傳組總幹事，主編「僑訊」半月刊。著有短篇文藝小說集「大火・在高山上」「通往天外的梯」，自傳式散文集「迷霧征塵」，科幻小說「新世紀之旅」、「銀河迷航記」。尚有雜文集「人在宇宙中」小說集「悲歡歲月」即將由水芙蓉出版。

新世紀之旅

黃海著

照耀明日的書 15

目錄

三版序

本書是我歷年出版的五本書中得到最多批評與反應的一本，也是我離開多年來文學創作的本，眞正脫胎換骨的一本「科學幻想小說」，較前的「二〇〇一年」一書，則是還在轉化期中。

從六十一年十二月初版至今，兩年多以來，我幾乎沒有爲文發表過類似的小說或其他文字，原因是我還要進修、充實自己，爲腦袋加添燃料，這樣將有益於自己未來作品的再創新。另一方面，對於寫作的態度，我已趨於嚴肅謹愼，和早期從事文藝創作時，滿懷雄心，動輒下筆萬言，自比寫作機器的情景，已不可同日而語，從職業性、半職業性的寫作，到現在我完全把寫作當作一種藝術，不再爲生活所迫而動筆，看起來好像有點懶散，但是只要我讀夠了書，時間不爲功課

所奪，我便會好好的寫點東西。

對於科學幻想小說，有人說「學文學的人說它不是文學，學科學的人說它不是科學。」多年來我已習慣於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在寫作上，我走的是孤寂的路，不與人同，在生活裏，獨來獨往，沉思默想，習慣於沒有友伴笑聲的世界。「到底因爲是哲學家，才做單身漢；還是因爲是單身漢才成爲哲學家？」這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而我的人生哲學，却在求自我的超越，把眼光射向遙遠的未來，於是就顯得孤獨不與人同，難免與現實格格不入。

「新世紀之旅」初版以來，曾收到許多讀者來信，討論有關未來問題，足見我們此地對於這類問題還是饒有興趣，至少在我以前出版的幾本書，就很少遇到這種情形，我該引以爲慰。

關雲先生六十二年一月在中華副刊的評介說，我並沒有拿過什麼『生物學博士』之類的學位，但對生物學，尤其是遺傳工程學的了解，並不亞於一般專攻生物學的人。這幾句話對我絕對是受之有愧，我只不過對於未來科學的可能發展動向，隨時注意，並預先想到將因之帶來對人類生活的可能劇變，加以幻想性或寓言性的發揮。說實在，我也不願人家說它是「科學幻想小說」，寧願它是寓言性的「科學文藝小說」，因爲我的科學知識不夠深厚，我不是要站在科學家的立場去預測科學的將來，而是以人文爲主，以文藝創作者的立場，把科學的材料運用到作品上，和科學家寫科學幻想小說偏重於科學發展的描繪是不同的。

關雲先生又說，我在書中談到五十年後的中國及臺北景象，太過「理想化」。

我想：中國人寫未來的幻想，至少也希望現在的中國人努力創造未來，而幻想絕不會永遠是幻想，總有一天會成爲理想，如果我們能努力以赴，朝著一定的目標前進，有一天更將成爲事實，這是絕不可置疑的。而我也絕不企圖準確的預測、描繪未來的藍圖，因爲那是純預言家的事。本書只是寓言加科學，人文加科學；不是科學加寓言或人文。用這種心情來讀這本書，就可以讀通了。對於五十年後的臺北，我曾考慮要把臺北描寫成一半沉到水底下的都市，如同威尼斯，因爲地層下陷的緣故，是極有可能的，但是我怎能冒「危言聳聽」之險？

二○二○年只是一個未來的代號，並不表示一個確實的年代，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時代何時才會來到，也許要千萬年之後。我在書中表現的只是一種憧憬。不過我確信，只要科學界找到廉價的新能源、解決糧食與人口的問題、或發現控制心智的秘方、或改變膚色，即可實現，照目前科學發展的趨勢來看，並非全然不可期望。如果到二十一世紀還不能對目前人類各方面的危機做全面的突破，那麼到時這個小小的地球上擁擠的百億人口，貧富懸殊愈大，政治鬪爭不息，勢將發生大災難，這是值得我們警惕憂慮的。

另外，我要說明的是：未來的可能景象有千百種，有關倫理方面的改變，如果是一個性開放的世界，則是你我生存在這個時代的人，所不能容忍苟同的，根據預測，是有這種漸進的趨勢，

我們應該知所警惕，也許這正是人類進化路程中的一段黑暗摸索，也許要在未來的未來，才能達於完美至善。

（六十四年四月四日）

來自一九七〇年的人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日，是魏凌非的三十歲生日。這天早上，他剛從床上醒來。心裏盤算著怎樣來慶祝一下自己的生日，桃樂珊・黛凡，一定會買一個大蛋糕或是別的什麼禮物來給他的。對於他，最好的禮物是能與黛凡結婚，或許她眞的會在他三十歲的生日送給他這個意外的禮物。想到這裏，他兀自得意地笑著。順手扭開剛買的彩色電視機。「今天是人類登陸月球一週年紀念日，現在播放去年今日三位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的實況電影，聊作慶祝……」要不是前幾天中了彩票，意外獲得三萬美金，也不會這般濶氣，買了這架電視機，否則他應該還在餐館裏幫人家洗碟子的，每一個留美的中國學生，對於洗碟子都已視爲家常事，現在他開始覺得可恥，有了三萬美金，情形畢竟不同，他要好好的享樂一番，娶一個美國太太，向「黃種人」示威。

電話鈴響了，他猜是黛凡打來的。果然是她，一個金髮碧眼，曲線玲瓏的尤物，在他的腦際浮映著。嬌滴滴的聲音從電話中傳來：

「凌非，這是不得已的。我……我首先要恭喜你，今天是你三十歲的生日，你們中國有一句話說『三十而立』，現在你該滿足了，有了錢就有了一切。請你不要生氣，也不要洩氣，我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我昨天和史懷特結婚了，以後，我們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經常見面了。對不起，再見。」

凌非不知道要怎樣按捺住這突然而發的激動情緒，這個意外的消息，就像突然有人用一隻木棒，猛擊他的腦袋，使他震顫昏眩，不知所措。三萬美元有些什麼用呢？假如是在臺灣，可以稱爲「百萬富翁」，這是金元王國，使用的不是新臺幣，算起萬來只有「三」，根本也沒什麼了不起，三萬美元改變不了黃皮膚，黛凡那裏會嫁給黃種人？

是我瞎了眼，是我昏了頭，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連屁都沒吃到。魏凌非心裏在窮罵自己。

在異國奮鬪了五年，每每因爲不可排遣的孤寂感，使他勃發一種羅曼蒂克的情潮，他需要愛情來塡補心靈的空位，這個空位已經懸擱了許久了。讀書工作之餘，渾身疲憊，已經勻不出時間來懷念家鄉的親人了。家鄉，家鄉在哪裏？家鄉被一片藍色無垠的海阻隔著，那裏的父親、母親、弟弟、妹妹，都還好吧！爲了讓他到美國來，父親變賣了所有的產業，供給他留學的費用，家

裏的生活一定很苦吧！

「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電視影片記者的談話：「人類太空新時代已經來臨了，每一個人將感到無比的興奮，同時，也有一種新的責任，降落在每一個人的頭上，我們要合力開始人類的新領域……。」

懶懶的起了床，關掉電視機。梳洗打扮整潔，如同一顆沒有生命、沒有靈魂的石頭，從家裏滾到馬路上去。

石頭，沒有目的的滾著。破碎的心，又硬又麻木，自己已不屬於自己。巨型的摩天大樓，無情而又慘冷地伸向灰色的天空，人在摩天大樓下，有如細菌，朝生暮死的細菌，就這樣游移著，蠕動著。恍惚間，他從石頭變成了蟲。石頭與蟲也沒什麼不同，有機物是從無機物來的。我對於生物學再清楚不過。有些東西根本分不出生命與無生命。幾十億年前，地球到處是火熱的岩漿，之後冷却成爲岩石、金屬和水等，一部份形成了大氣，在滿是氫氣、阿摩尼亞、甲烷、水蒸氣的地球上，由於陽光的照射起了化學作用，氣體分子結合成爲胺基酸分子，在溫暖的海洋中飄流，再進一步成爲蛋白質，於是蛋白質自行分裂繁殖，這也就是最原始的細胞分裂，所有的生物，草木蟲魚、飛鳥與人，就是這樣來的。生命原是從虛無中而來，一點也不神聖。人與蟲，來自同一祖先，動物與植物也是來自相同的進化源流。

滿街的白人在晃動，黃種人為什麼比白種人差勁？白與黃，只是進化過程的分歧，白與黑也是。

魏凌非覺得現實不容於他，這不是他該活的時代。假如能晚生幾十年或一百年，那該多好。對了，去找貝爾教授，他可以幫我的忙。我聽過他提起，他正在研究一種人工冬眠裝置，活著的人躺到裏面，可以一睡幾十年，醒來就像睡了一覺似的，和剛睡時一樣年輕，原因是冬眠期間生命停頓不老。

成簇成排的摩天大樓下，甲蟲似的汽車在蠕動，人只是甲蟲裏面或旁邊的小蟲。魏凌非這條蟲，似乎找到了他要去的地方，加快了脚步走著，走著。快到貝爾教授家了，他愈加興奮，他原來有心臟病，是經不起折磨，挨不起打擊的。就在貝爾家門口，碰上貝爾教授的時候……

「凌非，」貝爾教授朝他打招呼：「你的論文寫好了嗎？」

這條蟲的兩腿站直了，還來不及回答，猛地瞥見對街有一對男女，邊走邊卿卿我我。女的碧眼金髮，身體豐滿而性感，像一團火燃燒每個男人的心。那是黛凡。

「黛凡！」聲音沙啞尖細而衰竭，真像蟲的叫聲。「黛凡，妳說的是真的嗎？黛凡，妳……
…」

魏凌非嘴巴呆張，雙眼發直，碰的一聲栽倒下來，兩脚朝天，動也不動了。這條蟲，就這樣

翹了辮子。

一條可憐蟲死了。在滿是機械與電子系統化的社會裏，人人都是蠕動的蟲，一條可憐蟲的死亡，原是微不足道的。而這時，在摩天大樓的陰影下，衆多的蟲聚攏來，觀賞一條蟲的死亡。

貝爾教授彎下身子，去按魏凌非的脈搏，已經不跳了。

「他怎麼搞的？」一個咬着雪茄煙的黑人說：「他發了羊癎瘋嗎？」

「死了沒有？」穿花襯衫的美國少年驚異地問。

「什麼叫死？」貝爾教授回身瞪了一眼那個阿飛型的少年。「除了上帝，沒有人有資格可以說『死』。」

貝爾教授招呼從貝爾醫學研究所出來的兩名青年，把凌非抬進裏面去。一個人腦部沒有氧氣的供應，超過四分鐘，腦細胞便開始壞死，貝爾教授趕緊進行急救，使用心臟復蘇術，希望凌非的心臟能在四分鐘內恢復跳動，當他知道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救活凌非時，他使用了人工冬眠裝置，把凌非用超低溫冰凍起來。檢察官是他的好朋友，凌非死了以後，屍體就在貝爾研究所裏被冰凍著，保持肉身永遠不壞，也許可以等到醫學的新紀元來到，再將他解凍、醫治、復活。貝爾教授與生命延長學會 (Life Extension Society) 的創始人艾丁格教授，堅決主張人死以後，屍體應予冷凍保存，不要土葬或火化，以便將來醫治復活，他們的見解在美國及全世界各地已受到廣

泛的支持。

一條可憐蟲長眠了，他被安置在貝爾教授的冬眠箱裏，沒有任何的哀禱儀式，蟲的死亡，是無聲無息的。像一隻蟑螂，突然被死神攫奪去生命，沉寂地伸直了身體。生命與無生命的分別是什麼？生與死又有何區別？人人都會從生走到死，生的盡頭是一個不可感知的黑暗深淵，沒有人走進去以後，還能在裏面有所知覺，探求死亡的秘密。死亡是一層黑幕，人走進去以後，便什麼也沒有了。人與物，人與蟲，原是一體的。

同一天下午，一個來自越南戰地的美國青年，卡洛·華納，默默地站在魏凌非的冬眠箱旁邊，他在為故去的友人祈禱。他是來找魏凌非敍舊的，沒想到遲了幾個鐘頭，友人已逝。那條冬眠的蟲，再也看不見世界的混亂現象。黛凡誘人的胴體，不存在。越戰的殘酷，美軍與越共的浴血鬪爭，不存在。華納的沉痛哀禱，不存在。世界各地的種族衝突、流血暴動、學潮、不存在。金錢，成了保存肉身的有效保障，除了九千美元作深度冷凍的長年保養費用外，一部份錢，秘密地保存起來，一部份錢則滙返臺灣給他的家人做生活費。

魏凌非就這樣死了，在他三十歲的生日，走到他的生命盡頭。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日，他出生在臺灣臺北，他的人生過程是短暫的，如流星一現。由嬰兒長大、進小學、再上中學、大學，他成長著，像一條魚不斷地向上游，只是一種本能，驅使他奮力游向前去，在國內，服過兵役以

後，他留學美國，一晃就是五年，眼看就要修到碩士學位，不幸天不假年，就這樣翹了辮子。

黑暗而可怖的深淵裏，有死亡的淒冷，令人顫慄的陰森、死寂，疾旋的黑霧在渾沌中疾旋著，黑的總是黑的，黑到慘不可睹的黑，到處瀰漫著一種地獄般的哀苦與蒼涼，幽靈舞著、搖著、跳著、無聲的吶喊著，沒有光，沒有聲，黯黯慘慘的。沒有溫度，沒有感覺，冷冷虛虛的。一片黑茫茫，一片黑茫茫。

一道亮光，如爆炸的火焰，衝破了黑暗。當魏凌非從鬼門關回返人間時，已經是五十年後了，這是二〇二〇年六月廿八日，他睜開眼睛，朝四周掃視，看見重重疊疊的人影，以及閃閃的火光，許多人在對他拍照。

「有史以來全世界第一個復活人誕生了。」他的聽覺恢復了五十年前的用途，是記者在廣播，有一架電視攝影機對著他。「來自中華民國的魏凌非，他死於五十年前的一次心臟病發作——在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日當天，他被冷凍術保存起來，現在由史密司博士將他解凍，並施予最新的心臟復蘇術，各位觀衆，現在你們注意看，他的眼睛張開了，他的心跳和呼吸漸漸恢復正常，他還像他死時一樣年輕，對他來說，死去的五十年是不存在的，他的年齡還是三十歲，六月廿八日將是他的第二個生日，史密司博士使死去五十年的人再生，這是值得慶祝的事……」

「這是怎麼回事？」魏凌非叫著，聲音微弱得像在心裏對自己講話。

史密司博士對著他微笑。一條蟲的復活，似乎驚動了全世界所有的蟲。經由通訊衞星的轉播，全地球以至月球基地上的同類，都看到這幕奇異的景象。

「魏凌非的復活，可以媲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美國阿波羅十一號太空船登陸月球的壯舉，兩者同樣是人類科學史上的里程碑。……」

電視採訪記者滔滔不絕的在講話。魏凌非伸了一個懶腰，舒活一下筋骨，他還想不起來自己爲什麼會出現在這裏？這像一所實驗室，他躺在玻璃的箱子裏面。他的腦袋一片空白，慢慢地追憶往事。自己是什麼人？來自何處？怎會躺在這裏？他突然想起了什麼……

「黛凡，黛凡！可惡的女人，今天是我生日，妳竟故意這樣使我傷心！我恨妳，我恨妳。」可憐蟲在掙扎。

「凌非。」有一個老太婆在旁邊喊他。「你不認識我了？」

「妳？」凌非驚嚷着：「妳是誰？」

「我是黛凡，我已經七十六歲了。」

「妳？七十六歲？妳不是黛凡，眞是活見鬼！」

「看看我，把我看個清楚吧！我確實是黛凡，告訴你，你已經在玻璃棺材裏躺了五十年了，在這五十年之內，你始終是三十歲，我却增加了五十歲，讓我介紹你的兒子讓你認識吧，這是保

羅。」

「保羅？我的兒子保羅？」魏凌非越搞越迷糊了。那位叫保羅的人，看來有五十歲。這就奇了！我才三十歲，我生的兒子已經有五十歲了？怪事，怪事！

「你一定會很奇怪吧！」史密司博士插嘴進來。「這位保羅是黛凡生的，其實他是你的兒子，你一點也不必驚奇，這是科學賜給你的大奇蹟。」

「奇蹟？我寧可不要奇蹟！你們都給我滾出去！我不要看見你們！黛凡，妳不是跟史懷特結婚了嗎？妳不必來找我了！妳這個老太婆，也眞是無恥，妳還有臉來見我？妳不是嫌我是黃種人嗎？」

「你可以改變你的膚色。」史密司說：「五十年來，科學的進展是相當驚人的，你的腦筋還停頓在一九七〇年，實在太舊了，在出院以前，你必須接受新知識的注射，以便讓你適應這個新時代。現在全世界的有色人種，大部份都改變了膚色，全部成了白種人，大同世界的理想，就要實現了。只要你願意，你可以變爲白種人。」

「我什麼都不需要，我是我，我不要改變自己，魏凌非要過魏凌非的生活，誰也干涉不了。我現在就走出醫院去。對了，貝爾教授在哪裏，我要找他！」

「他死了。也可以說是在冬眠中。他得的病不好治，要等將來才能救活他。全世界的『活人

』和『死人』，都不會忘記他在人體冷凍術方面的貢獻。將來恐怕沒有人能夠解釋『死亡』的定義了。即使腦部已徹底破壞，也可以設法替換，運用組織培養法，可以長出完整的新腦，予以更換。」

像一隻蟲，從蛹裏掙脫出來。三十歲的魏淩非走出了醫院。他七十六歲的情人黛凡和五十歲的兒子保羅跟在後面。這是科學的惡作劇，使得許多事情變得矛盾、不可思議。

「你們不要老跟著我，我不需要你們。我是黃種人，你們是白種人，我們不必混雜在一起。」魏淩非大大的發脾氣。

老情人和老兒子，畏畏縮縮的走著，向他要錢。現在魏淩非的錢，比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難怪黛凡和保羅要緊跟著他。

「我不欠你們錢，也不欠你們情，你們別老是跟著我。」

「爸爸，」保羅愁眉苦臉，亦步亦趨地：「我們需要錢，沒有錢就完了，沒有錢死了以後就沒有辦法進行冷凍，媽媽年紀大了，你不能看著她死了以後永遠化成土，她死後還要再活的。」

他沒有理會五十歲的兒子的求情，逕自走去。科學使物質文明更進步，但是人的精神却陷於不可挽救之境。魏淩非死後復活，他覺得世界變得太快太亂，中國的倫理道德觀念如能夠同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相調和，也許就是大同世界了。而他，一個來自一九七〇年的人，如何來適應二〇

二〇年時代的生活呢？他忽然記起一件事，在一九七〇年七月上旬，他接到在越南作戰的卡洛•華納的信，華納說要同來美國，順便看看他。華納是一個可親的美國人，現在他又如何了？是活是死？走出醫院，看見街道變了，不見冒煙的汽車，代替的是發著微弱聲音的乘具，似乎是一種地面效應器，這種機械早在五十年前便已製成，只是未見普遍，現在流行了。它在離地面幾寸的上空飛行。

魏淩非順手抓了一個美國人問他：

「請問一下，越戰結束了沒有？」在魏淩非的記憶中，越戰還是昨天的事，他自以爲還活在一九七〇年。

「什麼？越戰？那來的越戰？我聽不懂你的話！」戴黑眼鏡的美國人走開了，他背上一架簡單的小型機械，刷的一下，飛上了天空。

舉目望去，天空中滿是飛翔的人羣。魏淩非這條可憐蟲傻傻地瞪著天空。

「那是什麼？」他指着天空飛行的人，問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

「抗引力機器。」女孩說：「你昨天才出生的吧！爲什麼你不懂？好可怕的人，黃臉皮、黃手、黃脚！你到底怎麼搞的，全身一片黃？快去洗乾淨！」

「我是中國人，來美國留學……」

「神經病！」

「我有神經病？」魏凌非傻愣愣地站著，撫摸自己腦袋。

「只有美國人到中國去留學，那裏有中國人到美國留學的？所謂留學，也不叫留學，是遊學，我們美國人到中國去，是去學習中國的倫理道德，在中國遊來遊去，學習學習，你連這一點都不懂，還算是中國人？現在的中國人，也全部是白皮膚的，那裏像你這個樣子？」女孩子瞪了他一眼，笑著走開了。

回身四顧，他感到茫然。孤伶伶的一個人——孤伶伶的一條蟲，在渺渺宇宙中浮沉著。在他死去的五十年的時間中，他的靈魂到哪裏去了？現在又在什麼地方？靈魂是什麼？眞有靈魂嗎？魏凌非似乎遺失了靈魂。他感到世界變得太快，太不近眞實，不近情理。他懷念從前的愛人黛凡，不相信那個七十六歲的老太婆是黛凡，不相信那個五十歲的保羅竟是他兒子，不相信這世界上一切的一切……

身在新世紀

在攝氏零下一百九十七度的低溫下，魏凌非在死亡狀態度過了漫長的五十年，當他回返人間的時候，已是二〇二〇年，他的記憶中仍保留著五十年前——一九七〇年的種種印象，他對現實社會感到惶惑、茫然，無法適應。他才三十歲，深度冷凍術使他的生命停止了五十年，當他復活時發現從前的愛人已經七十六歲，他的兒子已經五十歲。

手裏拿著醫院發給他的一紙身份證明，還有貝爾教授遺留給他的存款單據，他要去銀行領錢，五十年前他意外中了三萬美元的彩票，貝爾教授爲他把一部份錢存在銀行裏，五十年前的一萬兩千美元，現在已經成了一百四十萬八千五百餘美元。他得意忘形地爲自己卡片上的巨大數字跳起舞來。

「瘋子呀，看那個黃臉皮的瘋子！」有幾個小孩在附近叫。

魏凌非再不能忍受這種被譏爲黃臉皮的恥辱，他走過去，揪住其中的一個小孩，喝問：

「你別開玩笑開到老子頭上來！你是誰？快說。」

「我……」金髮碧眼的小孩嚇得渾身發抖。「我叫强尼，我不是開玩笑的，現在世界上各地都有這種情形，好多瘋子在馬路上大跳其舞，所以我以爲……」

「你以爲怎樣？老子揍死你！」魏凌非像一條熱鍋上的蟲一樣暴跳起來：「誰說我是瘋子？」粗聲地嚷叫著，手揪住孩子的衣領，大概用力太大，竟唰的撕下一大片，這才看清楚衣服是紙做的。

「你——你是什麼東西嘛！」孩子仰後摔了一跤，直瞪著他，嘴巴鼓得高高的。

當凌非準備扶起孩子的時候，忽地有一個穿著白色制服的人從天而降，他背上揹著一只怪里怪狀的機器，據說是什麼抗引力機器。

「喂，你幹什麼欺負小孩？」白衣人指著他。

「我沒有呀！我只是問他，我像不像瘋子？」

「你呀，你是太空來的怪物吧！瞧你這副樣子多惹眼！」

附近許多大人、小孩一齊圍攏來看熱鬧。凌非越覺窘迫，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有什麼

不對勁，竟會招來這麼多的觀衆。

「你們看什麼呀？」凌非氣憤憤的掃了周圍的人一眼。

「你最好跟我到警局一趟。」白衣人說。

「我犯了什麼罪？」

「你的行爲不檢，你欺負小孩，同時對人不規矩。」

「誰報告的？」

「有一個老太婆剛剛在電視電話中向我們警局控訴，說你打了她。我剛剛趕到又看見你在欺負小孩，果然不錯，你這個黃人，看你的樣子就知道你不是好傢伙。」

「我沒有打人呀？誰說我打人？我打過誰？」

「我——打過我。」身後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是那個自稱是凌非的情人的老太婆。她大聲嚷著叫著：「你打過我，你欺負老太婆，也欺負小孩，你腦子有問題，警察先生，抓他去吧！」

凌非眼睛一瞪，站在面前的老太婆正是他的情人黛凡。在他的記憶中黛凡是一個可人兒，有誘人的紅唇，苗條的身段，豐滿的大腿，渾身散發著青春的熱力、活力，絕對不會是一個老態臃腫的女人，他怎能相信呢？

白衣人手裏拿著一把鎗形的傢伙，凌非好奇地望著它，正想摸他一把，白衣人說：

「你知道不知道你犯了罪？跟我來吧！」

「我沒犯罪！」凌非申辯著，掉頭瞪了黛凡一眼。「我根本沒打她！」

「有！」後面又揷進來一個中年人，他是自稱凌非的兒子保羅，他有五十歲了。他站到警察面前，手指凌非的鼻子：「他剛剛打了她，我作證！」

這是什麼世界，倒霉生在這個亂七八糟、糊裏糊塗的世界。一條經過五十年冬眠的蟲復活之後，覺得現實環境已非昔比，變得太厲害、太可怕了。凌非氣得渾身直發抖。

「我是百萬富翁，」他跺著脚大叫：「我幹嗎欺負人家？是她死不要臉死盯著我，要我的錢。」

一個耳光摔到他臉上，他感到半邊臉頰熱烘烘的，他略一定神，舉起手掌正要朝老太婆還擊，却遭警察擋住，一手被抓起來，警察說：

「別動粗，跟我走！好好跟我走！」

事到如今，眞是有理說不清，只好跟著警察走。警察對著手錶講幾句話，沒有多久，一輛空中巡邏艇起來了。

「上去！」警察說。「有話好好的講，到我們那邊去講。」

凌非很不樂意自己成了囚犯，悻悻然走上巡邏艇，身後跟著黛凡和保羅。巡邏艇起飛了，沒

有五十年前街道到處充斥馬達的噪音，也不像直昇飛機，它在空中飛，平穩而迅速，不發任何聲響。

「這是什麼東西？」他問。

「你今天才出生的呀？」白衣人反問他。

「我……我是中國人，我來美國留學的。」他又脫口而出。

「你大概有神經病吧。腦筋不正常。」警察說：「中國人根本不需要到美國來留學。」

「我出生在臺灣臺北，我是一九四〇年出生的。」

「天呀！你眞是個瘋子！你說你有八十歲，簡直胡說八道，看不出來呀！」兩個警察笑仰著脖子。

「我才三十歲，醫生告訴我的。」凌非辯說：「我死了五十年又活轉來，是史密司博士爲我做的手術，使我活過來的。」

「史密司博士？」大眼睛的白衣警察像忽然想起什麼似地。「你就是那個——那個中國人，在玻璃棺材裏躺了五十年的中國人。我眞不相信是你。現在全世界到處都是人，要在一百億人口中碰上一位傳奇人物可眞不容易呀！」

「萬幸，萬幸。」另一個白色警察笑著說：「你就是那個姓魏的中國人，你好了不起呀！你

眞好呀！死是什麼滋味的？請你說說看，死了以後有什麼感覺？」

「死了以後根本沒什麼感覺。」他說。

「你有沒有下過地獄、上過天堂呀？」大眼睛的又問。

魏凌非努力去思索自己死後的種種感覺，他實在記不起有任何具體的、可資回憶的感覺存在過。正如貝爾教授所說：「除了上帝，沒有人有資格說『死』。」他自己是死過一次的人嗎？一個來自一九七〇年的中國人，置身在二〇二〇年的世界，他感到無比的惶恐。對於生與死的問題，魏凌非原來很贊同莊子的看法，莊子以爲人的生是一種自然的變化，到該生的時候，人就適時而來，該氣散的時候，便順時而去，如點火燒薪，一薪盡火傳他薪，薪雖盡，火則長傳，沒有窮盡，死與生，有如日夜交替相代，有生才有死，有死才有生，生死相繼續。如今，他就是有一股說不上來的茫然。他沒有看過天堂，也沒有看過地獄，只是一條可憐蟲，該不會受到上帝的注視吧！魔鬼也不曾找過他。而他已經打破了生死之間的界限，除了耶穌以外，他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復活者。

沉默著不發一言，望著底下的人羣、高樓、車輛。現在世界變得太多了，到處都是樓房，不見綠色的草地，從前的郊區已經到處住滿了人。一種沒有輪子的列車在街上行駛，看起來好怪。

兩個警察開始同情他，對他表示好感。

「你沒有欺負老太婆吧？」大眼睛的問他。

「當然沒有。是她自己死不要臉……」

劈拍兩聲，凌非的面頰又被摑了兩下，他憤怒地別過臉來狠瞪著她。在心裏懷疑的問自己：這張滿是皺紋的臉，是從前我親吻過的黛凡的臉嗎？我曾經爲了她的變心而心臟病發作一命嗚呼。現在我是三十歲的青年，我怎能和這個將近八十歲的老太婆爲伴，希望她不要死纏著我。至於這個保羅，看他樣子確實很像我，他已經五十歲了，照道理我才是他兒子，怎會顚倒過來，他變成我兒子？太矛盾，太不可思議！

兩個警察對於老太婆的蠻橫霸道再也忍不住了，粗眉毛、大鼻子的警察，指著下面的一幢塔形的建築說：

「你們別吵，警察局就到了。」

巡邏艇在塔頂的小場子停下來。魏凌非走出來，從這兒可以看見整個區域四面八方的居所、行人與車輛，幾乎都是密密麻麻的，看不見一片空曠的土地，這是人口繁茂的結果。地球人口已經有一百億了，和五十年前的三十五億相比，增加了將近兩倍。這是他離開醫院時，護士小姐告訴他的。地球越來越擠了，活人死了，屍體又被保存起來，等待復活，現在第一個復活人出現了，將來成千成萬的復活人繼續出現，活人與死人加在一起；又死又活的，不計其數。

、凌非跟著他們走進警局辦公室去，這裏有許多新奇的電子設置，是他從來不曾見過的，一個穿著藍色衣服的黑猿猴走進來，拿著一疊文件。

「這是什麼？」他問。

「猿猴。」白衣警察接過文件，把手一招，黑猿猴走開了，舉止像一個聽命的僕人。「他是動物人，替人類看家，做家事，很聽話，很管用。吉姆，你說我們對你好不好？」

叫吉姆的黑猿猴轉過那張毛茸茸的臉，發著咿咿唔唔的聲音，像是在回答警察的問話，邁著遲緩的脚步走出房間。凌非看呆了。動物人？多怪的名詞。把動物當人來役使，確是人道些，動物人不會和人發生衝突，乖乖的受人支配，但是要是眞有一天動物人也和人一樣，有愛自由的意識，彼此之間就會引發衝突了。聰明的生物役使愚笨的生物，自由與奴役的差別也許在於聰明與愚笨。而做爲一個眞正的自由人，却必須背負諸多的煩惱與痛苦，動物人是單純的，他只知道聽命於人，以受人役使爲滿足，這又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凌非記起五十年前世界局勢混亂，曾經分成自由民主和極權奴役兩大陣營互相對壘，進行冷戰、熱戰，現在是不是依然存在？他把自己的問題提出來。

「傑姆斯你來回答吧。」大眼睛的警察笑彎了腰。

「眞是笑話，還問這個問題。」傑姆斯指著窗外的密密麻麻的房屋、車輛和人，對他說：「

現在的世界只有人與機器、人與動物人，至於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再也不常有野蠻的侵略的行爲，羅哈根，這位五十年前的人，需要灌輸新知識，怪不得看起來不對勁。」

羅哈根在翻閱剛才動物人送來的一疊資料，有關魏凌非從小到大的種種情形都詳細記載在上面，還有照片。

「這是從傳眞機送過來的。」羅哈根對魏凌非打量了一下，對他說：「我很榮幸能夠認識你，我是本城的主管，現在請你據實告訴我，你有沒有毆打她？在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我們對於有暴行傾向的人是格外注意，凡是無故打人、罵人的人，都是顯示這種傾向，我們要設法防止這種人在社會上滋事擾亂，就要先把他抓來，矯治一番。」

「怪不得你們把打人看得這麼嚴重。」魏凌非恍然有所悟。「但是我根本沒打她呀！」

「他威脅我，要殺掉我。」黛凡又尖叫著，兩眼急轉。

「爲什麼我要威脅妳！」凌非一躍而起，用拳擊桌。「妳眞不要臉，妳誣賴我！妳眞是無理取鬧！」

「不要吵架！」傑姆斯的濃眉一皺，厚重的嘴唇急速地顫動：「你們兩個人，一定有一個是假的，另外你這位先生——保羅你過來，你說你親眼看見他打她，請你描述一下好不好？」

「打人這麼嚴重嗎？」凌非越發不解。「我沒打她，竟會招惹這麼多麻煩，到底有沒有眞理

、正義存在？太氣人了！」

「凌非，你冷靜點。」羅哈根合起了文件，大眼睛瞇成一條縫，「剛才我已經向你報告過現代世界的情形，你大概還不曾明白，我們警察實際上已經慢慢變成了預防犯罪的中心，從前是重在偵破案件，現在先進一步做預防的工作，半個世紀來，各種觀念改變得太多了，你的腦筋需要換一換，裝一副新的。你有沒有罪，我們就會查明白的。」

「預防重於治療。」傑姆斯手摸摸發光的牆壁，從牆壁上揮開一隻紅色的蒼蠅。他說：「疾病重在預防，犯罪也同樣重預防，現在我們做的是消極性的預防，不是積極的，也就是說，一發現有犯罪傾向的人，就把他找來，設法矯治他心智的毛病。將來，最近的將來，我們將有辦法在人沒有出生以前，先賦予他最優秀的品質和個性，使人人都不致危害社會，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控制猿猴，叫猿猴爲人類工作，算是一點小成就。」

凌非和黛凡分別被帶到一架如桌子一般大的機器前面。

「這是腦波偵測器。」傑姆斯把電線接在凌非的腦殼上。「比從前老式的測謊器靈驗多了。現在我問你，你剛才有沒有打過人？請你把今天從醫院出來，到這裏的種種經過說一遍。」

凌非把自己的經歷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他沒有撒過一句謊。羅哈根的另外一位屬員在訊問黛凡，她自稱是凌非的情人，五十年前在凌非未死以前，她決定嫁給史懷特，就因爲凌非受了打擊

，心臟病發作，翹了辮子，黛凡却在嫁給史懷特不久，生了保羅，由於保羅有黃種人的血統，外貌一望而知不是純種的美國人，史懷特一氣之下和他離婚了，凌非在冷凍箱裏渡過了五十年，剛好在三天前復活，今天出了院，她和保羅跟在後面，要見見他，和他談談話，他不肯，竟打了她。

「謊話！全是一派謊話！」魏凌非叫了起來。

「別慌，魏先生，你聽我說。」傑姆斯巨大的手掌搭在凌非的肩膀上。「根據電腦分析，她講的話前面都是眞的，只有後面是假的，我們已經知道她企圖陷害你，她的腦波分析是絕對錯不了，她腦部有問題，我們將要把她送到腦部矯治中心去……」

突如其來的，他的臉上挨了幾記重擊，只覺得一陣星移斗轉，昏天黑地，他不省人事了。當他再度張開眼睛的時候，發光的牆壁上一隻紅色的蒼蠅正在嬉戲，牆壁是飛蟲最好的飛機場，飛蟲那樣安適地在那兒降落、跑跳。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叫起來：「我沒做夢吧？」

「傑姆斯，你去看看他。」在另一個房間裏，羅哈根的聲音傳過來。

傑姆斯的臉移近來，蓋住了發光的牆壁上的紅色蒼蠅的影像。傑姆斯對他說：

「對不起，你受驚了，剛才你的兒子保羅揮拳揍你，我們都看到了，經過我們詳細的調查訊

問之後，已經了解了眞相，你的太太和你的兒子死要錢，希望從你身上拿到一點錢，好讓他們能夠到未來去……」

「到未來去？」

「你知道的，未來是一個理想的新世紀，只有未來能使人停止衰老或者使老人變年輕，許多人爲了到未來去，紛紛準備錢，希望自己死後可以使用冷凍術保存屍體，或者就活活的走入多眠箱去，長期睡個大覺，等將來世界變得更理想了，再出來生活。你的太太和兒子都是懷著這種心理，他們太老了，要是再找不到錢，死了以後就沒有機會活過來，因此他們纏住你，要你給錢，但是你不肯，他們希望能夠留住你，在現代世界裏，人與人之間再也沒有辦法保守秘密，私人的秘密幾乎不可能存在，現在你是百萬富翁了，但是你不必麻煩，到銀行去不一定要領錢，銀行會給你信用卡，你憑著信用卡，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使用。記帳，不必支付現金。」

凌非開始後悔自己的不人道，他不應該棄自己的太太和兒子於不顧。昔日的金髮碧眼的美人兒，如今成了白髮滿頭、皺紋縱橫的老太婆，一個三十歲的男人有一個七十六歲的太太，五十歲的兒子，這樣不可思議的怪事件，敎他如何來應付。難道他有責任來照顧他們？五十年前的那天早上，電視正在播送登陸月球一週年特別節目，他接到黛凡的電話，原以爲是來向他道賀生日快樂的，却不料是來宣佈她和史懷特結婚的消息。之後凌非去找貝爾敎授，就在貝爾敎授家門口看

見黛凡和史懷特在對街卿卿我我的走過，凌非像一條蟲一樣暴斃了。這種種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長長的五十年在一場死亡的睡眠中過去，睜開眼睛的時候，已是人事全非。昨天黛凡才二十六歲，今天已經七十六歲，這是一種使人無可忍受的恐怖之感。他不忍去想那張滿是皺紋如猿猴一樣的臉。

「那麼黛凡和保羅現在在那裏？」

「在矯治中心裏接受矯治。」傑姆斯說：「你還是死了心吧！不要再去想老婆、兒子了，現在的世界，倫理觀念越來越薄弱，許多人都是從人造子宮裏生出來的，男女在一起，不是爲了生孩子，性與生育慢慢的在脫離關係，兩者互不相關，我要是你，我不會再呆呆的留在這裏，我要到海底城市去遊覽，到月球都市去觀光，享享福，把生命用完，把錢耗盡，再乖乖的躺到多眠箱裏，藉着多眠術到更遠的未來去，有一天醒來了，原來在銀行裏的少數存款又變成了天文數字，那時候也許藉著科學的幫助，可以返老還童，那時候又出來消遙消遙，做一個人，不過如此罷了！」

這是一種嶄新的人生哲學，在五十年前，誰也不曾聽過、想過，如今似乎到處在流行。魏凌非更加茫然了。他從充氣的睡床爬起來，這才注意到，窗外現著一片朦朧的光輝，而天空是黑黑的，大地白亮，看不見閃爍的燈光，家家戶戶的牆壁全是自動發光的，有如白晝，天空有發亮的

乘具在靜靜地飛行，一隻紅色的蒼蠅停在他的額前，他用手拍落了牠，額前沾染了小蟲的內臟，他嘔心不已。傑姆斯端過來一具小型的清潔消毒器，在凌非的額前和臉上按了按。

「這種蒼蠅怎麼是紅色的?」

「這是上個世紀使用DDT的結果。」傑姆斯幽默地說：「那是一種變種的蒼蠅，你是一個變種的人。」

魏凌非沒有話說了，他承認自己確實是個變種的人，他生存的世界，已越來越離譜。他決定從明天早晨開始，就出發到世界各地去，他有許多待做的事情要做。他的家鄉臺灣臺北，又變成什麼樣子了，從前的父親、母親和兄弟姊妹，現在都還好嗎?說不定死的死、老的老，再也無法找到他們了。

DNA! DNA!

黃種人魏凌非手裏提著一個皮鞋盒一般大的箱子。這是他剛剛從泛美電子企業公司購買到的。他對自己的黃皮膚很感滿意。因爲黃皮膚在這個新世界容易引起別人注意，炎黃子孫的自尊，是不可抹煞的。他對著箱子，投以驚嘆的一瞥。四處都是人，擁擁擠擠的人，來來去去的車，奇形怪狀的飛翔天空的乘具，五花八門，看得眼花撩亂，在紐約第五街行走，像一隻無力的小蟲，爬行在巍巍峩峩的高樓下，顯得那麼弱小可憐。陰影下，抬頭不見日光。

「老萬，」魏凌非對著箱子講話：「你的名字就叫萬能箱，我替你取這個名字，你感到滿意吧，以後你就要聽命於我，有問必答，你是最新型、最優秀的電腦，你應該引爲自傲，只有我，才是你的主人。」

「你是魏先生，你是我的主人。」老萬從麥克風裏傳出了話：「你給我的名字，我很感滿意，主人，以後有事情，你儘管吩咐吧，有時候你不發問，我也許會替你出主意，你可別嫌我囉嗦。」

「不會的，老萬你眞乖！」

「嘿！老魏，你吃我豆腐。」

魏凌非不再和老萬抬槓，他要去搭飛機。揮手招了一輛車子。

「老魏，你不必奇怪，這種車子沒有輪子，沒有大聲響，和五十年前是大不相同的。」

「我見過，你不必多嘴。」

車子在高樓之下的陰影中穿梭著。人生如夢，一個在異國度過將近六十年的人，他的遭遇是不平凡的，心底的感受，也不同。老萬眞是什麼都會，什麼都知道。老萬的麥克風裏傳來悅耳的音樂，是凌非從來沒有聽過的，這種音樂似乎是一種爽神劑，教人直要舒舒服服的睡去。

矇矓中，老萬柔和低沉的聲音在耳邊響著：

「睡吧！睡吧！魏先生，你太累了，你可以好好的睡，直到抵達飛機場，你就會醒來的。主人呀，世界變了新樣子了，你的思想觀念需要變一變，才適應得了，二十世紀是原子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什麼世紀？你想一想吧！等一下張開眼睛你就會看到幾個特別大的英文字母，在各種

商標之上，或者宣傳品、廣告裏面，你現在剛剛從二十世紀過渡到新世紀來，所見所聞，眞是目不暇給，你或許不會注意吧，現在老萬來告訴你，二十一世紀是DNA的世紀，老魏，你對生物學有研究吧！什麼是DNA呢？DNA是生命本質的奧秘，世界上所有生物都是由細胞構成的，而細胞是由有機分子組成的，有機分子又是由許多化學元素的原子合併而成，但是，是什麼力量使那些化學原素的原子合成有機分子，又由有機分子合成細胞，不同的細胞又如何結合成爲組織體，使組織體發育、成長以至衰老？這便是細胞核中的去氧核糖核酸DNA，這是基本的遺傳物質，構成染色體的東西，Deoxyribonucleic acid 簡稱DNA的分子，就在這裏隱藏著生物終極的奧妙，DNA裏面包藏著無數個遺傳密碼，科學家就靠著解答這種密碼，重新控制著生命，DNA帶來了一個嶄新的世界，科學家可以設法改變人種，改變人的品質，甚至創造生命，DNA是最奇怪、最奧妙的東西，它發出命令，指導一種叫做核糖核酸 Ribonucleic acid 簡稱RNA的，按照指令做各種蛋白質的合成工作，DNA是用來發動一連串的生命設計工作。魏先生，我不必多說話了，你對分子生物學也是很有研究的，我現在要請你張開眼睛，你要把我剛才所說的話記在腦子裏，主人，你現在可以張開眼睛了。」

像經歷了一場催眠術，魏凌非在迷迷糊糊中探首窗外，陽光之下，展開一個巨大的平原，幾千幾萬個人頭在平原裏攢動，五幢龐大無比的建築，聳立其中，有許多人出出入入。

「那是什麼?」魏凌非把電腦箱的電眼朝向眼前的景物。

「飛機場，飛機，人。」老萬說，他永遠那麼客氣週到。

「好大的飛機。」

「那是核子飛船，可以搭乘六百五十名旅客的巨型核子飛船，你別把它當成房子什麼的。核子飛船裏面有豪華的設備，包括游泳池、舞廳、咖啡廳、小型汽車場、飛機場，等於是一幢巨大的飛行旅館。」

「眞是不可思議。」

「這種飛船已經落伍了。」老萬蠻不在乎的說：「核子飛船是二十世紀的奇蹟，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即將出現的是由反引力機械造成的巨型反引力飛機。你可以看到天空中有許多人揹著小型的反引力機在飛行，那就是了。」

老萬的嘴巴就是嘰哩咕嚕的叫個不停，叫得凌非有點煩了。核子動力飛機，在五十年前，他是聽說過的，記得在一九六六年的某日，美聯社曾有電訊報導：蘇俄的一架新式核子動力轟炸機，曾經三度飛越美國領空，而未被美國的雷達所發覺，蘇俄發明人造衛星在美國之前，發明核子飛機也在美國之前，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知道打了沒有?

魏凌非帶著老萬走出去，司機要他把信用卡放在窗外的郵亭式的電眼外面掃描一下，算是收

了費。

「你的信用卡是用來記帳的，」老萬又開腔了，眞是服務週到。「這樣算起帳來，既方便簡單，又迅速。」

車門自動打開了，司機望了一下黃臉皮的魏凌非，對他說：

「你怎麼不去注射新知識呢?這樣就用不着人家處處向你解說了。魏先生，你說是不是?」

「你怎麼認識我?」

「看你的皮膚，就認識你!」司機說：「你上過電視，你是個活死人。」

魏凌非正要發脾氣，那輛沒有輪子的車子，嘶的一下走開了。地面在轉動，把他帶向飛機場的方向去。

「壞東西!地面這樣動，我簡直站不穩。」

「你別咒罵它，老頭子才咒罵它。」老萬說：「你要是不高興用，可以走到旁邊的另一條道路去，那裏是沒有轉動帶的。」

魏凌非按了一下錶型電視，正是報告新聞的時候：「來自東京的消息，中國人張惠信今天在世界科學年會上發表他有關進行生命遺傳進化研究的最新進展。他說：他有絕大的把握，可以在最近的一兩個月內，製成一個天使人，所謂天使人就是長著翅膀的人，這位天使人將在一兩個月

內誕生，當他長大以後，可以運用自己身上的翅膀飛翔天空，給二十一世紀帶來更大的驚奇。前此，另一位中國人趙長年，在五年之前，曾經造成了一個有鰓的人，這位有鰓的人可以在水中用鰓呼吸，長年累月在水底生存著，有鰓人現在已經五歲了，基於道德的理由，有鰓人沒有繼續製造下去。張惠信博士表示，天使人在道德上比有鰓人要好得多，他將聯合其他數十位科學家具名向世界生命控制委員會申請准許大量製造，不過這件事必須在天使人出生十年之後被觀察認爲天使人的品質沒有問題，才允許酌量製造。」

電視報導又說：「DNA 的偉大時代給予世界人類的震撼是巨大的，僅僅在半個世紀以前哈佛大學細菌生理學教授戴維斯博士公開向一批神學家、科學家保證說：在試管及實驗室中創造人類及其他生命的科學遠景，確屬極有希望，但並非在不久的將來即可實現。戴維斯博士的言論，曾經引起舉世的注意。因爲創造生命，牽連了道德上及政治上的種種問題。戴維斯博士樂觀地指出：由於新興的分子遺傳科學不斷地進展，在未來，有無限數的個人，在遺傳方面均與單獨一個身體細胞完全相同，也就是說，人可以像印刷術一樣印出無數個複本。半個世紀過去了，DNA 的時代終於來臨了，無數的科學家、政治家、宗教家以及法學家，都爲了創造生命的問題提出各種不同的意見，由他們組織而成的『世界生命控制委員會』不斷地進行有關創造生命的審查工作，該組織已經確立了一個遠大的目標，要求科學家在製造生命時，注意賦予最善良最完美的品質

。例如，在不久之前，一位科學家就因爲一時的大意，造出了一只非人非狗的可怕怪物。……」

魏凌非沒有心情再聽下去。DNA, DNA, 在五十年前我是聽過的，我也知道了不少。DNA 包藏著製造生命的秘碼，沒有想到只半個世紀的工夫，科學家便完全解讀了秘碼，並且加以運用及控制。生兒育女都不過是 DNA 的移植而已，大概現在每一個人都可以隨便到市場去選購自己願意養育的兒女「種子」，再在人造子宮裏面把種子孕育長大成人。人造人的原料是什麼？是完全由化學原素合成的嗎？在上個世紀認爲不可思議的事，現在已經成了稀鬆平常的了。

一架核子飛船冉冉昇空，它竟像一只龐大無比的氣球從地而直昇而上，平平穩穩，毫無顛蕩，魏凌非眞的看呆了。

「喂喂喂！」一道嬌滴滴的聲音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

「誰呀？」他轉首四望，不見人影。心想，是不是老萬開的玩笑。

「魏先生！」又來了。和老萬的聲音完全不同的。

「是老萬嗎？」

「主人，不是我。」老萬回答了，老萬的聲音是男性的嗓子發出的。

「不是你又是誰呢？」魏凌非有點不高興。「別亂和我開玩笑。」

「主人，你忘了我是一個男性的電腦箱，我的聲音是由男人灌錄的，沒有女人聲音呀！」

「在這裏呀！魏先生。」

說話的聲音來自天空，這下魏凌非弄清楚了，舉頭向上望，一個女孩子駕駛著小型抗引力機器，在他的頭頂上空盤旋。

「有什麼事嗎？妳怎麼認識我的？」

「你是世界名人，我怎麼不認識你。我跟踪你好一大段路了。上來吧，魏先生，搭我的小飛機到飛船去吧！」

「這樣也好，免得在活動馬路上不習慣。」

凌非一手提著電腦箱，一手抓住機械的把手，爬了上去。機械嘶嘶作響一下子飛走了。

和黛凡分手似乎還是昨天的事，腦子裏經常徘徊著黛凡的影子，現在又是一個女孩子來接近他，他感到心慌意亂，不知所措。這種機械原是單人使用的，兩人擠在一起未免太窄了些。

「你要上哪兒去呢？」女孩子一頭棕髮被風吹得像一團燃燒的火。

「我去世界各地逛逛。」

「我也是。」

「志同道合。」

「你大概還沒乘坐過這種東西吧！」

「沒有。」

「怕不怕，我飛高一點。」

機械嘶嘶嘶的把底下的景物縮小了，人往上衝，核子飛船上的走動的人羣如蟻。魏凌非一顆心與奮得都要跳出來了。

「魏先生，你好滑稽。」

「你說什麼？」

「你這個人太古板。你不曉得你鬧了好多笑話？」

「妳好像很注意我，對我的一舉一動很清楚。」

「我叫趙靜苑。」

「妳也是中國人？」

「現在世界上再也不劃分國籍了，所有的人都是地球人。你別老提你自己是什麼國家的人。你以為我是什麼人？你大概不會猜到吧！」

凌非身子在高空中旋轉，望著底下的景物，他感到一陣陣的暈眩。他愛他的國家，他不高與聽見這種論調。五十年以前國家是保護個人的組織，難道現在國家消失了，國家與國家之間達成了協議，或者合併成為一個大國家？變成了類似羅素當年所提倡的「世界政府」？

小型反引力機終於在飛船的甲板上停下來。

「拿出你的信用卡吧?」老萬又吭聲了。

凌非取出卡片，給關口上的電眼掃描了一下，門就自動的開了。趙靜苑也跟著進來，這裏一切都是自動化的，設備豪華，使得凌非爲之驚詫。指示燈亮出來，還有十五個空位。在靜苑的引導下，凌非走入艙房，雪亮的牆壁，那樣整齊乾淨，桌、椅、床和五十年前的形狀全不相同，材料也不一樣。

「這是什麼材料造的?」他不得不請教老萬。

「是在太空中造的，在無重力狀態下造成的合成金屬、合成纖維，它已經有三十八年的歷史了。」

驀然牆壁上的一個框框，出現了彩色的圖景，是立體電視。人類在土星登陸，建立基地的情景從億萬哩之外傳來。

「是我開的電視。」靜苑說:「你一定好久沒有看過這樣的奇景了。」

靜苑是一個美人，她有長長的睫毛，靈活烏黑的眼睛，嘴唇紅艷誘人，皮膚是白的，看起來却像東方人。

「妳還沒有告訴我妳是誰?」

「我是人。」當她旋轉身子的時候，凌非的眼睛落向她的豐滿的臀部，被冰凍五十年的慾望一下子昇騰起來。

「妳回答得好奇怪。」

「我是沒有父母的人。」靜苑含著感傷與激動。「我是經由人工合成技術造成的人，我是一個人造人。」

「人造人?我的天!人造人!人造人!」

「你驚奇嗎?」

「我不大相信!現在眞能造人。那麼人已經成了神了。」

「這是DNA時代的奇蹟。絕對不是夢想，我是世界上第四個人造人，我們共有八個人，都是人造人，現在都還在被觀察的階段，等到有一天他們認爲滿意了，便可以大量製造。」

「妳幾歲了?」

「十四歲，你看我很早熟吧，我什麼都懂。」

也許是同病相憐吧，凌非對於面前的人造人有一股敬意，而失去了親近她的意願，十四歲的孩子長得像個大人，總是有點反常的。也許這又是科學的傑作，科學要使人有較長的青春期，而減少幼年期和老年期，人造人的設計果眞注意到了這一點，那麼這個人造人一定是相當理想的。

「回妳的房間去吧！」

「我是寂寞的。」人造人說：「凌非，你了解我嗎？我內心的苦悶無處可訴，當我想到自己最初是從一些無生命的化合物裏被造成DNA，並使DNA再將其他化合物製成蛋白質……由單細胞發育成爲一個人，我是萬分恐怖的。生命是從物質來的嗎？靈魂在哪裏？愛拉曼博士製成了我，他是我的上帝，我的父母，他賦予我生命，賦予我靈魂，但是我感到害怕，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感覺始終侵襲著我。」

靜苑投身在凌非的懷中，那柔軟溫和的胴體接觸到凌非，使得他感到一陣興奮。他情不自禁地擁住她，倒在床上，靜苑的衣服是紙做的，凌非的也不例外，他用手撕破了自己的，當他看見自己黃黃的皮膚，他不再感到「滿意」了。自卑感像一條爬蟲一樣在內心裏翻搗直爬而上。舉目所見的同類沒有一個是黃種人，當皮膚的顏色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科學改變了它。也許是好的。凌非傻愣愣地躺著。現在就這樣和靜苑在這裏做著「造人」的工作嗎？和這個怪人在床上做著「造人」的事嗎？一陣鷄皮疙瘩在週身冒起，越想越覺得倒胃口。

「你怕什麼？」

「我只是不明白。」

「你不明白的事情還多呢？你到新世紀來才幾天，你當然不習慣的。」

「我怕……」

「放心好了，世界生命控制委員會已經有新法令頒行，凡是要生育的人，必須經過核准，否則不准生育。」

「爲什麼呢？」

「防止劣等品質的遺傳。這個世界已經夠亂了，假如再任由人口繁衍下去，勢將一團糟。你知道的，現在的警察已經改變了觀念，預防重於偵查，爲了整個人類的福祉，對於生育做適當的選擇是必須的。」

「那麼妳的意思是說，將來——不，從現在開始，不需要有父母、子女、家庭等等了，我們人類有歷史以來的家庭倫理制度就要從根本上推翻？」

「可能新的人類就會移居到月球或火星去住，和地球人分開。」

她說的話使得凌非糊塗不清，滿腦子裝的儘是新世紀的事事物物，腦子負擔不住。他伸手撫摸靜苑柔軟誘人的肉體，這具肉體本是從無生命的東西製成的。上帝呀，這眞是作孽，人，你是什麼？你竟搶了上帝的事做，有一天上帝要發脾氣的。朦朧裏，一陣翻雲覆雨，他進入了甜美的夢鄉。耳邊似乎聽見立體電視傳來的話：

「各位觀衆，現在插播一段傳道節目。上帝看見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太過頹廢，他要徹底的給

世界清理一番，迷失的子民回來吧！上帝是存在的，上帝不因爲人類已經踏入太空，人類已經進入DNA時代而鬆懈了祂的工作，每一個人都應該堅定自己的信仰，不要因爲科學的成就而忘掉了自己性靈的歸趨。人類的脚步踏入另一個星體，是在二十世紀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國東部時間是七月二十日，就在這一天，太陽神十一號的太空船船長阿姆斯壯說：『休斯頓，這裏是寧靜海基地，登陸小艇已降落了。』當他的脚步踏上月球的土地時，他說：『在個人來說是一小步，在人類來說是一大步。』美國當時的總統尼克森對他們說：『由於你們從寧靜海傳來的信息，已鼓舞我們感到要再加倍努力，使和平與寧靜來到世界。』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們的談話聲依然響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而和平與寧靜是不是眞正的得到了呢？現在上帝再度呼喚他的子民，上帝帶給人類美好的訊息，人啊，你不必寂寞呀！一百億個寂寞的人，只是生活在一個小小的地球上，人啊——人啊——人啊——人啊——人啊——再度——回到上帝的領導中吧！人啊——人啊——……」

人・哺乳動物

去享用生命吧！盡情地享用吧！做一個「人」，就要像個人，氧、碳、氫、氮、鈣、磷、鉀、硫、鈉、氯、鎂、碘、氟、矽、砷這些元素所組成的人。亞當和夏娃。我和靜苑。男人、女人、男人、女人，你、我、他，人、人、人、人……全是些什麼東西？有血有肉會蹦蹦跳跳、說話思想的東西。當兩件東西，一陰一陽互相接觸的時候，總會生出火花來，從遠遠的互相吸引、接近，以至兩相會合，而至分離，這又是什麼樣的本能？渾渾噩噩中，迷迷糊糊中，魏淩非如在雲裏翻飛，他懷抱中的「人」是一堆元素。

「元素？」他叫了起來，驚醒了自己。

彩色立體電視中有一個人在唱歌，那眼神，像是在注視他：

十全十美的人呵！
就將出現了，
是天使，是上帝的使者；
上帝，什麼叫上帝呵！
有誰見過你的容貌？
崇信你的人見過奇蹟嗎？

偉大的二十一世紀，
用元素造人也造神。
科學技術代替了上帝。

顫動的歌聲廻蕩在整個房間裏。核子飛船很平穩地在飛行，一個多小時後可以到東京，那時候他不知會看到何種景色。他起身，穿上另一套紙衣服，空氣是新鮮而悅人的，四壁的陳設顯得輝煌與新奇。走出艙門，踱步到每一處地方看看。手裏仍然提著那具萬能箱。

游泳池裏一些人在嘻嘻哈哈的戲水，每一個人都像一條白白的魚，在水花裏翻游。他把萬能箱的開關打開，兩個電眼掃向游泳池。萬能箱是一架神奇的機器，兩個電眼就像人的兩隻眼睛，

它還有聽覺器官和發聲器官。魏凌非對它的無所不知眞是感佩萬分。

「你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呆在這裏了。」老萬開腔了。「你不是要在東京下飛機嗎？」

「急什麼！我要在臺北下。」

「那位趙小姐呢？」

「我還沒問過她。」

「她不會跟你一起的。」

「你怎麼曉得。」

「她是人造人，第四號人造人。」老萬的消息眞靈通：「她的性子很浪漫，她不可能同你走的，你們在一起不長久。」

「難道只有幾個小時？」額頭冒著冷汗，他回憶剛才在房間裏與趙靜苑在溫柔鄉裏纏綿陶醉的一切。難道這像一場夢？從五十年前的一九七〇年來到這個新奇古怪的世界，樣樣覺得無法適應。

「不是的。」聲音來得出奇，卻不是老萬的聲音。

魏凌非仰起臉來，前面一個留著長長八字鬍的瘦小白種男人在朝他微笑。

「是你在同我說話？」

「是啊！是我。」

「你也認識我？」

「有一點。我曉得你就是。你是剛剛和趙靜苑同房間住的男人，你是在玻璃棺材裏面住了五十年的人吧？」

這個人怎麼會對我的一切這麼清楚？魏凌非迷糊不解，老萬却不作聲，也許老萬有不得已的原因才保持沉默。

「你剛才說什麼『不是的』？你說我怎麼樣？」

「我說你別擔心，你的情人趙靜苑，那個十四歲的女孩子配上你這個八十歲——不，應該要減五十歲，你才三十歲，你別擔心，從今天開始，她會經常在你身邊，直到她死了爲止。」那瘦小的男人眼裏閃著一絲火光，眼神尖銳無比，從長長的眉毛下的兩個黑洞洞探射出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魏凌非叫著：「你瘋了！」

「我沒瘋，你別窮緊張。我是一個具備著超感覺的人。我的超感覺比一般人強。我叫白拉德，你且聽我說，如今這個世界上無奇不有，科學家要製造什麼樣的人馬上便有什麼人出現，超感覺是神奇的，超感覺也是科學家把我訓練出來的。」

「那麼你說，你和我的情人會有什麼結果？」

「到時候你就曉得了，何必多問。」

瘦個子的傢伙，臉上顯出一股自傲與自滿，似乎他說的話便是絕對百分之百的準確。這時一個穿著三點泳裝的女孩子，從他身後推了他一把，那個叫白拉德的男人哇的叫了一聲，倒入泳池裏。這算是未卜先知的人嗎？

「他的腦袋後面沒長眼睛。」老萬說。

魏凌非好奇地到飛船的每一個角落去查看查看。這艘核子飛船簡直是一幢飛行的觀光大飯店，裏面的設備應有盡有。探首窗外，地面上的景物像是圖案的一大片朦朧。人啊！人啊！……是誰說話的聲音？瘦個子在水裏掙扎翻游，身上的衣服是紙做的雖不透水，但一下了水，衣服都濕了，他狼狽地爬出泳池，衣服緊貼著身子，他的瘦排骨都浮顯出來。

「嘻嘻……」穿著三點泳裝的女人笑了，一隻手插著腰，渾身的曲線眞玲瓏。

人啊！人啊！恍恍惚惚的聲音在響著。人是哺乳類啊，那個大哺乳動物眞是風騷，從頭騷到脚，這是怎麼回事？那位能未卜先知、自稱有第六感的傢伙，好像抵擋不住美色的誘惑，甘拜玉腿之下，他的兩隻眼睛發火了，死盯著女人身上的肉。那繃得緊緊的豐滿圓滑的肉，竟會給男性這麼大的吸引力。老萬在小聲嘀咕著：「大哺乳動物，大哺乳動物。六千多萬年來哺乳動物統治了世界，取代了爬蟲類自兩億三千萬年前以來的統治。哺乳類是不同凡響的，人、猫、狗、牛、馬、獅、虎、猿、猴，都以乳汁哺育幼兒，體內的紅血球都沒有細胞核。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二十

年代，人已成了眞正的智人、大超人，能夠上天、入地、下海，並且取代了上帝的職位。做爲哺乳動物的人。身上的乳房不再用來哺育幼兒，相反的，變成了吸引異性的兩塊肉磁。人，是登峯造極的生物。」

白拉德被慾火燒紅了眼睛，燒紅了臉，他像一頭猛獸一樣朝美人撲過去，把美人壓倒在地上，解開了她的奶罩，以及下身的衣物，就在衆目睽睽之下，做著他的「娛樂」體操，奇怪的是，周圍竟然沒有人來干涉他，或者投以驚詫的注視。

「我的天！」魏凌非驚呼著。

「別慌。」老萬說。「你這個土包子，你沒見過嗎？」

轉身要走，許多個一模一樣的女孩子，從前面走來，她們都同樣穿著三點式的泳裝。無論身材、體態、容貌、聲音都是同一個模子出來的。是多胞胎嗎？算算看，有十二個，剛好是一打。十二個一模一樣的美麗女人，十二個出自同一模子的大哺乳動物，她們以同樣的微笑，同樣款擺著腰枝迎面而來。

「鎭靜些，鎭靜些，」老萬說：「現在我才看清楚，這艘核子飛船搭乘的盡是改造人。」

「什麼叫改造人？」

「就是半世紀以前所謂的試管人。」

「試管人？」

「不錯，他們都是從試管裏面生出來的，很別緻是不是？再看那邊，游泳池裏有五個男人，不是一模一樣的傢伙？他們的父母親在四十年前便死了，但是他們却在二十年前出生的。那就是藉著精子和卵子的保存術，使得他們能夠在父母親死亡後二十年才出生。」

「那些女人呢？」

「前面的十二個女人，是用無性生殖技術生出來的。生物生殖學在二十一世紀將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

十二個女人圍攏來，觀賞著地板上一對男女翻雲覆雨，這是野獸的世界還是人的世界？魏凌非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十二個大哺乳動物，以急顫的呼吸，對著兩個正在做「娛樂」體操的男女，不斷地吶喊助興。性與婚姻，婚姻與人生，在二十一世紀已經成了什麼樣子。魏凌非努力的去回憶自己上一次死亡以前所見的世界。臺灣臺北，他的家鄉，他是不能忘懷的。在美國每每接到弟弟來信訴說家鄉的近況時，他便愈加懷念不已，那個多災多難的國度，面對共產極權的鬪爭，在自由、民主的大纛下，追求光明與正義，社會繁榮不已。臺北，半個世紀以前的臺北，閉著眼睛便可以看到：一對對男女並肩携手的在馬路上走，偶而也有親熱的鏡頭出現，但也不過一瞬即逝，當衆擁吻是犯法的。會被控以有傷風化。迷你裙在一九六八年左右風靡全球，弟弟的來

信說：迷你裙在臺灣還引起了風波。家鄉依然是古樸可喜的。地板上的雌性和雄性哺乳動物，仍在掙扎、喘息，他們的肉體在陽光與水花間閃動著。有人在朝他們撥水，水液淋潑在雌雄一體的兩人身上，淋不去騰騰的慾火。性是什麼？在醫學上說，性是用來分別動物性別的，能夠產生卵子的叫雌性，能夠產生精子的叫雄性，雌雄兩性結合，促成卵子與精子的結合，以致產生新的一代。原始時代是沒有雌雄兩性的，性與生殖毫不相關。柏拉圖在阿里斯多芬的對話錄的座談會(Symposium)中就談到：「從前是兩性一體的，但是因爲人們的邪惡，上帝……把人分而爲二，分開以後的我們只是人的一半，……於是他到處找尋他的另一半。……『希冀和追求整體』被稱爲愛。」性是什麼？性與愛有什麼關連呢？地板上的兩性仍然在做著緊張的肉搏。人是從原始生物進化來的，而原始生物是實行單性生殖(Darthenogeneis 童貞生產)的，人類的祖先本來是雌雄同體，後來，大自然把兩性分開爲兩個生物，於是異性相吸，互相尋求完滿與結合，從前的人說：是愛，造成了世界，是愛，推動了世界。如今的世界却完全改觀了。性、愛與生殖各不相關。魏凌非傻傻的站在那裏，心裏想著許多事。他感覺到一陣天旋地轉。地板上的雌雄哺乳動物的行爲使得他大爲噁心。眼前一片昏天黑地，他不省人事了。

「魏凌非！魏凌非！」

恍惚間，聽見有人在喊他。張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床邊坐著兩個人，一男一女，男

的是具備超感覺的白拉德，那個當衆做「娛樂」體操的雄性哺乳動物。

「是你在叫我？」魏凌非問白拉德。

「不是的。」

「魏凌非，你聽我說，我是史密司博士。」那個聲音來自彩色立體電視的揚聲器，電視螢幕裏史密司博士——那位替魏凌非做手術，使他死了五十年又復活的醫學博士，正在彩色立體電視裏對著他講話。

「你——是你？」魏凌非掙扎著從喉間冒出了話。「是你在對我說話嗎？」

「是我。不錯，是我。你聽我說，我的事情很多，我很忙，沒有辦法隨時隨地和你連繫，你必須隨時携帶著你的萬用電腦箱。」

「爲什麼？」

「因爲你的身體需要隨時受監視，以免發生意外？」

「你說我的身體有問題？」

「是的，你是世界上第一個復活人，經過五十年冰凍術的復活人，你的萬用電腦箱會隨時將你的身體情況轉報給我，讓我的電腦存案，我們對你的動態是密切注意的，不管你身在海底，太空或地下城市，我們都需要瞭解你。」

「這麼說——我沒有私生活的自由了？」

「在這個時代，根本無所謂私生活，『私生活』這個字眼在這個時代很難用上。每一個人差不多都沒有秘密可言。」

「剛才是怎麼回事？我暈倒了？」

「是的，你太興奮，你的心臟本來不好，你復活的時候，我爲你換了另外一顆心臟，新的心臟假如不行，還得修理一番，因此，你必須自己保重，目前你已經有了變壞的徵兆，對於太過刺激的事，最好不要做，要不然你再死一次的話，就沒有把握什麼時候可以救活你了。請你善自珍重，讓我再一次詳細的告訴你，無論你在什麼地方，務必要把你的萬用電腦箱隨身攜帶著，它可以自動監視你，了解你的身體任何時候的種種變化，在你有危險的時候，可以隨時幫助你……」

「老萬怎能幫助我？」

「你別小看我。」老萬插嘴說：「剛才就是我向電腦總部報告的，電腦總部再轉知史密司博士。運用無線電與電子醫療機聯繫，也可以救治任何一個遠在天邊的人。」

「就這樣了，魏凌非，」史密司博士在電視幕裏朝他揮手。「我很忙，我還要繼續做其他的實驗工作，就在前天，世界上第二個復活人也誕生了，她是死在一九六九的人，因爲癌症而死，經過深度冷凍術保存她的屍體，我終於使她在二〇二〇年重回人間生活，這是值得誇耀的時代

……再見了，珍重身體。」

立體電視換上了另一個節目，世界聯合政府本年度的主席歐得里，正在發表他的重要演說，他說，世界聯合政府是由將近一世紀以前……一九四五年成立的聯合國組織發展而成的，基於人類對和平的嚮往，共同追求大同世界的實現，世界聯合政府終於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天——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宣告成立，我們的目標是『大同』，我們必須容納『小異』或是『大異』，大同不是古代希臘斯多亞學派的個人本位（世界公民）主義，也不是烏托邦社會主義，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天國世界，而是世界文明古國中國大同思想的發揚光大。

迷迷糊糊的，魏凌非不知自己身處的環境，如在夢中。彩色立體電視上怎麼一會兒是史密司博士同他講話，一會又是正式節目，那位世界總統，明明是在對全人類發表談話呀！

「魏先生，」白拉德說：「你不必奇怪，電視機的螢幕是隨時可以用來做私人的聯絡交談的，你的萬用電腦箱，剛才他替你接通了與史密司博士聯繫的線路，現在又恢復原狀。」

一個在五十年前——就像幾天以前經歷死亡的人，在新世界復活之後的感受却是非比尋常的。旋轉的回憶化成了朦朧的影像在周遭跳躍著。人造人、改造人、試管人、動物人，還有電腦箱、超感覺人，……種種不可思議的「人」在周圍生活著。這就是DNA時代的奇蹟。有關生的（性、愛、生殖）與死的觀念，和上個世紀全不相同，史密司博士剛才在電視上說得很清楚。魏凌

非開始有了疑慮：假如我再死一次，會有什麼感覺？死亡如同睡眠，恍惚而安祥，死亡對於生存著的人，也許是一種解脫，一種獲致暫時寧靜的解脫，死亡也許是對於現實生活感到厭倦的人的最好的逃避處所。那個童年生長的地方臺灣臺北，不知道是否還那般落後？就在一九七〇年自己未死以前，弟弟來信曾經談到中南部鄉下某地方，有一個二十歲的少女，在主治醫師斷定爲「死亡」之後，身體仍有微溫，脈搏每隔幾分鐘便跳動一次，在復活邊緣徘徊了數天，最後歸於絕對死亡。所謂絕對死亡是很難斷定的，那個女孩子生在臺灣，不是生在美國，否則她便有希望復活，經由現代醫療器械藥品的救治，可望復活，即或不能，如果有錢，可以將她的屍體即刻冰凍起來，也可以像我一樣在五十年後復活。文明古國在科學的衝擊之下，曾經做了種種措施，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原來是說：「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張之洞首倡的中西調和觀念，曾經受到許多人的嘲笑，其實在那個時代，却也是適時之舉，「傳統」與「西化」的論爭，在中國持續了百年之久，中西文化如何去調和？這個問題到現在大概解決了吧？文明古國總不能再墨守成規，固執地保衞傳統吧！魏凌非滿肚子學問，對新世界的事事物物的觀感，大抵還認爲不錯，科學給予社會、人生的影響，仍然有它的價值。正如胡適之在上個世紀初發表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痛切地指出：「人世的大悲劇是無數的人們終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著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凍與餓，人世的更大悲劇是人類

的先知先覺者眼看無數人們的凍餓，不能設法增進他們的幸福，却把『樂天』『安命』『知足』『安貧』種種催眠藥給他們吃，他們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人們享受不着物質上的快樂，只好說物質上的享受是不足羨慕的，而貧賤是可以騙人的。這樣自欺自慰成了懶惰的風氣。」

白拉德毛茸茸的手搭在趙靜苑裸露的肩膀上，他似乎有意去挑逗她。凌非看在眼裏，很不是味道，醋意從胸中升起，他忘不了剛才白拉德和另外一個女人在泳池旁邊當衆做「娛樂」體操的事，他又有了一種想嘔吐的感覺。

「臺北就要到了。」趙靜苑說：「好好休息一下，我再帶你下飛船去遊覽。」

臺北！臺北！夢中的家鄉就要到了。聽見靜苑這樣一說，他興奮極了。光明來自東方，東方是一個美好的新天地，五十年前的臺北和現在的又有什麼不同？

「老魏。」老萬在說話：「你的家人要同你說話。」

「我的家人。」

「是的，剛剛接到臺北來的電訊，那是你九十九歲的母親和七十五歲的弟弟，他們都還健在，他們老早就知道你死而復活的，他們却找不到你，直到剛才經由全球電腦總部的追查，才找到了你，你願意同他們說話嗎？」

「當然。」氣喘吁吁的，緊張不已。

電腦箱又在操作了。立體電視螢幕轉而出現了兩個老人，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弟弟。

「我的孩子！」九十九歲的母親在呼喚：「你總算又回來了，唉呀，你眞是小凌，你還三十歲哩！好年輕呀！看看你弟弟英鴻當都老囉。」

怔忡與驚疑，面對著當前奇景，他說不出話來。

「你的媽……？」

「是呀！我是你的媽。」母親微笑起來，滿臉便顯出了千萬條皺紋。「小凌，你還是像從前那般年輕，你跟媽想像中的你完全一樣，你一點沒變老呀！媽還以爲你死了以後永遠再也回不來哩！感謝老天爺，你終於又回來了。死了五十年的人，還能復活，眞的不敢相信呀。」

魏凌非傻傻的坐在床上，不曉得要怎樣回答才好。

「哥哥，我們等你回來，你不要忘了，你要回來。」一頭白髮的弟弟對他說。

立體電視又換了一幕，這是正常的表演節目。魏凌非眨眨眼睛，疑似夢中。又經歷了滑稽可笑的一件事。自己的弟弟已經七十五歲，而自己呢？應該八十歲才對，由於深度冷凍術使生命停止，不，是深度冷凍術，使身體的細胞免於朽壞，使他在「死亡」中渡過了五十年。眞是奇而又奇呀。

娘兒們在門口吵吵嚷嚷的，白拉德站了起來，朝門口走去。他大概又去尋找他的生活調劑了

。十二個長得一模一樣的女人，他該怎樣去分辨呢？或許她們身上某一部份有著某種記號或號碼，才不致使人認錯。這艘巨型核子飛船，眞是夠熱鬧的了。魏凌非的迷惘，又加深了一層。

人造人之死

仙女號核子飛船在臺北機場上空盤旋了一下，它以那優美的姿態，徐徐緩緩地垂直降落在機場裏。許多人頭攢動著，從機艙裏走下來。臺北，美麗寶島之都，如今已經是擁擠著四百五十萬人口的都市。遊覽指南——掛在牆上的鏡框電視映出了彩色照片，一種溫和的聲音在說：「臺北到了，臺北到了，要下飛船的旅客，請從出口處按順序走出去，在出口處有一個電眼掃瞄筒，只要把你們身上的信用卡讓電眼掃描一下便算是收了帳。臺北到了，臺北到了！美麗的東方之都到了。臺北曾經是中華民國政府的所在地，當中共政權傾覆之後，中國大陸重歸於愛好自由民主的中國人民的手裏，强權霸道是戰勝不了正義公理的，這是歷史的不變鐵則，到臺北來觀光，我們可以從每一個中國人的臉上發現這種歷史痕跡。……」

魏凌非提著他的萬能電腦箱和趙靜苑走出去。按照規定把他的信用卡讓電眼掃瞄一下。他們再轉到甲板上停放小型反引力機的地方。趙靜苑以熟練的技術開動了反引力飛機，一瞬間，它像一隻小蜻蜓一般輕快地昇空飛行。

「喂，老魏，」電腦箱在說話：「你的家人要同你說話，他們在找你。」。

魏凌非轉動一下腕間的錶型電視，螢幕上立刻出現了母親和弟弟的影像。

「小凌，我們在機場外面等你。」

母親的眼裏閃著淚光，那是一長串的期待，半個世紀的期待。科學造就的奇蹟，使一個在墳墓裏呆了五十年的人重回人間。母親那皺紋縱橫的臉顯著驚喜與迷惘。

「媽，你等下就可以親眼看見我了。」凌非說。「我們就來。」

「你身邊那位是誰？」

「我的同伴。」

「你不是有個金頭髮的女同伴，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小凌，你弟弟他曉得你從前的事……」

母親講的是桃樂姍．黛凡。這個女人已經七十六歲了，就為了她，魏凌非曾經一度向死神報到。這個世界已經失去了人情味，五十年前的往事，如在昨日今宵，一覺醒來，世界已經變了樣

。那個桃樂姍．黛凡的老太婆，不去想她也罷，她有著嚴重的種族歧視觀念和勢利眼。魏凌非關掉了腕錶電視器，偶一抬頭，看見天空掠過另一架小飛艇，白拉德正在朝他揮手，白拉德的身邊有一個女試管人陪著。

「他怎麼也在臺北下機？」凌非不解地問。

「他大概是好奇吧，他想下來玩玩。」靜苑說。

魏凌非在機場外面找到了他的母親和弟弟。這真是感慨萬千的一刻。

「小凌呀！」老淚縱橫的母親抱著他，高興得嗚咽起來。「媽媽真——真不敢相信……是……是你呀！」

老萬電腦箱朝凌非的弟弟開了個玩笑，他說：

「英鴻，瞧你哥哥從地獄裏出來，都比你年輕四十幾歲，你還是去化化裝吧！」

英鴻朝哥哥手裏提著的電腦箱瞥了一眼，他撚撚自己下巴的鬍子，微笑著，老眼閃出了靈光。

「小凌，」英鴻對哥哥說：「你帶這個玩意很管用。」

「對了，弟弟，」凌非忽有所感：「以後你就叫我小凌吧！你大我四十五歲，不該再喊我哥哥了。」

「這樣也好。」英鴻指著不遠處的一輛汽車說：「你們跟著我的汽車走好嗎？我帶你們同家。」

反引力飛機再度昇空，緊緊跟著地面上那輛汽車飛行，展目望去，整個大臺北平原，全是密密麻麻的房屋，和記憶中的家鄉，完全走了樣。遠處，在陽光下隱隱地看見重重疊疊架設在空中的什麼東西，房子不像房子，他把電腦箱的電眼朝那個方向望去，好奇地問：

「那是什麼？」

「人造土地。」老萬說。

「人造土地？」

「它是架設在空中的，應用力學結構的設計，上面建了好多住宅，堅固、簡便、耐用，而且可以隨心所欲的拆卸或建築，人造土地上面還有人造土地，一層高一層，重重疊疊，下層的屋頂，便是上層的住屋院子，每個住家的陽光都充足。臺灣人口現在已經有三千二百萬，五十年前，居住在都市的只佔百分之三十四，現在已經增加爲百分之七十二，估計住在都市的總人口約爲兩千三百萬，從前的小鎭鄉村，都已經發展成爲都市，臺北附近由臺北縣到桃園境內，增加了四十個社區，疏散了臺北市擁擠的人口。……」

「好了，好了，別說了！」靜苑聽得不耐煩了，她伸出另一隻手摟住凌非，悄聲問：「想不

想到月球去？」

「到月球去？」

「是呀！去觀光一番。」

「我會去的，只要有人陪著我。」

「我當然會陪你。」

「月球好不好玩呢？」

「看你要搭的是核子火箭、電離子火箭還是化學火箭，你可以任意挑選，月球很好玩，我還沒有親自去過，像你這種中等身材的人，體型不大不小，最受太空機構歡迎，到那兒去有你意想不到的好處。」

「在那邊散步有一種漂浮感，因爲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在低重力的情況下，走起路來畢竟是不同的。」魏凌非沒有忘記自己從前所學的知識：「要做太空旅行必須先習慣於零G式的呼吸。」

「你從來沒有想到在月球生活有一種絕妙的好處。」靜苑把聲音壓低，嘴巴湊近凌非的耳邊說：「告訴你吧！在月球上做性的活動很方便，那就是因爲體重減輕爲六分之一，活動起來輕便自如。」

多麼大膽的話呀！這種話會出自女孩子的口裏，簡直不可思議。也許在新時代裏，她說的是稀鬆平常的事。低頭望著下面行駛的汽車，那汽車的模樣和五十年前完全不同，嬌小玲瓏，車頂上架著一件什麼東西，那大概就是所謂太陽能汽車，車頂上裝的是太陽能電池，在陽光下自動充電。高速公路，寬闊而平坦，汽車是自動行駛的。魏凌非想起離開美國之前，他遇到的一個司機，他們爲什麼還有司機？而且他們的汽車是沒有輪子的？他把心裏的疑問告訴老萬，回答是：美國是一個高度機械化的社會，物極必反，有些人沒有事情做，甘願做做司機，消消遣，汽車沒有輪子是汽墊車，它也可以行駛在水面，是水陸兩用的。

沒有煙霧，城市是乾淨的。多年前的所謂空氣污染已告解決。這是因爲太陽能、原子能、電能的大量使用，取代了過去所用的燃料的結果。仰頭上望，更驚奇的是，他看見天空中停著一艘白色的飛碟，動也不動的，停得那麼安穩，就像地面上的一幢大房子一般。

「那是什麼？」他問。

「離子飛船。」老萬照例無所不答：「那是純粹用電來飛行的飛機，採用的是離子推進發動機，早在一九六五年便經模型試飛成功，這種飛機終於發展成功，它沒有機翼、沒有螺旋槳、沒有噴氣動力、不用跑道起落、沒有噪音，可飛翔到太空邊緣，也可貼著地面行駛，它的速度從人類行走一般到數倍音速，可快可慢，可前進、後退、直飛、下降、停止，和傳說中的外太空生物

航具『飛碟』可說非常相似。這就是二十一世紀的空中巴士，和核子飛船一樣，擔任運輸工作的重要角色。」

英鴻通知他們下降，因爲家已經到了。英鴻的汽車駛入一幢十二層樓的大廈。靜苑減低速度開始下降，準備在屋頂降落。凌非正在感慨，半個世紀的變化太大，臺北市的街道，大部分都已面目全非，不可辨認，中國人畢竟是偉大的，終於能在科學技術節節落後的情況下，急起直追，創造無比繁榮的新境界。曾經三任香港總督的英國人葛量洪，半世紀前就說過：「十九世紀屬於我們英國人，二十世紀屬於你們美國人，二十一世紀將屬於他們中國人。」他是在退休之後訪問美國時在紐約工商界企業家歡迎會上所做的演講。魏凌非記得很清楚，葛量洪所持的理由是：十九世紀的主要動力是蒸汽，發動的原料是煤，英國在十九世紀能稱霸世界，是因爲產煤最豐，有「黑英國」之稱；二十世紀主要動能來源是汽油和原子能，美國能夠稱霸世界，由於它的資源豐富；在二十一世紀，動力的主要來源將爲原子能，美國的鈾，產量有限，中國的新疆和拉達克鈾最多，將逐漸被開掘運用，中國的總儲鈾量至少在一百二十億KWH以上，超過美國、蘇俄的總和，無疑的，二十一世紀將屬於中國人，魏凌非開始慶幸自己活在這個光榮的時代，昔日的歷史哲學者的預言，他們的看法總不至太離譜，如今目睹臺北市的繁華，給予他的印象難以磨滅。中國總算復興了。

靜苑的臉色變了，她手握著操縱桿，顯出很吃力的樣子，反引力機先是左右急旋著，接著翻滾而下。

「失去控制了！」老萬在嚷。

一陣天旋地轉，魏凌非根本失去辨別方向的能力，地面上無數盒子形狀的房屋，車輛以及如蟻的行人、天空和白雲都在一瞬間揉成一幕，旋著、舞著，整個腦袋就像要爆炸了，手脚四散飛裂，有如從懸崖絕嶺掉落到萬丈深淵裏，墜落，墜落，墜向死亡與黑暗的深淵。死亡！死亡！魔鬼的聲音在呼嘯。地獄越來越近了，不可避免的毀滅性的撞擊即將發生……。

「跳呀！跳呀！跳出去！」

老萬的叫聲驚醒了他，他不顧一切的縱身一躍，好像落在人家的屋頂上，由於衝力過大，他的手脚感到一陣痲痺，手裏提著的電腦箱甩掉了，茫茫然然之間，他掙扎著，驀地，地面上傳來一聲爆炸，他一驚，又是一陣天旋地轉，直覺得整個人在往下墜落，完了，完了，五臟六腑彷彿一下子就從軀體內爆開了，轟的一下，不省人事了。

嘈雜的人聲，從遙遠的地方傳來。山谷裏，幽靜的山谷，那是他久已嚮往的一個幽靜的山谷，不見人跡，只有自己，孤孤獨獨、寂寂寞寞的自己。一百億的人口擁擠在這個世界上，未免喘不過氣來；到處都是人，數不清的人，如同螞蟻一樣的人。有一種飄浮感與暈眩感，無法描述的

快慰，如果死亡比生存更好，更安祥寧和，他寧願死亡。隱隱約約的人聲從遙遠的彼方逐漸傳來，越來越近。那幽靜的山谷遠逸在朦朧中，許多人臉移近了……

「他的右腿鋸斷了以後怎麼辦？不是殘廢了嗎？」母親的聲音。

「這不用你擔心。媽，我自有辦法。」

「小凌眞是多災多難，一下子有心臟病，一下子又是從空中摔下來，看他還有沒有命呀？活得成嗎？英鴻，你看他活得成嗎？」

「當然活得成。」

「魏博士，」另一個人的說話聲。「美國方面有電訊來，史密司博士他們要把魏凌非找回去，希望在美國接受醫療。」

「這是什麼話？」

「他們要求的，因爲魏凌非是他們一手救活的，他是全世界的第一個復活人，我們必須尊重他們。」

「我本人是醫生，我會想辦法醫治他，況且受傷的人又是我哥哥。」

「你要用肢體移殖術？那要向肢體銀行去買。」

「不，我不想用移殖術。我要用的是肢體再生術，使他割去一截的腿，重新長出新的腿

來。」

魏凌非聽清楚了他們的談話，他明白了自已的處境，眼睛張開所見全是模糊的一片，慢慢的，他看得越來越清楚，這是一間醫療室，母親、英鴻和另外一些人都在場。

「和我同來的人呢？」凌非問。

「你是說那個駕飛機的小姐？」英鴻說。

「她怎樣？」

「死了！」

「死了？」他大聲叫起來：「死了也可以活的，她是怎麼死法？你們沒辦法救活她嗎？」

「沒辦法。她整個人都燒焦了，內臟也爆裂了，我們沒有辦法修補。」

「一定有辦法的。」魏凌非又喊又叫。「英鴻，你一定得想出辦法來。」

「辦法有的。除非……」

額頭冒着冷汗，下身感到一股空無飄然與痲木。辦法有的，辦法是甚麼？難道二十一世紀的醫學眞進步到能夠起死回生？凌非迫不急待地追問英鴻，而英鴻却在猶疑。

「救活她是沒有意義的，她本身是個人造人，她已經是『絕對死亡』絕無可能再活的了。除非從她未死的一個細胞裏面，重新培植出一個新人，但這要許多年的時間，才能長成一個大人，

長成後和死去的人是一模一樣，如同從印刷廠印出來的一樣，但她記不得你，她完全是新的一代，等於是新的試管人。你認爲做這樣的手術有意義嗎？她全身的細胞差不多死光了。」

「只要一個細胞！我只要一個細胞！」

「沒有意義！」英鴻嚴肅地望著他：「你還是好好的療養吧！我要使你斷了腿重新長出腿來，你必須自已保重，不要再去想她了。女孩子到處都是，何必再去想她呢？等你好了以後，我要好好的讓你參觀一下我所主持的機構，讓你徹底了解這個世界。」

他想起白拉德的預言：趙靜苑會和凌非在一起，直到她死去爲止，果然應驗了。

「魏博士，且慢，」老萬的聲音傳過來，使得凌非一陣驚喜，他記得自已任何時候總把電腦箱緊抓不放的。電腦箱好像落在人家的屋頂上，大概又是誰把它拾回來了。

「是甚麼東西在講話？」母親蒼老的聲音從她皺癟的嘴唇發出，兩隻閃閃爍爍的眼睛如同電炬一般在搜索。

「是電腦箱。小凌從美國帶來的，剛才掉在屋頂上，我們找到它，它自已告訴我們，它的主人就是小凌。」

魏凌非仔細端祥英鴻的臉，七十五歲的人了，皺紋點綴幾條在臉上，假如拿半世紀以前做標準，英鴻差不多在六十五歲左右或者還要年輕些。而母親看起來也不過八十幾歲。自已睡了長長

的五十年大覺，醒來時，世界變得更有趣。

「電腦箱？」母親不解地問：「電腦箱只有皮鞋盒子大，眞是善解人意。」

「我是泛美電子企業公司出品的一〇〇〇一型電腦，我是無所不知的。」老萬做自我介紹。

「因此，我要求魏博士，不要採用肢體再生術，改用移殖術。」

「爲甚麼？你沒有理由干涉我。」

「再生術還不怎麼成熟，我反對。」

「此一時彼一時，你出生的時候和現在不同了，你應該知道，你落伍了。」

就這樣，魏淩非斷了一截的腿，又長出新腿，他在醫院裏住了一段時期便告康復。

懷念遠去的愛情，心頭隱隱有一股傷感。黛凡的影子，飄了過來，她是屬於白種人的一羣，如今她也老了，黛凡的兒子保羅竟會是淩非的骨肉。那個五十歲的壯年人——在新世界裏，五十歲是屬於「壯年」，老萬這樣說過的。保羅是我的兒子？不大可信。如今，他們母子倆都告失蹤。甚麼是愛情？那個爲了愛情而犧牲一切，甚至犧牲生命的時代，似乎已遠遠的迷失了。人造人，沒有父親、母親的人造人，他們或許就將接管這個世界，所謂父親、母親，根本毫無意義。女人到底是甚麼做的，總會使得男人意亂情迷。坐著自動駕駛的汽車在臺北市區遊逛。人，人，人，到處都是人。使他想起從前——那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到鄉下的朋友家去住了幾天，看見毛

坑裏的蛆蟲，密密麻麻的蟲，活像是米粉條，一大坑會蠕動的米粉條，直叫人作嘔。人，這就是人，從嘴巴吃進去，又香又甜的，中國人素來還講究色香味俱全，以致荒廢了科學，講究吃有甚麼用，從屁股拉出來的還不是一樣顏色、一樣的味道？用「人」的觀點來看，大便是臭的，不是香的，狗却不以爲然，狗認爲人的大便是香的，因此，對於人的大便特別有嗜好，說不定還把毛坑當成觀光大「飯店」哩！人到底是什麼呀？

臺北也裝設了活動的人行道，它在汽車道的旁邊，以時速五公里的速度向前移動，使得行人不必勞動雙腿。放黑屁的「市虎」不見了，街道很整齊，到處都是十層以上的高樓。白拉德，那個具備超感覺的人，正牽著一個人造人——美麗的尤物的手，在人行道上漫步。

「喂！」凌非朝窗外揮手，減低了速度和車道旁邊的人行道轉動帶相同。

「嗨，是你！」白拉德毛茸茸的手一揮，活像個大猩猩。「你們中國人有點固執，街道上還是有許多黃皮膚的人，他們不願意改換皮膚的顏色是甚麼道理？」

「黃的有甚麼不好？黃的不會輸給白的。」這是淩非的回答。

高樓，高樓，看起來有幾十層、近百層的高樓，想不到也會在臺北市出現。太陽在西邊，把他的餘暉射向大地，一片紅通通，而在天空的正中，却有一個發光的球體懸掛著，那不是月亮，老萬說是人造衞星，是專爲夜間照明用的，它的運行速度和地球一樣，是屬於同步衞星的一種。

「是呀！你們眞是了不起。」白拉德翹起大拇指說。「下個禮拜，我要到月球去了，你去不去？」

「你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何必問我？」

魏淩非忘不了白拉德在核子飛船的游泳池邊當衆做愛的一幕。試管人他們的品質眞的比一般的人類優秀嗎？道德倫理觀念會因爲試管人的大量出現而動搖？人造人趙靜苑死了，她搭乘的是最新型的反引力飛機，由於它的故障而致命。生是甚麼？死又是甚麼？我只看到趙靜苑的死，她是經由一些元素造成，最後，在轟然一聲之中，歸於元素。英鴻說，她是被認定爲絕對死亡。假如我還想念靜苑，想念那「一堆元素」，他或許可以運用DNA時代的超級技術，從她未壞死的任何一個細胞裏，培養成另一個趙靜苑的複本，不過那樣要等十幾年，新的複本才能長成。一股股的傷感與迷惘洶湧在心中，眞看不透這世界的奇奇怪怪。

「女人是甚麼呀！」無意中脫口而出，喃喃自語著。對於死去的人，他有著未死的愛情，抹不去那一份思念之情。

「老魏！」老萬又開口了，又是一套怪論：「你用不着傷心了，男人總是擺脫不了對女人的需要，但需要僅只是需要，何必看得太認眞呢？目前科學家正聯合政治家、倫理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重新對人類的精神與肉體做一個全盤的檢討，設計未來人類，使生存的人類不再有

各種精神、肉體的煩惱和負擔，你是老式的人，你當然會有苦惱，未來的新人類，或許有三個眼睛、有一條伸縮自如的長長的脖子。……女人沒有甚麼稀奇寶貴的，兒歌上說：『女孩子是用蜜糖、香料和所有各種優美的東西製成的。』其實這都是騙人的。下面我告訴你的純科學的分析：女孩子身上有足夠的氯，可以使五座游泳池用來消毒，有八十五磅的氧、二英兩的鹽、五十夸脫水、兩磅鈣、二十四磅炭，此外，還有磷、可以製造兩萬支火柴頭，脂肪可以製造十條肥皂，鐵、可以做幾支鐵釘，一些硫，可以用來除去狗身上的跳蚤，另有甘油，可以使一枚海軍的炮彈爆炸，可是，找遍全身，根本沒有香料。」

在一百億的人口裏，魏淩非如同一條小小的蟲，可憐兮兮地生存著。目標是甚麼？一百億人有一百億個目標嗎？一條蟲，不知所終地隨著衆多的蟲游動著，新的生物學革命來到了，二十世紀的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所描繪的「美麗新世界」，到底是不是眞的美麗呢？在科學的壓力之下，魏淩非有一種沉重無比的感覺，人是甚麼？也許甚麼也不是。愛情、名望、健康、財富、對永生的期待。舊世界的舊觀念，在新世界裏，已全告瓦解。

科學城的變故

躺在安樂椅上，舒適地閉著眼睛聽音樂，這種音樂令人神魂飄蕩，逍遙自在，袪除疲勞。魏凌非不自覺沉入夢境裏。許多長著翅膀的人對他招手。

來呀！來呀！魏凌非又喊又叫，他羡慕那些會飛的人。

天使人在嘲笑。你不會飛！你沒有翅膀！

有翅膀的人，是二十一世紀的奇蹟。魏凌非有無比的興奮，他伸手抓著天使人的翅膀，覺得自己的身子凌空而起。天使人起飛了，地面逐漸變小，屋宇，行人漸漸模糊不可識辨。

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呢？魏凌非問。

到天使的國度去。

在那兒呢？

在天上。

飛著飛著，白雲飄掠而過，迎面而來的是閃閃爍爍的星辰。在一個光華燦爛的地方停下來。看見迎面走來一個白袍老人，那是七十五歲的英鴻哩，他爲什麼會在這兒出現？他本是我的弟弟呀。

弟弟！弟弟。他叫著。

英鴻朝他微笑。英鴻身邊走來另外兩個人，看起來他們是外國人。

是你們要我來的。

是的。我們要爲你造一個翅膀，使你成爲一個天使人。

我會長翅膀，我也可以飛起來？

是呀！這是每個人長久以來的願望。英鴻說。

他們是誰？

兩位先進學者鼎鼎大名的華生與庫利克（Watson and Crick）他們是DNA的發現者，就是他們兩位啓發創造了新世界，使得人類能夠長翅膀，到處飛翔。

現在人已經成了天使了。華生說。

不過這並不是我們兩人的功勞。庫利克說。我們只是發現遺傳原質DNA。魏英鴻——他才是偉大的，他運用了我們的發現，創造了天使人。

那麼現在我也是天使了？

你已經是了。你可以飛了。華生說。

轉頭回望，果然發現身後長著兩隻翅膀。魏浚非興奮地揮起了翅膀，只一刹那間身子飄然而去，星星點點在眼前亂舞。他看到了一幕一幕奇幻景色，那是標示著未來年月的種種幻境。自己已經走入未來……

顫抖著，驚喜地望著一些眼花撩亂的景緻。

許多天使人在一塊兒議論著，他們既是天使，也就不穿衣、不穿褲、不吃、不喝、不能大小便，沒有任何欲望。只是遊蕩著。因爲沒有痛苦，也就沒有所謂快樂。天使人和從前的人已經完全不相同了，天使人是以神體爲主的「神人」，實際是神，不是人。許多天使感到無聊之極，他們哭著，鬧著，要回復人的模樣，他們不想做天使，他們要吃飯，享受美味的菜肴，他們需要異性的慰藉，以解寂寞。他們要回復到過去人間所保有的種種欲望，有欲望才有追求，有追求才有悲喜、苦樂等變化，要不然像目前這樣太單調了。

天使人的哭聲越來越大，像在奏一隻嘈雜的合唱曲，越來越多的天使人圍攏來，黑壓壓的，

像一片蟻羣，天堂轉瞬成了地獄。

上帝發怒了。有人喊著。

火燒起來了！

火從四面八方燃燒著，吐著火舌，如紅色的花瓣。喊聲更狂，哭聲越劇。可怖的火海在吞噬思凡的天使人。上帝的怒火是無可逃避的。

小淩，小淩。有人在喊。是英鴻，他的頭髮正冒著火。他說：我們走吧！快點走！再走遲了，就逃不掉了。

「小淩，小淩。」說話的人正是英鴻。

從一個夢境裏醒來，驚魂甫定，仍疑是夢中。他抓著英鴻的肩膀，嚷著：

「快逃！快逃！」

「逃什麼？」英鴻用力搖撼他。

這才覺察到身在何處。這裏是英鴻服務的東方科學實驗城，完全是爲了科學實驗而造的，裏面的一萬五千居民全是科學家及研究生，長年生活在理想的氣候下，有各種最新式的現代化科學研究設備。

「我的天！」魏淩非大夢初醒，長吁了一口氣。「原來我是在這裏。」

「音樂太美了，這是電腦奏出來的音樂，怪不得你要魂遊天外。別緊張，你定定神。等一下就好了。有一個叫做白拉德的試管人，他有話對你說。」

英鴻指著身邊的機器人，囑機器人帶魏淩非走。

這玩意還是魏淩非第一次見到。會說話會走路會做事的機器人，果眞在二〇二〇年時代出現了。

「你跟他去！」英鴻健步如飛的走開了。他對淩非揮手，示意他不必害怕。

「我是機器人第二〇三號，在東方科學實驗城服務。」機器人說話了，他在作自我介紹。「我出生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十時，現在我們最大的任務是繼續製造機器人，由我們機器人自己來製造機器人……」

「我明白了。不過，我不相信，機器人怎麼可以自行生殖。」

「這個不叫生殖，等一下你參觀了以後就會明白的，你是我們東方城的貴賓，我們都會好好的招待你。」

「英鴻要我去幹什麼。」

「他說一個叫白拉德的試管人找你。」

「他在什麼地方？」

「八〇七號醫療所。」機器人看見魏淩非手裏提著的電腦箱，伸手過來說：「我來幫忙。」

「不要，它是我身體的一部份。」

「它可是你的超級顧問？你一切都要聽他的，你沒有自主權嗎？」

「別亂說。我是從一九七〇年來到二〇二〇年的，因此，我的頭腦配不上新時代，我必須有人當嚮導。」魏淩非按了一下電腦的開關，使得手提電腦得以操作。

二〇三號機器人似乎懂得很多，他說話的聲音加大了，很驚奇的樣子：

「但是時間旅行還沒有試驗成功呀！」

「時間旅行？什麼叫時間旅行？」我的天！他想起來了，在一九七〇年未冬眠之前，看過的電視片集「時光墜道」是科學幻想影片，描述兩位科學家迷失在時間中的種種遭遇。「你別弄錯了，我不是從時光墜道裏來的。我是經由多眠技術，在接近絕對死亡的一刹那停止生命五十年，才到這個世界來的。」

「時光墜道？眞是荒誕不經！」老萬也挿嘴進來。「時間旅行並不是像科學小說所描述的，人在時間中來去自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說明時間、空間是不可分的，不能單獨存在的，我們生存的世界便是一個四度時空間的世界，其中三種度量——長、寬、高是空間的，一種是時間的。我們地球人已經運用種種設備證明，高速運動可以使時間變緩慢。愛因斯坦在二十世紀指出，一

個以光速進行的物體上，長度變成零，而時間停止，如果速度大於光速，那麼長度與時間都變成虛數，這樣的速度不可能存在，光速是宇宙速度的極限，因此，所謂『時間旅行』就必須藉助高速度來達成，速度越高，經歷的時間越慢，有一天從地球出發探險遠離太陽系的太空人，他們回來後，或許會發見地球已經過了幾千年幾萬年。」

「我乘坐像子彈一般速度的太空船可以吧？」魏淩非好奇地問：「我去太空旅行一趟回來，地球已經過了幾千年了。」

「沒那麼簡單！」老萬發出古怪的電腦式笑聲：「像來福槍的高速，長度和時間的改變都是微不足道的，除非有每秒一萬英里到每秒十萬英里以上的速度，我們才能測量出長度和時間的差別。」

時間旅行是引人入勝的，但它畢竟不會以人類所夢想的方式出現。魏淩非微笑起來，生命可以永遠延長下去，現代科學的技術是驚人的，假如他活得不耐煩，還可以想辦法多眠，以便到更遠的未來再醒來生活。多眠技術只是時間的單行道，通往未來的時間單行道，並不像幻想中的時間旅行，人在時間中來去自如。

隨著二〇三號走著，牆壁都是用玻璃造的，地板也是光滑無比，到處一片亮。二〇三號帶他走到活動人行道，藉著街道轉動帶，身體移向前去。二〇三號有人的模樣，包括眼睛、鼻子、嘴

巴、手、脚等等。

「東方科學實驗城是非常偉大的，純粹是中國人一手蓋起來的，」老萬又嘀咕起來。「一年四季全是同樣的氣候，溫度適當，因爲整個城市上空就像個肥皂泡，是用半圓形的玻璃封蓋起來的，和外界的空氣不相接觸，裏面的設備都是自動化的。」

「喂！」從自動扶梯下來一個白衣人，對著魏淩非揮手。「小淩呀，你等等。」

他抬頭，凝視著迎面走來的老人，他看來有六、七十歲了，很面善，却想不起來對方是誰。他問老萬，老萬說從來不曾看見過。到底他是誰，魏淩非怎麼也想不起來。

「我是梁俊英，綽號叫大牛的，從前我們是同班同學，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你記起來了沒有?」

「喔——」那張似曾相似的老臉逐漸喚起了他的回憶。他嘆息著：「那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事嗎?怪不得——怪不得——」

「不可思議是嗎?」梁俊英跳上了活動人行道：「我今年已經八十歲了，我和你是同年出生的，如今我恐怕要死了，你却才三十歲，我眞羨慕你，你好福氣，你活在這個偉大的時代。」

怪事太多了。使得魏淩非迷惘莫名。

「大牛，不過看起來你才六、七十歲，你眞年輕哩！」

「這也是科學的奇蹟，現在人的平均壽命可以增加到一百二十歲到一百五十歲以上，這是指實際的生理年齡，假如再要多眠的話，那就不在話下了。」

「我現在有事。」魏淩非說：「你給我個地址，讓我去找你。」

「我在植物部門研究，我的房間是X——九〇一號，歡迎你隨時來聊聊。」

那個老人健步如飛的走開了。昔日的友人，已經成了自己的父輩，寧非怪事?魏淩非不住地思量著，越對「自己」感到惶恐，「自己」到底是什麼造成的，怎會生存在這樣的世界?剛才在音樂室做的一場怪夢，至今猶有餘悸，科學家趕走了上帝，代替了上帝，會飛的天使人已經由中國科學家逐漸付諸實現，即使人能稱神，神本身也會感到寂寞、無聊的，神反而會羨慕凡人有生死、苦樂的變化，只是一場夢境中，魏淩非似乎悟到許多哲理。如今科學已經徹底改變了人生，基督教、佛教、回教等等原先世界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在科學的衝擊下，都告瓦解了。還是兒童的時候，父母親篤信佛教，教給他許多有關佛教的道理。佛家稱肉體及感覺的對象爲「色」(物質)，感覺爲「受」，表象爲「想」。其他還包括範圍廣泛的種種精神作用或意志、意欲的「行」、及純粹的觀念「識」，統稱爲「五蘊」。人類本身與人類所生活的世界，全部是由五蘊的結合或分離組成的。人世變化無常，照佛家的說法則是諸法無常，「我」實際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諸法而已，諸法卽是世界，「人」在世界中是「無」的，只有順應無常的變化潮流，而不能隨心

所欲的去改變世界，所以有「苦」，佛家的人生觀，即是認定人類存在的特質爲：無常、苦、無我。科學的脚步已經踏向不可一世的地步，人類主宰了自己，追求的是與佛家本義相反的常、樂、我，要在變化萬端的原素裏達到不變、尋求快樂、肯定自我，而終局，又是落入了古典哲學者所說的一片虛無，正如羅素在二十世紀開初所寫的「一個自由人的崇拜」中所說：「人的來源、成長，人的希望、恐懼，人的情愛與信仰，都不過是原子偶然結集所產生的結果；人們縱有熱望、毅力、焦思與苦慮，都不能教一個人不走入墳墓，世世代代的勞動，千股熱誠、萬份希望，一切天才的無限光輝，都得隨著太陽系同歸於盡；人類的成就必然地將一古腦兒埋葬在宇宙廢墟裏——這一切，雖然不是完全的不可置辯，他已經極接近事實了，因此，凡是不容納這一切的哲學，絕無立足的希望。從今以後，人類的心靈，只有在這些眞理的範圍內，和堅決絕望的牢固基礎上，才能安穩地建築它的居所。」處在這個時代，太須要重建人類的倫理、道德、宗教基礎。

這時，二〇三號機器人領他到一個大鏡子旁邊，對他說：

「你先站在這裏等等。我替你做個試驗。」

他站的地方，像是個實驗臺，距離鏡子三公尺地方有一架儀器，那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

機器人開動了儀器，幾個燈光發亮著，有一種訊號隨之發出。魏凌非手裏提著的電腦箱，突然發出一聲尖叫：

「危險！快躲開！那是雷射光！」

雷射光是一種可以致人於死的光線，它能在瞬間貫穿鋼鐵。難道機器人二〇三號失常了？一種本能的警覺驅使他及時跳開了那座實驗臺。却不料機器人作勢撲過來，他一矮身把隨身携帶的電腦箱——老萬遺落了。機器人撲了個空，跌落到實驗臺上，魏凌非衝出門外去，大聲喊叫：

「機器人造反了，機器人造反了！快來呀！」

二〇三號機器人迅速爬起，再度衝過來，魏凌非一看情勢不對，拔脚便跑，一面亡命的狂呼。許多人圍攏來，也有其他兩個機器人跟著來到。

「機器人造反了，」魏凌非指著那個房間喊。看到人羣中夾有兩個機器人，他更心慌不已。他喊著：「機器人來了，快躲開。」

兩個機器人高舉双手搖著：

「我們是好機器人，別擔心。」

人羣一陣喧嘩，驀地，轟的一聲巨響，來自剛才魏凌非受攻擊的實驗室。濃煙從裏面冒出來。他們隨著趕過去，室內瀰漫著煙霧，靜悄悄的，沒有聲響，待濃煙散去，發現原先的機器人已經爆炸成了碎片，而魏凌非的電腦箱，也稀爛不可辨認，雷射儀器，受了爆炸的影響，也損害了。

一位叫朱永興的科學家，立刻召來了肇事鑑定組的人員，經過電腦的分析、化驗、很快的得到結論。

「機器人二○三號叛變的情況很明顯，但原因不詳，二○三號首先攻擊魏凌非，未能得逞，爲了怕留下證『人』，轉而用雷射光消滅了泛美電子公司出品的萬能電腦箱，自己再用雷射光自殺。」

「機器人也會自殺？」

「是的，機器人活得太無聊了，所以會自殺。」魏英鴻不知什麼時候趕來了，他半開玩笑的說。

我的天，這不就是夢境嗎？現實發生的事，和夢中的情景倒有點相似哩，假如人成了天使，不生、不死，沒有喜怒哀樂、七情六欲，那不是太無聊了嗎？

「你一定是開玩笑，機器人不會自殺的。」在英鴻身邊的青年不以爲然。

「是呀，小老弟，機器人當然不會叛變，也不會自殺。」英鴻望望受驚的凌非，拉拉他的手。「一定是有人搗亂，是本城某一位同人喪心病狂指使機器人幹出的。」

正如英鴻所推測的，一點不錯。東方科學實驗城安全調查部的人員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四出偵查，負責安全的電腦也展開了工作，證實英鴻所言不假。

凌非檢視著老萬的殘骸，這個皮鞋盒子一般大的電腦，和他共處了幾個月的時間，也發生了感情，老萬似乎也有它的個性，它有眼睛、耳朵、嘴巴、頭腦，是一種最新型的電腦，如今，老萬的「生命」完結了，凌非凝視著地板上的一大堆碎片，不由得一陣感慨，人也不就是這樣嗎？拼拼湊湊的一塊一塊組合而成，一旦各部零件四散分離便宣告「死亡」，生與死的差別何在？電腦的靈氣在那裏？人的智慧又藏在那裏？

英鴻領他去見白拉德——一個具備著超感覺的試管人。這個人，在仙女號核子飛船的游泳池邊當衆表演的做愛鏡頭，使得魏凌非有一種厭惡之感。英鴻說，白拉德企圖自殺，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藥，送到醫療中心來急救，現在神智不清，他一直呼喚凌非的名字，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因此，英鴻要凌非去看他。

「他是一個怪人。」凌非把從前的遭遇告訴英鴻。「他既然有第六感可以知道未來的事情，却不了解自己的生死。未免說不過去。」

「現在的人的確越來越怪，不過，白拉德是西方科學家的產品。和我們東方國家不大一樣，這兩天你就可以看東方科學實驗城的偉大，你的手提電腦箱壞了，我爲你準備另外一個最新型的，它是人腦與電腦的綜合體，不但有五官，還有身體、四肢，它是一個超人，我叫他處處陪伴著你、保護你。指導你，像泛美公司的萬能電腦箱，雖然型式簡單，携帶方便，假如你發生意外的

話，却沒有辦法保護你。」

「人腦與電腦合一？」

「是的。它是一個超人，除了頭腦中的一部份是人腦以外，其他全是機械，這個玩意，才在最近幾天研究完成，是由我的電腦機器人部門負責完成的。我們叫他做超人二〇二〇，它是最完美的機器人，嚴格的說，不能用機器人來形容它，還是用『超人』比較適當，它畢是人與機器的結合體。」

「會不會再傷害我？」

「不會的。」

「爲什麼剛才那個機器人會造反？」

「有人幕後操縱。這是非常可怕的。每一個機器人在未出廠之前，都被灌輸了下列三個基本信條，機器人必須嚴格遵守，那就是：㈠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由於動作失靈，使人類受到傷害；㈡在不違反第一款的情形下，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指揮；㈢在不違反第一、二款的情形下，機器人必須盡力自衞。這三個基本信條，機器人終生信守不渝，應該不會構成對人類的任何傷害，如今事情發生了，眞是非常的嚴重，據推測，可能就是在我的部門工作的同事所做的，只有他，可以有機會接觸機器人的內部零件或調整記憶部份，使得機器人叛變。我們的安全人員現在

正在努力調查這件事，相信幾個小時內就可以水落石出。」

「幾個小時？這麼快？」

「是的，在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城，一切都是講究速率的，尤其對於像這種攸關全體安全的大事件，非得儘快破案不可，不破案就只有坐以待斃。」

這時廣播器傳出了緊急通告：

「各位先生、小姐，本城安全部現在宣佈，所有的機器人一律停止使用，不准機器人到處走動，因爲在五分鐘以前，第二宗機器人叛變事件又發生了，二〇七號機器人殺死了一名在西區嬰兒工廠工作的年輕科學家詹達文。對於指使機器人行兇的人，安全部已經得到線索，相信他還潛伏在本城裏面，爲了避免危險再度發生，希望本城全體人員隨時密切注意可疑份子，隨時與安全部聯繫。」

他們走入白拉德的房間，白拉德蒼白的臉仰著天，兩眼無神，呼吸急促，釋生說他是吞服一種破壞腦細胞的藥物自殺的，現在已經脫離險境。

「白拉德。」魏淩非叫他的名字。

白拉德擧起双手在胸前劃下了十字，臉上顯露著篤敬與肅穆。魏淩非想不出白拉德爲什麼會找他。瘦瘦長長的白拉德，眼睛塌陷，臉上的肌肉像是萎縮的茶葉一般可怕。那是縱慾過度啊！

在這個時代，性已經變成了單純的享樂，和生殖和愛慢慢脫離關係。白拉德藍眼睛轉了幾轉，他心事重重，眉頭緊鎖，他的手撫摸著胸部，似乎在試試自己心臟還有沒有跳。

「你還活著，你不會死。」醫生說。

「我倒希望死。」

「說說看，你爲什麼要自殺？」魏凌非問。

「你要是我，你也會的，因爲我是沒有父母的試管人，世界上這麼多人，到現在有一百億人了，但是我始終覺得我很空虛，我每天儘是玩樂，我要同創造我的人報告這種種情形，你猜他怎麼說？他說，要我去找異性尋求快樂，於是乎，我就拚命的去找歡樂，完全是肉體的歡樂，到後來也覺得索然無味了。魏凌非，我很想請教你，你既然是個古人，你是來自半世紀以前的人類，你和現在活著的一般人是大不相同的，你和我有一點相像就是，我們同是科學之下的產物，我覺得你倒很開朗，請問你是怎麼過的日子？」

「這個……」魏凌非百感交集，一下子被問住了，他沉吟了一下說：「人總要像個人，活著總有它的意義，何必自殺呢？」

「現在世界上自殺的人太多了，每天總有幾萬人，他們也許認爲死比生還有意義，才會自殺。」白拉德拉住魏凌非的手，一種尋求同情、友愛的眼色流露出來。突然，他眼睛突出，肌肉急

顫，他嚷著：「有人陷害你，有人陷害你！」

「什麼人？」英鴻緊張地問。「你的第六感來了？」

「是……是一個胖胖的人……」白拉德緊閉著眼睛，努力去探索著靈異的世界。「留著八字鬍子，他是一個試管人科學家……是來自西歐國家的……他在本城的編號第一個字是五……就是這些，我想不出別的什麼了。」

英鴻馬上通知安全部，幾分鐘以後安全部的回答來了，主使人已經抓到，他是西歐某國家製出的試管人，名字叫大衞·尼爾森，他已俯首認罪，至於動機何在，則拒不說明，安全部將定期公開審訊，安全部是屬於世界聯合政府直轄的，有權來處理類似事件。

一陣柔和悅耳的音樂響起來了，科學城幾小時的緊張暫告解除，在音樂中，人人如釋重負。正是美國音樂家德夫札克的富有濃厚思鄉意味的交響曲，在兩百年前——十九世紀流傳下來的偉大作品「新世界交響曲」的第二樂章「念故鄉」。這首樂曲在此時此地播放，格外有一番韻味，現世界已經從舊世界裏逐漸解脫出來了，人類不斷的朝新境地勇往邁進，正如美國當年開發西部的情景一般。人類開拓的是一個未知的荒原，可驚可駭可嘆的荒原。但在刻苦奮鬥之餘，仍不免懷念舊往的一切，對舊時、舊地、舊人念念不已。白拉德在音樂中睡去了，魏凌非也有一種恍惚惚的感覺，說不出是屬於自己的，還是屬於世界的。

審判 • 植物證人

那個叫大衞・尼爾森的試管人低著頭坐在一張特製的受審椅子上，接受訊問，椅子連接著腦波偵測器，人類聲紋分析器及複雜的電腦測謊器。魏凌非以證人的身份坐在一邊，他已經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告訴了安全部的調查人員。

「尼爾森，」蘇國俊壓低了聲音，以誠懇的語調對著尼爾森說：「現在事情已經很清楚了，你還是從實招來。你爲什麼指使機器人謀殺你的同事呢？這是多麼不友好的行爲呀！」

「我沒有！我沒有！」

「你還抵賴？」

「你們總不能憑那個自稱先知的白拉德幾句話就把我定罪。」

「白拉德是科學技術的產物，他是有著超感能力的人。」主審的蘇國俊，目光銳利，他以安全部長的身份，負責審理這件案子。「我們根據現場發生的種種跡象追查到主使人，現在請來看看我們的目擊者，大家都站起來，跟著我走。」

室內六個人，一起跟著蘇國俊走到隔壁的一間房子門口。

「現在，請一個一個按著順序走過房間，在前面一個人還沒有完全通過以前，第二個人不要走進去。」

六個人依次走過房間。魏凌非有點不明白，這到底搞的什麼玩意，像是在演戲拍電影。大家又回到原來的審訊室。主審的蘇國俊，似乎有了大收穫。他說：

「現在，我們找到一個有力的證人了，他可以直接證明尼爾森確實有犯罪的意圖和舉動。剛才，我們經過那個房間，有一株熱帶植物，他的名字叫菲力奧德朗 (Philodenron)，根據這株植物的指證，我們知道，尼爾森確實是個罪人。」

「我不是，我不是！」

「你錯了。」魏凌非的朋友，梁俊英——一位植物學家，他以肯定的語氣說：「在你的住房裏的這株植物，他知道你的心事，你日日夜夜在策劃著謀殺同事，這株植物，他了解你的心事，他是最好的證明。」

「我的天！」幾乎同時，魏凌非也在心裏喊叫起來。

這是二十一世紀的神話不成？植物也可以做證人？

尼爾森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低垂著頭，嘆了一口氣。恍然有所悟，說：「我錯了，我忘了貝克史特效應。」

「貝克史特效應是一種植物的感覺效應。」凌非的弟弟英鴻在旁邊解釋著：「植物對於一般生物的愛惡均有感應，植物也有豐富的感情，這是美國人克里夫•貝克史特在半個世紀之前就發現的效應，基本的原理是：任何一種活的細胞，都賦有原始的感覺 (Primary Perception) 能力，各種細胞的感覺力有的強有的弱，而植物與人類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可知的電磁波，或是光波，要是有人在植物面前做出暴力行爲，那麼植物就會有感應，植物可能認出那個行兇的人。」

「魏英鴻講的一點也不錯。」蘇國俊說：「剛才我們幾個人經過那棵植物的面前，就是尼爾森有反應，這棵植物就是經常在尼爾森房間裏擺著的，他和尼爾森有了感情，並且知道他的主人有謀殺同事的意圖。現在，我問你，你爲什麼指使機器人二〇三號和二〇七號謀殺魏英鴻和詹達文，魏英鴻是被謀殺未遂，詹達文則已被殺，兩個機器人都先後自行毀滅。我們不明白，你是個試管人，你有優異的體能和智慧，憑什麼你要害死一條人命和兩個機器人？」

「我，我，我的創造者是希拉姆，他是我的父親，也是我的母親，希拉姆教授會給你們解答

的。」

立體電視傳出了歐洲的希拉姆教授的影像，希拉姆是在歐洲主持另一個科學城的科學家，他對於他所創造的人惹出的禍感到抱歉。他在立體電視上說：

「創造的本身是一種偉大的科學技術，我在製造尼爾森的時候，曾以絕對虔誠的態度向上帝禱告，願上帝原諒我搶了祂的事情做，我絕不因爲自己的技能而自傲，如果我造出的人不適合這個世界，請上帝懲罰我，現在既然眞的發生不幸事件，我願意重申前言，負擔一切的道義責任。」

「這倒不必了。」張惠信是東方科學實驗城的主腦之一，他代表本城發言：「我們要努力找出肇事的原因。是創造過程中的偏差，還是生存環境所使然。我們將隨時把審訊的結果通知你。」

立體電視上的人影不見了。看得魏凌非目瞪口呆。這新世界的景象，充滿了新奇與奧妙。

安全部的人員在進行徹底的審訊，要明瞭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共謀存在，還要查清尼爾森的謀殺動機。魏凌非是迷惘的，在一連串經歷的種種怪事中，他只是一個小角色，他看不透世上人類的行爲目的。張惠信，這個名字好熟。他記起是在廣播上聽到過這個名字，張惠信即將製成一個天使人，那是一個長著翅膀的人，可以隨心所欲的翱翔天空，一隻人鳥合一的生物。張惠信看起

來好年輕。英鴻說：他是出生在一九九〇年的，今年剛滿三十歲，和凌非出生在一九四〇年同樣的年輕。

「說！你有什麼企圖？」張惠信咆哮著問。

「我沒有什麼企圖。」尼爾森把怯懦的眼光轉向凌非和其他人，傷感地說：「我是個科學家，我也是個人，我總有人的感情、煩惱與需要。我想明白，假如有科學家利用機器人來做征服世界的工作，那麼他是不是會達到目的呢？退回來說，我們生存的世界是不是早已被人征服了，我們這些忙忙碌碌的科學家，是不是已經給政治家利用了而不自覺，因爲我是個試管人，我是個受造之『物』，我就要特別懷疑，我有沒有被人利用。我們再看科學的發展，是不是按照科學家的意思，還是政治家的意思。我要弄明白，我是不是獨立自主的人？我有沒有被創造我的人所利用？我能夠照自己的意願去做事嗎？我不是壞人！我絕對不是壞人！我的生命來自科學，我也必將生命獻給科學，我沒有別的企圖，我只是在盡人的本份，做試驗，爲了弄明白眞理而試驗，你們說，我錯了嗎？」

「殺人是犯法的。」蘇國俊嚴厲的說：「你必須接受腦部矯治，並經過長期觀察沒有暴行傾向，才能夠放出來，重新過你的生活。」

殺人犯法，而不監禁，只是矯治兇手的「思想」毛病。看起來這是合乎科學與人道的辦法。

做一個試管人是很悲哀的，他的生存、死亡以及日常的一切，沒有親友關懷，他的寂寞和孤獨，成了他的生命的大部份。尼爾森神色黯然，目光低垂，默坐著。那是一個有心跳有呼吸的生命嗎？一個物理和化學現象的分子或元素的組合體，這個組合體，有靈性，有思想，也有喜怒愛怨，他竟然在短短的時間裏闖了大禍，利用機器欲置他的同事於死地，他的所思所爲，完全是非理性的？

立體電視又出現了一個人影，播音員說，他是世界生命控制委員會的本年度主席秦茂中，他對於試管人蘇國俊的叛亂思想很感驚訝。他說：

「注意這件事，愼重的處理它，查清楚尼爾森的壞思想來自何處，一個墮落的天使是創造的錯誤，還是環境的錯誤，儘快的做成報告，全世界各地的科學城都很關心這件事。」

電視攝影機對著他們拍照，傳送出審訊的過程。尼爾森在審訊座上，漸漸陷於恍恍惚惚，有一種機器迫使他的意志解體，道出他心中的事。尼爾森低垂著頭，侃侃而言：

「我已經沒有悲傷，在人類舊社會裏的最大悲劇是生離死別，而我是一個試管人，不知生身父母是誰，也沒有兄弟姐妹，在現社會裏，我沒有可依戀的人。我是自由的，可以自由的生、死、戀愛以及尋求肉體的歡樂，我不必養家，沒有任何負擔，我今年才八歲，但是看起來我已經成長爲三十多歲的人，這也是科學的恩賜，科學使我很快的渡過少年，長成爲一個成年人，沒有舊

時代人的青春期的苦悶煩惱。我應該是幸福的，但是，我始終有一種恐懼存在於我的內心，每次當我和一個女人接觸的時候，我就害怕自己會對她萌生愛情，舊社會時代的愛情，我曾經從各種錄影圖書館找到資料，我覺得愛情很可怕，愛情像一種痲醉劑，一經吃上了癮，便不能自已，做爲一個自由人，應該是絕對自由的，不受任何羈絆。我和大多數的人一樣，相信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是讓人享樂的事，從前的人先有愛情再有性行爲，現在的人完全相反，先有性行爲再慢慢的產生愛情。而我就是害怕自己產生愛情，將來陷入不可自拔之境。在這種情形下，我成天緊張地生活著，希拉姆把我送到這兒來，原是接受科學訓練，希望使我成爲偉大的科學家，做一點有益大衆的事。有一天，我和徐美蘭痛快的在一起玩樂過後，美蘭要求我帶她到月球觀光旅行，我說我辦不到，因爲到月球去需要大筆的金錢，除非我能在科學上有重大的貢獻，或許能有一筆獎金，那時候，我或許有辦法帶她去。她是一個東方美人兒，她不是試管人，她生在二〇〇一年，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出生的，她今年二十歲，但我是在她十二歲時才出生的，她恫嚇我說，我會很快的死亡，說不定活不了兩年，三年或者頂多五年十年，我便報廢了，再也不能有生命的活力了。你們是知道的，在二十一世紀，要對一個人宣判死亡是沒有那麼簡單的，我相信一旦我的生命到了終點，我的肉體依然可以被冷凍起來，等待將來復活，而魏凌非正是世界上第一個經由冷凍術復活的人，我想要知道魏凌非的秘密，爲什麼他在一九四〇年出生，而美蘭出生在二〇〇一

年，我出生在二〇一二年，我們三人都同樣的活在二〇二〇年的時代？而且看起來年齡相差無幾，這是多麼矛盾呀！這是誰安排的呢？就因爲這，我在機器人二〇三號的機件內部動了手脚，指令二〇三號謀殺魏凌非。人們說，死亡的定義是難下的，沒有人有權利死，除非他自願放棄做人的權利，魏凌非活得太久了，他活了八十年，實際上却只有三十歲，這是不公平的，我說不出是什麼力量要我這樣做，我並不是憎恨他，只是覺得我應該這樣做，我要肯定自己確實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科學的產『物』，我是個『人』，至少，我是科學技術造出的『人』。機器人二〇三號和機器人二〇七號，他們則是科學技術造出的『物』，人和物是不同的，人可以役使物，這是必然的，我要證明人與物的不同，於是我指使機器人去謀殺魏凌非，謀殺未遂，我再指使另一個機器人謀殺另一位專門研究試管人的科學家詹達文，結果，我成功了，我證明了什麼？天啊！你們知道，大家都知道，上帝也知道（如果還有上帝的話）——我證明了什麼？」

從一陣迷離恍惚的夢境中醒來，尼爾森滿頭大汗，似乎如釋重負。

「天呀！」他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剛才我講了什麼？」

「你都告訴我們了，謝謝你。」蘇國俊說：「你要不要聽說你的自白，我現在把錄音播給你聽。」

尼爾森在聽過錄音以後，抱著頭痛哭起來。

「在現時代的科學，以人爲中心的觀念老早不存在了。」張惠信感慨地說：「以宇宙爲中心的科學觀念代替了一切，這是須要有眞知灼見的人，才能接受的觀念，人只是生物之一，生物是從無生物來的，無生物的宇宙，就是遍在各處的星體，人與星體的來源可說是一樣的，星星從宇宙中誕生，人在星星裏出生，人只是分子的物理、化學現象的組合體，但是人在努力重新創造並改變這個世界。」

身臨一次審判，像聽了一次演講。魏凌非迷迷糊糊的，他只能意識到自己還是個有生命的活人，他懷疑自己是不是和植物沒有兩樣，這世界的一切，都是來自同一的源流。尼爾森——一個八歲的試管人，竟會做愛，從事科學研究，思考深奧的人生問題，甚至做出謀殺的行爲。尼爾森認罪了。魏凌非的弟弟英鴻告訴他，尼爾森即將接受嚴密的監視和醫療，直到世界生命控制委員會核准才能重新到社會上去生活。

「你也小心一點。」英鴻最後勸他說：「你自己要懂得自律，要學習在新世界裏生活，不要惹出什麼是非來，因爲你也是在隨時受監視的，你是一個有八十歲年齡，三十歲身體的人。」

魏凌非只是隨著新世紀的事物浮沉著。雖然看不透種種的奇奇怪怪，心底裏却萌生了恐懼與莫名的喜悅。他隨身携帶的萬用電腦箱，在機器人向他狙擊時被毀掉了，沒有了電腦箱，就像失去了一個嚮導。他的弟弟英鴻已經答應爲他另外準備一個。他倒是急急的想要看那個新的同伴。

他問英鴻：

「我的新同伴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你是說超人二〇二〇?」

「是的，你從前答應我的，聽說是人腦與電腦結合體，還有手、有脚、有身體，是個大超人，我希望你把它送給我。」

英鴻舉止遲緩，表情凝重，顯示他內心的憂悶，他說：

「由於機器人受試管人指使叛變。世界生命控制委員會，已經有新的命令下來，要我們對於超人二〇二〇做最嚴密的檢查，才准出廠使用，現在，我們要你接受新知識的注射，使你適應這個時代，使你從一九七〇年過渡到這個新世紀來，不致有生活上的不便，或任何生理、心理障礙存在。你只要接受注射，便很快的可以獲得新知識，那就不必再使用手提電腦箱，方便多了。」

魏淩非本來寧願保存舊時代的自我，他害怕被新時代的世界同化，因此，他遲遲不願接受注射，如今，他倒有點同心轉意了。他期望自己能藉著科學的幫助，由舊人換新人。同時，他也擔心，一旦接受了注射，會不會變成一個完全不屬於自己的人，像那個八歲的試管人科學家一般陷於瘋狂?他在心裏暗暗祈禱著。也許那又是另一次審判哩!可是，他接受注射以後，還是老樣子，思想並沒有明顯的變化，也許是因爲長期的人工多眠的結果，這又是大大出於他的意料。

海底城市災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

早晨七點鐘，魏凌非便被一陣美妙的音樂聲吵醒。迷迷糊糊裏，牆上畫框形的六尺見方的彩色立體電視螢幕，出現了一個似曾相識的人影。

「小凌起來吧!」立體電視機裏面的人對他說，他還以爲是眞人。

「你?」凌非一時想不起他是誰，他揉著眼睛坐起來。

「我是大牛。你又忘了?我的本名叫梁俊英，我們從前是同學。」

大牛?對了，面前這個八十歲的老人，有著六、七十歲的身體，他就是——應該是七十年前的同學了。他想起來了：

「我們前幾天見過的，我們從前是小學同學。記得吧？」

「我在植物部門工作，現在你想起來了吧！」螢幕上的人，就像眞的人在說話，現在淩非看清楚了；這個說話的人是在立體電視裏。大牛繼續說：「我們要約你出去玩。你的弟弟英鴻也要去。」

從電視上看見大牛神采奕奕，笑容可掬的那副模樣，使他回憶起小時候在一起玩樂的情景，那該是七十年前的往事了。那時候大牛喜歡打棒球，愛開玩笑，個兒壯，力氣足，發起威來，就把個子小的同學抱起來轉幾圈，活像一頭牛，現在還能依稀從大牛的臉上以及身體動作上看出那股蠻勁兒來。如果現在再同大牛鬧著玩，人家是「長者」，開起玩笑來好像不大對勁，有失恭敬。

淩非梳理過後，吃了機器人送來的早點，一種便宜而可口的人造食物。隨即找到了大牛和英鴻。他們從科學城搭乘小型反引力飛艇出發，從臺北上空極目遠眺，全是一片片密集的屋宇，有一幢二百層的高樓，聳入雲間，格外引人注目。

「超人二〇二〇，今天提前啓用。」七十五歲的英鴻說：「現在他正在爲我們駕駛飛艇。」

前些天英鴻曾經提起，超人二〇二〇是人腦和機器的組合體，超人裏面有人的腦和機器的腦，身體是機器所造，能作任何艱難的事情，是任何人類所不能比的。那又是一種新世紀的新發明

，想不到現在就近在眼前，在從前只能當作幻想。

淩非向前面的窗口望去，駕駛座上有一個人形的背影，正在操作機件，看不出那就是一具人和機器的合成體。轉望雲間，有一艘電離子飛船安安穩穩地停著，動也不動，就如同停在地上一樣，那也是二十一世紀科學與工藝的奇蹟。

「陽光三號就在前面。」英鴻說：「我們先要到裏面去找一個人，她是我的太太。」

反引力飛艇如一隻輕快的小蜻蜓鼓翅飛翔，它很快的駛進飛船的廣場內。這是純粹經由東方科學技術建造的飛船，許多遊客，正在享受著早晨的陽光。遊客全部是清一色的白皮膚，黑頭髮。

「他們都是中國人。」超人二〇二〇說：「他們的皮膚改變了，成了白種人。」

黑的頭髮與白的膚成了强烈的對比，在陽光下，在飛船的游泳池邊，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談心，有人在說：聖誕節快到了，要在飛船上慶祝，也有情侶，各穿著暴露的泳裝躺在泳池邊擁吻，難道新世紀的中國人也變了樣子。魏淩非滿臉狐疑，滿心困惑，眼前的情景是可驚異的。半個世紀以前，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壁壘分明，如今是否世界已合而爲一，漸漸形成一整體的「地球文化」？而男女關係也比從前隨便了。

大牛以矯健的步伐領著一行人走進飛船內部，在第十五號房門前面停下來。超人二〇二〇以

手敲門，幾乎就在同時，一個金髮、黑眼、白皮膚的少女走出來，魏凌非看呆了，簡直就是一個仙女，再看看她的臉，很熟的一副面龐，是在那裏見過的？他怔了半晌，驚叫著：

「明君，你是明君！」

金髮女郎怔忡不解地望著凌非，眉頭打了個結，她說：

「這個人就是來自一九七〇年的人？」

「我在臺北出生的。」凌非答非所問。「你不是明君嗎？」

站在一邊的英鴻有點莫名其妙，他岔嘴說：

「有什麼不對嗎？她是我的現任太太，她叫蘇素蘭。」

「是外國人嗎？」

「不是。」超人二〇二〇完全以超人的姿態出現，在旁邊加以解說：「她是一個試管人，一個經由無性生殖技術，加以複製的試管人，也就是人造人。」

關於複製生物的事，凌非是聽說過的，只要取出人身任何一個細胞便可複製一個人，取出多少個便可以複製多少人，甚而再從被複製者身上再取出細胞來複製，人可以無限制地像印刷術一樣複製無數個。在核子飛船上凌非曾經見過十二個長得一模一樣的美女，那不就是像印刷術一樣印出來的複本？在DNA時代裏，複製生命已成了家常便飯。站在面前的這個仙女一般美麗的人

，難道也是複製品？

「你猜對了！」超人二〇二〇竟能看透凌非的心事，使得凌非不由一驚。「這個試管人的前身是蘇明君，也就是說，她是用蘇明君的細胞複製成的人。」

「那麼蘇明君呢？」

「她死了！」凌非的弟弟英鴻傷感地說：「蘇明君死在一九九〇年的一次大車禍中。」

一提起蘇明君，往事便在腦海中浮沉著，那是凌非在他二十歲的時候認識她的，初戀在人生中是值得回味的，每個人的初戀都難有結果，只在心版上空留回憶與惆悵，他也不例外。站在面前的人像極了蘇明君，和從前的她，眞是一模一樣，除了頭髮和皮膚的顏色不同以外，其他都相同。眞是怪事。蘇明君、蘇明君，是我的大學同學呵，算算時間，應該是十年前的往事，偏偏他的生命停止了五十年，加起來該是六十年，這一筆帳眞難算清楚。

小飛艇從陽光三號的腹部飛出去，超人二〇二〇以純熟的技術駕駛著。凌非和弟弟英鴻並排坐著，偶而探首窗外，儘是高樓、高樓、高樓，地面的車輛井然有序地在路上行駛著，像一隻隻的小甲蟲。英鴻一面敍說往事：蘇素蘭的前身蘇明君是和英鴻在一九八〇年認識的，他們從前都曾經結過婚又離了婚，兩人相識後，熱烈地相愛著，不幸，明君竟在一次車禍中粉身碎骨，悲痛的英鴻取出明君未壞死的細胞，設法冷凍保存，因爲在一九八〇年代，用細胞來複製人類，還沒

有發展成功，直到將近三十年後，二〇〇九年，藉著最新的生命合成技術，以及對遺傳因子的作用的全部了解，才將明君從前的細胞開始解凍，設法繁殖，使其成長，十個月後長成了一個人，那就是蘇明君的複本，就在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五的一個上午，終於把成熟的胎兒從玻璃子宮裏取出來，這一天算是素蘭的生日，她比她的前身更完美，她的頭髮和皮膚都改變了，純粹是個世界性的尤物。金色的頭髮、白皮膚、黑眼珠，等於是一副完美的藝術品。

凌非望著自己弟弟身邊的那個被製造的活生生的「藝術品」，有些悃然，也有些悽傷。他想起自己從前在新大陸認識的愛人，還有那個看起來比他要大上二十歲的兒子，此刻，他們母子倆又在何方？他想，假如能夠從那個老太婆身上得到一兩個細胞，加以複製，便可以將從前的愛人還元，而更年輕漂亮，那又可以像自己的弟弟一樣擁有嬌妻隨侍身側。

小飛艇抵達海邊的一號公路，就在公路邊停下來，他們換乘了一輛沒有輪子的汽車，直向海底駛去。二〇二〇在向凌非解說，這是一條通往海底的公路，車輛全部由電腦操縱，毋需人來駕駛。車子以火箭般的高速駛去，遠遠地，海浪在藍色的海面上捲起了白色的浪花，海逐漸接近了。在距離海岸半里之處，公路突然轉入地下，電燈照明使得這條通往海底的公路看來是那般遙長，海底城市是像肥皂泡一樣的球形的空間，一個接著一個，串成了一大串，公路就在這大串球形空間裏面穿梭。這條公路同時也是陸上空氣的送風洞，各住宅的氣壓跟陸地上無異，內部乾淨而

舒適。

在海底城市，他們繼續換乘小型的潛水艇，駛向海底公園去，這是水深二百公尺的礁層水域，人們在此開發礦產，進行漁業栽培，及海底植物的開採，從潛水艇前面的透明鏡，可以看到海底的種種奇異景象，人類已將農、工、礦、商等業向海底發展，以便利用海底的無限資源來供給生活所需。五光十色的魚從窗外閃過，海草的長長絲帶偶而也在周圍飄繞而過，他們參觀了各處的設施，那像一棟一棟的房子，如神話中的龍王廟建築一樣，矗立在幽靜無聲，風景美麗的海底裏，有養魚的、有開發石油等礦產的。

英鴻的臉色沉肅，當他發現凌非以憐憫的眼光在看他，他說：

「我太老了是不是？你想我能不能回復青春呢？」

「我不知道。」

「應該可以的。」二〇二〇打岔說。

「返老還童之術到現在只成功了一部份，也就是消極的阻止人體老化的速度，並不能眞的返老還童。恐怕還需要若干時間才能辦到。」

他們說話的當兒，潛水艇駛入一座實驗室裏。在裏面，他們看到一個少年，正在和水中的魚遊玩嬉戲，那個人身材短而圓，眼睛和一般人不同，像有雙重的透明鏡保護著，眼皮厚而沉重，

他在水中瞪著眼睛看他們，使凌非直感到那人像是一條魚。

「這是有鰓人。」大牛解釋著：「他可以在水中自由呼吸，不像我們需要換口氣再潛入水中，他是中國科學家趙長年的傑作。我們另外一個科學家張惠信，正在設法製造一個有翅膀的人，不久卽可出現。」

有鰓人倏地從水中躍起，對著大家哀嚎求救：

「帶我出去！帶我出去！」

「他只是一個五歲的小孩，體格却特別壯實，長得和成年人一樣。」英鴻說：「我們打算過一段時期再帶他上陸地的，目前我們還在觀察他。」

有鰓人的眼睛眨了一眨，就像魚眼一樣，所不同的是多一層厚重的眼皮。英鴻招呼大家再往裏面去，在另一間實驗室裏，他們看到的是一幕可怖的景象，許多面目模糊，沒有鼻子、眼睛、眉毛、嘴巴等淸楚輪廓的「人」正在對他們虎視眈眈，兩顆眼睛像是從肉洞裏射出凛然的光，鼻子和嘴巴分別是兩個小洞和一個大洞，臉上的皮膚，似是雕刻未完成，凹凸不平的材料，沒有頭髮，手和脚，如同長著魚鱗，身上的肌肉，沒有彈性與光澤，不穿衣褲，只在胸間至大腿上部裹以柔軟的塑膠布。魏凌非算算一共有六個這樣的怪人，有一個正躺在充氣的椅子上看彩色電視，對他們的來到不予置理。

「他們只是犧牲者，科學實驗的犧牲者。」英鴻輕聲對他說：「我們到現在還不敢向世界公佈有這樣的人存在——他們是在被製成有鰓人的過程中，發生突變，他們只能永遠在水底下生活，免得在一般人類社會遭受歧視，我們正在設法，也許把他們送到火星去開拓殖民地。」

實驗室的門突然不知何故自己關了起來，六個怪人露出更猙獰的面目，朝他們慢慢的圍過來，似欲加以襲擊。

「保護我們，快，二〇二〇！快保護我們。」英鴻叫著。

素蘭嚇呆了，她竟忘其所以的撲到凌非的懷中去，使得緊張萬分的氣氛，更顯得突兀。

六隻野獸一樣的人，朝四個人和二〇二〇圍攏來，每個野獸人的手，都像帶刺一樣的尖銳強韌無比，各個攤開了十隻手指，逐漸迫近。二〇二〇不愧爲超人，它以矯捷的步伐躍上前去，兩手一揮，打落了前面的三個，繼之再一轉身，拳脚交加，擊倒來犯的另外三個，凌非把素蘭推開，也加入了這場戰鬥。他是年輕的一員，他總不能坐視。他發現自己每揮出去一拳要打擊對方，是如此的吃力，在混亂的戰鬥中，他已無從思索，不知道爲什麼會有這種意外發生，原因何在。

突然的一聲女人的尖叫刺耳震心，凌非看見素蘭已被一個怪人抓住，她的脖子被牠的肘部鈎緊著，怪人的另一隻手執著一柄閃亮的鐵器，他說話了，那是一種悶悶的，聽來使人心寒的聲音！

「不要動，你們再動，我就先從她下手。」

英鴻顫抖著，不知所措，那是他的心愛的藝術品，她是不容被毀傷的，眼看著他的精心傑作，即將毀於一旦，於是他嘶聲叫著：

「大家不要動，我們聽你的。」

受人所造之物，竟然也會攻擊人類，（正如人類或許是上帝所造之物，也在反叛上帝一般。）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凌非如置身夢中，迷惑不已。

「我們控訴你們人類。我們要過正常的生活。」一個面部流血的怪人說：「同樣是受造之物，竟然會有好有壞，你們人類實在太自私自大。我們不能長期被困在此地，我們需要自由，給我們自由。」

「給你們自由是可以的，我恐怕你們在人類社會活不下去，你們的身體構造不同，面目也不同，雖然我們可以藉助美容術，把你們改造成和人類非常相近的面貌，但是由於內部構造的差異，你們注定要活在鹹水裏，你們不適合在陸地上，你們嚮往陸地，恐怕是看電視看得入了迷。」英鴻解說著，他的額頭冒著冷汗，頻頻以手擦汗。

這時，門開了，走進來幾個手執著奇怪武器的人，對著怪人一陣嘶嘶的掃射，六個怪人，連同素蘭一下子軟趴趴的像突然被抽去骨頭一般倒了下來。

「怎麼回事？你們是誰？」大牛叫著。

「我們來救你們的。」一個留著長長鬍子的壯漢笑著說：「看，我們的麻醉鎗多麼厲害……」

「不是，他們是敵人！」二○二○憑著他的未卜先知的能力，竟能偵知來者不善。

一個圓盤形的鐵器很快的壓在二○二○的背部，於是二○二○立刻成了泥雕木塑的偶像一般，再也不能說話，動作了。

「我們是來自東歐的埃列國，對不起，我們奉命來綁架你們，現在，請你們跟我們走。剛才的一場叛變，完全是我們指使的，你們想不到吧！幾分鐘後那些怪人就會醒來的。」

突如其來的巨變，眞是措手不及，英鴻又緊張又喪氣，他趨身前去抱起昏迷中的素蘭，她是被麻醉鎗射昏的，大概沒事。

「我們的國家，埃列國，要恢復自己的主權，不受世界聯合政府所管轄，因此，我們需要許多科學裝備及科學人才，我們要恢復從前的舊世界，有戰爭，有死亡，不斷的進行冷戰、熱戰，這樣才夠意思，我們要經由暴力及各種手段來達成統一世界的目的。我們不需要世界聯合政府。現在請跟我們走。」

他們走出海底實驗室，搭乘另一艘潛水艇，直向廣大的太平洋水域駛去，幾分鐘後，海底傳

來一聲轟然爆炸巨響。一定是海底實驗室被炸毀了。侵略者爲免留下痕跡，來一次爆炸。二〇二〇被置於另一個房間，它似乎無能爲力，很可能，那個圓盤形的物體，制服了它，使得人與機器的合成體，暫時失去效用。

不多時，潛水艇浮出了海面，一架巨型的飛機停在海面上空，以巨型的鐵手，將潛水艇吊起，放入飛機的腹部，一切就緒之後，飛機呼嘯而去。

凌非看見彩色電視上從埃列國傳來的廣播 ， 埃列國的首領班達樂以憤怒而又興奮的語調在說：

「從現在開始，我國正式宣佈脫離世界聯合政府的組織，我相信，還會有其他的國家相繼效法的，經過長久的和平之後，我們需要戰爭，用戰爭來解決世界上的一切糾紛，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是太枯燥無味了，埃列國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最後，我們終必以我們的力量統治世界的，從現在開始，本國宣佈進入戰時狀態。」

那是一個瘋狂的人的瘋狂講詞，凌非不禁嗤之以鼻，而此刻，他已身不由主，陷入危難之境，飛機以極高的速度在白雲上空穿梭，不知道要飛向何處去……

月宮裏的魔鬼

迷迷糊糊間，凌非不能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更不知身在何處，只覺得整個人像爛泥一樣。渾身酸軟疲憊，骨頭與肌肉有如一堆廢物。他的眼皮沉重而呆滯，努力的掙扎著想撐開它，外界的光線射進來，帶點火紅與雲霧，一片雜亂的色彩，他無從分辨它的形狀，漸漸地，他感覺到有一股麻醉藥味在四週飄著。他的眼皮好不容易撐開來，吃力的眨著。我被人用麻醉藥迷昏了。他心裏叫著。怎麼回事！

橫在床上的一堆肉，開始蠕動著。

眼睛慢慢的能夠辨別四外的景物，他不禁一楞。搖頭晃腦地清醒自己，用手揉眼睛，使視線清楚些，然後，他那似乎已經渙散的骨頭，支起了全身的一堆肉，坐了起來。

透過玻璃窗外，可以看到光禿禿的火紅的尖山成行成列的。平坦而寬廣的地面，有如平靜無風的沙漠。這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啊，從前的電腦老萬曾經告訴過他，爲了應付全世界一百億的人口，差不多凡是有土地的地方都給利用盡了，用來做爲人類的居住處所，莫非這裏是西伯利亞還是沙哈拉沙漠？正在狐疑間，他注意到前面有兩座人形怪石像，他們沒有脚，竟然開始動了起來，那兩人各僅有的兩隻手，對著凌非指指點點，竊竊私議，凌非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話，似乎這種語言並非任何人類所有。

「你們是什麼人？」凌非大叫著。

「不要怕，我們是人，你也是人。」其中一個胖胖的人說話了，他的國語是講得那麼清楚，使凌非心裏放下了一塊石頭，總算不是碰到什麼異類，只是他們沒有脚而已。」

他站了起來，覺得腦際一片空白，他不能回憶太多的往事，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在這裏。

「你們是什麼人？」他再度追問著。

「我是太空船的駕駛員。我叫二〇〇〇一二〇三三五二八。你就叫我林克好了！我的同伴叫林英。」

凌非更糊塗了，他不知道怎麼回事，另外一位對他解釋，這是姓名電腦化的緣故，每人按照出生年月日編成號碼，前面八位數字是指出生年月日第九位是性別，其他是區別生日相同者的號

碼。由於他們是中性人，所以號碼用「三」。

「你們爲什麼沒有脚？」凌非詫異地問。

「在太空船上，我們擔任駕駛工作，永遠不需要脚。」

「被鋸掉了？」

「哈哈哈……」兩個無脚的畸形人大笑了一陣。林克說：「還有這等傻瓜，眞是傻到極點！」

「他是出生在一九四〇年的，」林英笑著說：「怪不得他的頭腦轉不過來，哼，這個笨蛋，這個老古董看起來竟還跟我們一樣年輕。豈有此理！」

凌非顚躓地走著，他的身體是這樣的虛弱，眼睛發花，頭腦昏沉沉的，就在林英話剛說完的時候，猛覺得臉上被什麼冷冷的水澆潑了一下，他不禁一驚，用手摸一下臉，果然是水，一看是林英手裏拿著一把水鎗正在玩著。

「告訴你吧！」林英冷冷地說：「我們生來就是沒有腿的。你是我們的玩具，你要乖乖的聽話，要不然有你的苦頭吃。」林克也在一旁冷笑著，手裏拿著一團紅色的球狀物，往上拋。

這下他看清楚了，那像一只球，當它在半空中往下降時，速度是那般的慢，有如羽毛一樣。

凌非移動脚步，也覺得脚底下很不對勁，整個人輕飄飄的，有似身在浮雲裏。

「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問。

「你猜猜看吧！」林克手裏玩著的那只球刷的一下飛擲過來。

凌非的前額挨了重重的一記，疼痛已極，那只球飛上空中，竟又緩緩的往下墜。這下他明白了，一定不是在地球，地心引力不同，東西向下墜很慢，但往橫裏扔擲，却迅速快捷不受吸力影響。那兩個畸形人看見凌非的窘狀，仍在得意地鼓掌嘲笑。凌非氣憤憤地躍身而起，衝向前去，準備揍他們一頓，冷不防就在他衝上去的一瞬間，有一塊玻璃板從地板上昇起，保護著他倆，使得凌非的頭又重重地撞在玻璃板上，兩個畸形人縱聲笑得死去活來。那笑聲漸漸的由大而小，由近而遠，逐漸消失退後。凌非陷於昏迷狀態，不省人事了。

當他再度醒來時，發現先前的那個畸形人不見了，身外的世界迷離不可思議，他懷疑剛才只是一場噩夢，但玻璃窗外的景物未變，火紅的大地與尖削如刺的山仍在。「爲什麼火紅呢？不是火星吧？」他喃喃自語地。正在思疑間，窗戶上有東西閃動了一下，紅色的玻璃往上移，漸漸消失不見，綠色的從下面往上頂，四面整個窗戶變成綠色的，看起來外面的景物已變得新綠有生氣。雖然並沒有看見任何植物。

「哈哈哈……」一陣笑聲不知從何處傳來。

凌非恐怖地四下張望，也可能是牆壁間的縫隙設有擴音器，聲音從那兒出來。終於他看到圓

形屋頂的正中央有一個電眼，大概就是監視他的電視攝影機，他對著電眼揮舞著拳頭，咬牙切齒。

「你們不要作弄我！」

如果是月球，由於地心吸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一個人一躍而起，可達到在地球的六倍高。凌非縱身一躍，伸手朝電眼拍打一下，以示抗議。現在他明白自己身在何處了，也漸漸地記起往事，於是他隨手打開擱在一邊的彩色電視機，他拼命撥轉旋扭，找到一個播報新聞的電視台，開始時只是聽到電視裏報導有關人口控制問題：由於地球的有限資源，不能永久供給逐漸爆漲的人口，人類正在月球建立大都市，並試圖把金星改變爲第二個地球，目前已有可觀的成果，人口的控制却是必須的，不僅在量上、同時在質方面也要徹底改進，世界一百億的人口是太過擁擠了。下面的一則新聞，使得凌非屏息靜氣地傾聽：

「根據本台記者採訪最新的消息，有關東方科學實驗城附屬的第十九座海底實驗室的爆炸事件，到目前爲止，失蹤者下落仍然不明，預料仍在叛亂國家扣押之中。失蹤的兩位中國科學家是：魏英鴻和梁俊英，還有全世界第一個死了五十年又復活的人魏凌非——魏英鴻的弟弟，另外有一具人腦與電腦合成體的機器人二〇二〇，魏英鴻的太太蘇明君，一共是四個人和一個機器人、超人。

「世界安全總府的發言人羅得就，今天在反叛亂集團會議中重申保衞人類自由與正義的決心，他嚴厲譴責東歐的埃列國非法綁架中國科學家，與炸毀東方科學實驗城海底實驗室的慘無人道的罪行。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埃列國的迄未做任何答覆，表示强烈的抗議，限令埃國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出答覆或交還失踪的中國科學家與機器超人，否則將訴請世界聯合政府迅速予以最嚴厲的制裁。

「據本台記者訪問有關當局指出，世界人類自毛共的侵略成性，引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將近半個世紀以來，這是人類再度面臨的嚴重危機，毛共在大戰中敗亡前車可鑒，我們相信邪惡與殘暴是永遠戰勝不了正義與公理的，以東歐埃列國爲首的某些叛亂集團，企圖回復到落後野蠻的國家武力鬪爭時代，蔑視世界聯合政府的法律尊嚴，這是最不可原諒的。這個原是已經幾乎達到『大同』的世界，轉瞬又變得支離破碎。

「據可靠的消息來源說：生化科學戰專家，刻正研擬一套可行的辦法，以不流血的戰爭來敉平叛亂，以便使得目前已散居地球、月球與火星、金星的人類，有和平安寧的日子，不再受戰爭的威脅。」

魏凌非漸漸地想起了自己過去的經歷。他是一個在一九七〇年死於心臟病的中國留美學生，經由深度冷凍術，使肉身保持「不朽」，他的屍體被浸在攝氏零下一百九十度的液體氮中，用鋼

質的圓筒保存著，圓筒和熱水瓶的原理一樣，鋼壁中間有一層眞空，以確實隔絕溫度，經過五十年死亡狀態的長眠，他被解凍、醫治、復活，在二〇二〇年代，中國大陸早已復歸愛好自由民主的中國人民手中，中華民國成了世界上最强盛的國家，中國人成了二十一世紀的主人。由於科學的進步，人類已經進入生物學革命的新紀元，大批的人造人、試管人、動物人，以及人工合成的各種各樣的生命出現了，世界已經變得不可辨認。魏凌非的生命停止了五十年，他還保持著從前的三十歲，他的弟弟和同輩友人却反而長他幾十歲，最令他驚異的是，他從前的情人——背棄他的金髮女郎黛凡當年才二十七歲，如今已是七十七歲的老太婆，在凌非死亡不久，她爲他生了一個孩子，如今也有五十歲，父親看起來比兒子小二十歲，凌非不能忍受新世界的種種奇奇怪怪，而且對老情人也已無緣，隨即離開新大陸到臺北來找他的家人，由於他的弟弟英鴻在科學城做事，他也就住了進去，却不料在那個星期日的早上，他們到海底城市遊覽，遭人莫名其妙的綁架，和他一起被綁架的人和機器超人二〇二〇，此刻又在那裏?

凌非的腦際漸漸地由迷糊轉爲清醒，不免感到無比的恐怖，此刻，他已陷身危境，又不知他的同伴的安危，腹內的饑餓感，更教他難以忍受，就在他第二次躺在床上的時候，突來的一陣天旋地轉，他連人帶床陷到地底去了。眼前一片黑暗，瞬間亮光刺眼，使他無法睜開眼睛，耳際傳來紛亂嘈雜的議論聲，而那些話，又是他所不能聽懂的。迷糊裏，他覺得自己去死不遠，一些親

友的面龐浮映在眼前，忽上忽下。

他也不解於世界的和平爲何屢遭威脅，猶記得在他上次活著的那些年代——一九七〇年以前，東西雙方文化未能融和，民主與極權的集團壁壘分明，不斷地進行冷戰、熱戰，世界危機日深一日，如今，整個人類的文明已走過了半個世紀，那是好長的一段艱苦的道路，難道歷史又要倒同走；世界回復到戰亂頻仍、鬪爭不已的狀態？

許多古怪的笑聲隨之在四處揚起，他不能分辨清楚它們來自何處，也可能是牆壁間或天花板上的洞中傳來。

「我在那裏呢？是在月球吧！」他自言自語。「現在又是什麼時候啊？」

一霎時，牆壁間的立體電視出現了奇景，凌非的弟弟英鴻和機器超人二〇二〇似乎正在一間實驗室裏工作，接著梁俊英也出現了，他們表現得非常的合作，難道他們都已馴服在侵略者的淫威下，或者他們都已遭受洗腦，甘受凌虐而不知所覺，只除了蘇明君乖乖地躺在長長的實驗台上，似乎她已睡着了，正在接受某種電腦測驗儀器的檢驗。科學的終極目標是服務人類，不幸，人類本身某些邪惡的因子促使產生邪惡的念頭與行爲，導致整個世界危機，這是最令人痛心的。

「魏凌非，你現在是在月球上，這是埃列國的月球秘密基地，你是屬於我們的一份子，你要聽從我們的，你的腦子現在已完全屬於我們，一切聽我們指揮，然後，整個世界的人，如出一轍

，我們將運用人造衞星發出一組腦波信號，經過全世界包括各星球的電視台或廣播電臺的接收並予轉播，這種電波將可催眠所有的人類，使得任何人類的行爲意志均受到我們控制，我們將不流一滴血，即可完成統治並佔有整個太陽系的人類世界，哈哈哈……埃列國的國王是眞正的太陽系之王，他是太陽系的主宰者，凡是人類，就必服從埃列王，一如人類從前對上帝的信仰，沒有人能反抗他。」魏凌非感到無比的驚異，在二十世紀以前的人類也從來沒有想到，二十一世紀的戰爭是什麼樣的一種形式，所有的核子武器、鎗炮、炸彈，曾是二十世紀的寶貝，作爲嚇阻敵國的有力保障，活在那個時代，還會譏笑古人作夢也未想到有那麼可怕而有效的武器，會在二十世紀出現，人類爲此而得意，曾幾何時，這些武器也宣告作古了，代之的是一種更有效而無可抵禦的看不見的武器，作爲征服人類思想、行爲的工具，而它竟會落在侵略者的手裏，誠不可思議。

「魏凌非，你現在是我們的人，你一切聽我們吩咐！」那是一種柔和的聲音，企圖催眠一個人所使用的聲調。但是魏凌非却很清醒，他不覺得自己已經被洗腦了，他儘量鎮靜地聽下去。「現在你給我出去到外面，由超人二〇二〇帶領你去執行任務，你先吃點東西，恢復你的體力，你到外面去開始工作，你的工作非常重要，那是我們征服世界的關鍵所在，不能躭誤。」

自動設備爲他帶來了吃的東西。魏凌非吃過以後，頓覺精神百倍。不多時，超人二〇二〇來了，這是純粹中國人的智慧結晶，人腦與機器的結合體，但是此刻它竟受制於敵人。魏凌非同他

說話，他完全不理不睬，甚至以威脅的手勢指著他，要他快點依命從事。

「按照原定的計劃，我們要走出秘密基地，在月球上空飛行，引誘月球軌道人造衞星太空站發現我們，而後，我們基地開始發射電波，去迷亂所有的人，不出十個小時，所有人類的思想意志，都將在我們的控制之內。」二〇二〇說。

在二〇二〇的帶領下，魏淩非再度從地下基地升起，他穿好了月球衣，防止過份暴露於放射線裏。由於月球沒有大氣層，從宇宙四處不時射來有害的放射線還不嚴重，但太陽焰發出的放射線却足以致命，因此，月球基地僅能建造在地面下，以保護人體，人要走出基地，必須穿戴防護設備。雖然此間已有將近八十萬的人居住在月球上，但這一處秘密基地，却始終不爲人所發現，以致它能進行顚覆世界的陰謀。

魏淩非隨著二〇二〇走出基地。一架月球飛車停在前面，他們走進去，二〇二〇以純熟的技巧操作著，發動機械，直上月球的高空。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神秘力量，它能迫使人喪失意志與思想力，而受制於別人？淩非大惑不解，奇怪的是，他感覺到自己精神正常，並未受到任何外力的牽制，這又是什麼緣故？

「喂，二〇二〇！」他在太空衣裏用無線電問：「我們要到那兒去呀？」

「廢話少說，辦事要緊。」超人二〇二〇原是淩非的弟弟英鴻所造，如今竟反賓爲主，使得

淩非無端受氣。

在陽光下，月球飛車冉冉升起，月球高地邊緣的岩石看起來是那般美麗，它閃爍不定，有深淺各類不同的色彩與光澤。這與淩非從前想像的一片灰暗、毫無生氣，完全不同，陽光看起來不是白的、也不是紅的，那是屬於一種眞實的藍色，夢幻一般的色澤。天空裏一片漆黑，衆星閃爍其間，有如無數鑽石撒播在黑布上一般，太陽與羣星的光輝照耀著，地球不知隱沒在何方，漸漸地，太陽逐漸向地平線落下，新月形的地球在另一邊出現了，月面的山峯有著雙重投影，那是太陽與地球的雙重光線照射所致，繁星的光芒更加輝煌燦爛了，地球直徑看起來有在地球看月亮時的四倍大，好美麗呵，有雲彩的地方反光較强，海洋的湛藍則較黯淡，各大洲的輪廓，隱約可見，就是這個小小的地球，懸掛在空寂的太空中，它竟棲息著一百億的人類，還有其他的動植物。可憐，自從有人類以來，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卽未曾停息過，如今人類又遭逢了被奴役的危機，怎不令人心痛。

月球的人造衞星太空站，就在那個地球的方向，飛車很快地朝太空站駛去。突然地，遠遠的看到天際一大串成羣如雨般發亮的東西，飛墜而下。

「那是什麼？」淩非叫了起來。

「隕石雨。」二〇二〇解釋著：「這是因爲月球運行的軌跡剛剛穿過太空流星羣的緣故。」

「我們要到那兒去呢？」

「到月球衞星太空站。」

「去幹什麼呢？」

「去接收太空站，它將是屬於我們埃列國的。」

危機漸漸加深了，現在要怎樣設法解救呢？凌非在心裏忖度著。既然他能夠保持思想與意志的自由，一定是埃列國過去所加諸於他的洗腦術根本不起作用，才會這樣。他們以爲凌非的弟弟和其他人，甚至機器超人二〇二〇，全部順服了，對於凌非也不加懷疑，那麼到底爲什麼凌非可以保持清醒的神智不被催眠呢？

凌非用手去撫摸二〇二〇堅硬粗糙的身體，輕聲的告訴他趁早改變主意，不要到太空站去，却不爲他所接受。二〇二〇所問非所答地解釋著有關月球起源的理論，並且說，月球的表面灰塵太多，是因爲月球沒有大氣層作屏障，連最微細顆粒也會落在表面上，根據計算，最近十億年來落在月面的物質大約是每平方吋七磅，平均每年僅有十億分之七磅而已，但積少成多，造成月面有一層厚厚的灰塵，此外月球岩石本身的分解，也是造成灰塵堆積的原因。

「喂喂，請問你們是誰？」突然地，無線電中傳來了問話，是從月球太空站發來的。

「我們是失蹤的中國科學家，我是二〇二〇超人，我還帶著凌非，我們被放出來了。」

凌非呆呆地坐在一邊，看著月球飛車逐漸地駛入太空站的腹部，他想喊叫，但又怕事情不妙，爲二〇二〇所阻止，還是保持鎮靜，伺機行事。無線電接收到月球太空站對各地的廣播，它在說，失蹤的中國科學家已被發現在月球，此刻正逐漸向太空站接近，它來意不明。

「我們是逃出來的。」二〇二〇說，「其他的科學家則尙未逃出。」

一霎時，一種不可思議的聲響發自月球太空飛車的某種設備裏，凌非覺得好一陣的難受，頭暈腹絞，神智不清，等到他恢復原狀時，他已身在太空站上，奇怪的是，在太空站上所有的人，似乎都被洗過腦一般，都聽從二〇二〇的指揮，毫不遲疑，而凌非也受到無比的禮遇。莫非是侵略者已經發射出秘密的控制心靈的電波，使得整個太空站都在侵略者的控制下，爲所欲爲。既然這樣，凌非也一定在侵略者的監視下，他不能逃過他們的耳目的，此刻他唯有保持鎮定，不被識破，否則自亂陣脚，給發現對他的洗腦未曾生效，將會被帶回去重做手術或以其他方式來加害於他。

二〇二〇帶著凌非到電訊控制中心，有一些人在電視前面守著崗位，操作機件，這裏能看到月球及地球，甚至遠至金星、火星的人類活動情況，一塊卡式錄音片型式的東西，從二〇二〇的手裏遞過去，似乎是太空站的首腦把它裝入一個機器裏，他對著二〇二〇惟命是從。

「這東西放進出，馬上就會使人類有所反應的。」

「什麼反應？」凌非問。

「透過月球太空站的轉播，」二〇二〇指著面前的幾個電視幕說：「你看，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會接受到這種電波，並聽從我們的指揮，現在電波已經發出去了，命令所有收到這項電波的人，今後完全要服從我們。你看，不論在空中、海洋、陸地、海底、太空所有的人，在短暫的時間裏，他們的腦部被灌輸了這套如同電腦程式的指令，所有的人的思想、意志都要聽從我們指揮，現在我們就是人類的統治者。」

太遲了，太遲了，太可悲了。凌非暗暗叫著。這個美好的世界轉瞬之間已淪入魔鬼的掌握，而自己竟然坐視著，無能爲力。電視螢幕上映出的各地的人們活動的情景，並無特殊異象。汽車、飛機與輪船照樣的行駛，一如往昔。二〇二〇轉到一家播報新聞的電視台，記者以非常昂揚興奮的聲調在說：

「全世界的人類，從現在開始，得到了一個新的救世主，那就是偉大英明的班達樂，他也是東歐埃列國的國王，明天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廿七日星期日，凡是有人類的地方，都在準備慶祝，因爲班達樂決定於公元二〇二一年一月一日星期五就任地球總理兼月球、火星、金星地區的行政主席，讓我們爲班達樂三呼萬歲，他是我們的救世主！」

同樣的廣播在每一個電視台重複著。完了，完了。全世界就這樣輕而易擧的落入魔鬼的掌握，未免太過悲慘，所有的人都爲電波發射出的指令所統馭，人心歸向魔鬼而毫無所覺，多麼可怕

呀！

電視中傳來各階各層的呼聲，那是歡迎一個惡魔的統治，迷惑的人們所發出的聲音。凌非很想立刻搗毀這項發射設備，但又念在自己的親友仍在埃列國掌握裏，他冷靜跟著二〇二〇走出太空站的電訊控制室。

月球飛車再度飛出去，預備駛回基地。凌非憂心忡忡，猛然地，聽見二〇二〇在大叫：

「不好了，不好了！有鬼，有鬼！」

「怎麼回事？」

「飛車不聽指揮，完全失去控制。」

飛車以從來不曾有過的極高的速度，向他們原先預定的相反方向飛去。有一種奧妙無比的聲音在心裏響著：

——不要怕，不要怕，我們來救你們了。

那聲音是那樣沉柔，有若發自遠處山谷般帶著迴音，有著懾人心魄的氣勢。但聲音來自何處呢？凌非奇怪的四下張望，這裡是太空，聲音沒有空氣是無法傳達的，要不然就是藉助無線電，但聲音明明是發自心裏的。

——不要怕，我們是屬於另一星系的生物，距離太陽系有二十光年，我們經常到太陽系來觀

察地球人的進化情形，就在月球上空，偵查到了有邪惡的電波在發射，我們已經知道了怎麼囘事？

「你是誰啊？你在那裏？」凌非叫著。

二〇二〇囘過頭來看看凌非，有點莫明其妙。

「我是超人，我是人與機器的合成體，你不認識我嗎？」

就在二〇二〇話剛說完之後，有聲音在凌非的心中囘答說：

——我們是比地球文明更進一步的生物，我們可以利用傳心術來交談，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意見轉達給你，我也能懂得你心裏所講的話。你不要怕。現在所有的人類都在挨列國叛亂集團的控制下，但我們要設法使人類恢復舊秩序，並從惡魔手中奪囘全體人類的自由與和平。現在，我們正在你們的正上空，我們用强力電磁吸住你們，要你們進來。

飛車莫名其妙地駛入一個奇異的天地，機器停了，從一個圓形的金屬大門裏，走出一個金髮碧眼的女人。

「歡迎你們來。」女人說著，她手上拿著的一件古怪的儀器，射出一道綠光，於是二〇二〇被引入門裏，凌非則被命令脫去太空衣。

「他到那裏去？」他疑慮地問。

「我們正在修理他的腦部，使他恢復正常，不要被侵略者所利用。」

「我沒有被利用呢？」

「你的身體構造特殊，因爲你被冰凍了五十年，經過冰凍又解凍的手術以後，腦細胞組織與一般人迥然相異，不受控制。」

「這就對了！怪不得我無法接受新知識的注射。」

這個女人陪著他聊天，她告訴他許多地球人的自大的故事，開始時，以爲自己的部落就是宇宙的中心，後來擴而大之，以爲自己的國家就在正中央，然後擴大到整個地球、太陽系、銀河系，二十世紀才發現除了本銀河系以外尚有其他億億萬萬個銀河系存在，每個銀河系都包括有千億個如太陽一般的星球，到後來，還有人以爲只有地球是宇宙中獨一無二有生物的星球，人類眞的太狂，太不要臉了。老是在犯同樣的錯誤，老以爲「現在」的觀念才是最正確，從不想到「現在」是從「過去」來的，而「過去」犯的錯誤，「現在」雖然都已察覺並加以改正，「現在」的錯誤却難改正，非要等到「將來」不可。

扇形的門打開了，二〇二〇再度出現在門口。他對著凌非打招呼，彷彿是久未見面的親人初次相逢一般的喜悅。它已恢復了原有的清醒神智，不再受制於叛亂份子，他已知道如何來解救他的主人——創造超人的魏英鴻，以及全世界的人類。外星人的太空船把月球飛車以最快速度運出

基地上空附近，而後放出飛車，讓凌非和二〇二〇飛回基地。

一種奇異的器械執在二〇二〇的手裏，他朝著基地底層走去，任何人見到他，都退避而去，似乎那是一種未知的震懾人心的武器。中途碰到凌非的弟弟英鴻，還有英鴻的同事梁俊英、英鴻的太太蘇明君，二〇二〇很快地把他們帶回頂層，而後二〇二〇對大家說「再見」。

「你要到那兒去？」英鴻問。

「我還有任務，我要到底層去做反引力裝置，你們快快穿上太空衣，到月球太空站去把放在電訊控制室的那塊東西除去，使得人類的思想意志，不再受到控制。魏凌非他曉得辦這件事。」

整個秘密基地一片騷亂，二〇二〇再度衝入，他的力量與機智，都足以稱爲超人，無人可加以阻止，班達樂已經發現了可疑的情況，他派出各種飛車企圖攔刼凌非他們的飛車，但是飛車一經飛出基地，便失去控制般的被停在空中的巨大的外星人太空船所吸去。

凌非帶領著三個人來到月球太空站，從電視螢幕上看到埃列國的班達樂，一個企圖統治全人類的魔鬼在咆哮著：

「你們不得好死，你們逃不出我的掌握的。」

緊張的氣氛令人窒息，凌非沉著鎮定地指揮著，衆人站在一邊。凌非很快地將太空站上電波發射器裏的那片電磁帶取去。有聲音發自他的心裏，那是外星人透過傳心術對他說話：

——現在世界的危機已經解除了，但是你要對著人類廣播，告訴他們永遠忘記他們以前所收到的指令。

凌非照著指示去做，有一種不可見的力量指引著他，如何開動機械，進行操作，而後他對著麥克風廣播，他的聲音被轉成電波，將遠及太陽系各星球。

接著，電視上出現了各處人類的活動情形，有一個記者在報告說：「在過去的半個小時裏，好像有某些奇異不可思議的事情在整個世界發生了，因爲全球電腦總部紀錄到人類全體的行爲一反常態，也許是電腦發生了故障，目前科學家們正在進行查究。」

整個月球太空站的人，似乎在一霎間醒來，對於凌非一行人的存在大感吃驚。凌非只能解釋著他們是從月球的魔宮裏逃出來的。驀地，太空站查到了一個不明飛行體，正在上空飄行。有人在大叫，是從儀器觀測到的。

「地震、地震，月球大地震！」

猛然地，有幾個電視幕都產生了大干擾，衆人俯視月面，有一處火山口裂開了，一大幢如同建築物的東西，從火山口裏冒浮出來。電腦計算它的質量指出，那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物體，不是火山爆發噴出來，而像自己飛出去一般。

——二〇二〇在埃列國的秘密基地，引發了反引力的全套裝置系統，現在整個埃列國的基地

，正從月球飛出去，直到太陽系外面，他們將永遠成了宇宙的垃圾，永遠在太空中飄盪，不得善終。

有話傳到凌非的心裏，使他感到一陣安慰。

從月面上冒出的一大塊物體，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直向廣漠無邊的太空深處奔竄而去，迅速地消失在繁星閃爍的黑幕裏，對於一個魔鬼說來，那該是最好的下場。妄想統治全人類，爲非作歹，那麼就讓他「享有」整個宇宙吧，不是嗎？如今他們可以永遠在宇宙中飄盪不已，嘗嘗「佔有」的味道吧。

到底人是屬於宇宙，還是宇宙屬於人呢？

創世紀

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繼續前行，它以接近光的高速，在闃寂無聲，廣漠無涯的太空中航向前去，默默地奔馳於星點與星點之間，永無休止地飄蕩流浪……

計時器指著：地球時間公元一〇一〇九年。我們是從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地球出發到這兒來的，按照地球時間計算，八千多年來，不斷地以接近光的高速航行，由於高速運動使時間變得緩慢，在地球上雖已歷八千多年，但對太空船上的我們來說，只不過短短的幾十年而已，六個來自世界不同國籍的太空人，輪流駕駛，他可以在駕駛座上使用人體機能減緩設備，進入生物多眠狀態，遇有緊急事故，由電腦叫醒，其餘的五位太空人，則以超低溫冷凍，接受人工多眠，使生命完全停頓不老。直到抵達目的地，再醒來做登陸的各項工作。

無聊地和電腦下棋，對話談天，竟也嚐到了生活的情趣。二十世紀的地球，已遙遠不可及，却仍清晰地印在腦際，戰爭不曾教會人們什麼。如今，地球早已毀滅，要回去也回不成，流浪者一號太空船，只能做有去無返的航行。當人清醒時，便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此刻我竟也自甘做此消耗。像佛家所說，一切都是空的，空無所有，面對著無限的空無，人的存在又不免感到茫然。

和電腦下棋，我總是輸。下了一盤，想再下一盤，却爲電腦所阻止。

「你不應該浪費生命。」電腦麥克說。

「我想享用生命，並非浪費生命。」

麥克沒有理我，螢光幕上出現了一排字：「違反太空人作息規定，不准再下！請回座休息。」

「可惡！」我惡聲罵了一句，回到駕駛座。太空艙外，如螢火蟲般的星星不斷地眨著眼睛注視著我，宇宙深處有一股無比可怖的深沉。根據資料，有些是不發光也不反射光的星球或雲霧，是最危險的地方，一旦陷入，則無可逃避地掙扎在死亡與毀滅之中。還有一種所謂「黑坑」，是一些質量極大而熱核燃料已耗盡的星球，在毀滅之後，變成一團質量密度爲無窮大，却不佔有空間，引力極强，連光線都無法透過，根本看不見什麼的黑洞，太空船如果在航程中接近了這種宇

宙的深淵，便會立刻被吸進去，即刻消散無踪。那就是所謂宇宙死亡谷，令人不寒而慄。

而死亡對一個不怕死的生物來說，正是一種解脫。我們的航程是永無終止的，死亡才是終止。流浪者一號光子火箭太空船，裏面的設備應有盡有，等於是一個不斷飛行的小地球。躺在駕駛座上，聽著柔美的音樂，我很快地沉沉入睡了，迷迷糊糊裏，幻見五光十色的彩帶在飄浮旋轉，女人誘人的胴體出現了，我奮力地要去追捕她，喘息著，奔跑著……

一定是我不正常的噩夢被電腦紀錄到了，我被喚醒，有些什麼堅硬的東西在我的身體按摩著，睜眼一看，不禁一驚，面前站立著一個機器人一樣的怪物。

「你……你是那裏來的？」

「陳重明，你不要太興奮！做一個太空人是不應該有這種慾望的。」說話的是一個怪模怪樣的機器人，我從未見過。」

「你是那裏來的？你是什麼人？」

「我不是人，你不要怕，我只是機器。」

「你怎麼進來的呢？」

「我是受造之物，我的名字叫安琪兒，我誕生在二〇〇〇年的地球，他們把我送到太空船上來，放進秘密的牆板裏面，在必要的時候，我就出現，現在正是必要的時候了……」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會是眞的，經過八千多光年的航程，流浪者一號先後已訪問了低於人類與高於人類的不同文明世界，在歷盡驚險與苦難之後，終能順利地繼續我們的征程，如今，我的確感到疲憊萬分，太空人的生活眞是單調毫無調劑，平淡如水，怎不令人厭煩。

「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我問。

「每一位太空人我都知道，陳重明，你可以休息去吧!我現在就來接替任何人的駕駛工作，不用你們再煩心了。」

我退到一邊，不解地望著太空艙外，永遠是一樣的風景，星星在黑色的天幕中閃爍，要到下一站總要幾光年的距離。

二十世紀末科學技術的產物已是登峯造極，不能不令人驚嘆，當初機器人早已在太空船上，爲什麼沒有被利用到做爲登陸工作的先鋒，這是個不解的謎，是否安排設計流浪者一號探險計劃的人另有用意?則不得而知。如今，地球早已毀於一場與外太空生物的一場戰爭中，無從聯繫。而懷念那個永遠回不去的家鄉，却使得我的心中有著深沉的悲痛。

安琪兒有手、有脚、有眼睛、有耳朶，也會說話，她已具備了一個人活動、思想的必要條件。對於這個陌生的「東西」加入我們的探險行列，使我又喜又懼。驀地，一聲鈴響，電腦說話了，同時螢幕上也現出了他說話的字，正是爲了解釋安琪兒的來到：「基於各種理由，爲了防止太

空人過度疲勞，厭倦於太空旅行，我們把安琪兒留到後頭再來協助你們，激發你們的鬪志，我們還有更好的東西要給你們，且等著瞧吧!現在，陳重明請注意，有一個重要的任務要交給你……

……」

「麥克，」我不禁問：「到底怎麼回事，你把我們當什麼耍?」

「這艘太空船的設計人，事先安排了一套指令，在適當的時候交給我，就是這麼回事，現在我叫你把冷凍室裏的生物細胞標本檢視一下，從中取出人類細胞，把它移到解凍室去，然後，你可以回去冬眠箱裏躺下來，等你醒來以後，已經有兩個年輕漂亮的少女在等著你了。她們就會在你睡覺的期間發育長成爲少女的，不過她們目前只是兩個小小的細胞而已。

「眞的嗎?」我精神爲之一振。

「流浪者一號上面原來有四男二女，這是不行的。雖然每一個人都經過特別處理，已不知什麼叫愛情，但是根據儀器的不斷檢驗，證明你們的忍耐已到了最大限度，就以你而言，和出發探險時候的人變得太多了。」

「人沒有愛情也可以活下去的。」我說：「我們已經活了好長一陣子，有八九千個地球年了，」

「廢話少說，別浪費生命!」麥克發起脾氣了。

不由得我分說，我還是照著電腦的指示，把兩個裝著人類細胞的試管移到解凍室去。麥克說，機器人將會負責養育，照顧兩個女孩，不要我操心。我開始覺得生命的可貴，對鏡自照，看起來我才四十來歲，比從二十世紀的地球出發時增加了十歲左右，原因是地球時間和太空船上的時間不一樣。這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早已經說過的。以次光速飛行，太空人航行一年回到地球，地球已過了二十年，在太空船上過二十年，地球上則已三百年，旅行二十五年後，已是一萬年，五十年則爲一百萬年，七十五年則等於是十億年了。由於在太空船上用了種種減低新陳代謝的設備，雖然在太空船上實際上已有二十五年，再經過折減的結果，我的經歷實際也只有十年左右，又由於我們經常在中途減速，進行探勘行星系，尋找高等生物，因而時間效應相差比理論上的一萬年要少，對鏡注視了一下，發覺自己的頭髮已有幾根白的，很久看不到傳統的地球社會生存的人類，不免懷疑自已估定的四十來歲是否準確。

回到多眠箱躺下來，我做了停止生命的手續。當我再度醒來的時候，發覺四週已經大變，一片白亮亮的，不像是在太空。從多眠箱裏鑽出來，我舒活了一下筋骨，脚踏在地板上，感覺不同，像是有了從前在地球上所感覺到的相同的舒服的重力，易於行走。

麥克響亮的聲音催促著大家準備登陸。電視幕上映出了：「地球時間一〇四二八年，流浪者一號太空船在離開太陽系八八三五光年的M三十三恆星的第四個行星上降落。」下面是一大堆有

關大氣組成元素的分析。這是個再好也沒有的行星了，最適合人類居住，那麼就讓我們在這兒定居下來也好。正想間，聽見雷諾德隊長在大叫：

「不好了，艙門怎麼開的？」

果然不錯，太空艙的艙門已不知被誰打開，再一看駕駛座，機器人安琪兒已不知去向。何以故？我不由大驚失色。是我在做夢嗎？有沒有機器人？

「重明，你怎麼搞的，是輪到你駕駛的。」雷諾德的聲音變得更蒼老了，却充滿了憤怒。「你怎能讓電腦自動駕駛？你爲什麼跑到多眠箱裏睡大覺？」

「別慌，別慌！」電腦麥克說明安琪兒機器人的出現接替我的經過。他又說：「安琪兒去追兩個年輕人了，她當然追不到的。」

「兩個年輕人？誰？」又是一驚，六個人面面相覷。雷諾德問：「除了我們六個人還有誰？」

麥克一字一句的說。

「還有一男一女在太空飛行途中出生了。我和安琪兒爲他們兩人取了亞當和夏娃的名字。」

「怎麼會是一男一女呢？」我迷糊了。「不是兩個女孩嗎？」

「不是。是陳重明你把試管拿錯了，本來應該是兩個女的和你們現在的人配起來剛好四男四

女，沒有想到你弄錯了，早曉得這樣，我就叫安琪兒去做。現在亞當和夏娃已經長大了，剛剛着陸時，我疏於防範，讓他倆給跑掉了，他倆比你們早醒來，因爲他們沒有接受人工冬眠，他們從嬰兒到成年都是在睡覺，剛剛才醒來……」

不待麥克說完，大夥兒一窩蜂的跑出去。就在不遠處的溪邊，我看見安琪兒站在那裏。艾思薇和克麗絲蒂跑過去看那個女性機器人。雷諾德招呼我和米克爾、哥尼羅三人乘單人火箭飛行器到處搜索巡邏。以尋找失踪的兩名新生的太空人。

「他們是裸體跑出去的！」麥克加了一句。「他們腦筋很單純，還像出生的嬰兒一樣，跑不遠的。」

到這個時候電腦似乎還在講風涼話，使我又好氣又好笑。我用最快的速度準備好自己的飛行配備，刷的一下飛向天空。

好久好久沒有看到白亮的天空與週遭，在太空因爲沒有空氣微粒反射光線，到處一片黑黝，此地的大氣層和大地都是和地球一般無二，等於是第二個地球，看起來令人賞心悅目，所不同的是天空除了有一個太陽，還有兩個月亮。如果不是看到兩個月亮，恐怕還會以爲回到地球了呢。

我飛到艾思薇和克麗絲蒂的上空，她們正朝我揮手。

「讓我們在這兒住下來吧！」艾思薇說。「我愛上了這個地方，簡直就是伊甸園。」

很快的掠過她們上空，往森林飛去，一大片茂密綠林如海水般在風中起伏。那就是安琪兒指著亞當與夏娃逃去的方向。米克爾和哥尼羅也跟著趕到。利用飛行器作空中搜索，根本無濟於事，視線無法穿透底下濃密的森林。邊飛邊想，找他們有什麼用呢？他們既然甘願留下來，就留下來，何必勉强敎他們與我們同行呢？

四處尋訪無着，最後，從流浪者一號發來了無線電，雷諾德隊長呼叫大家回去。他說：

「找不到就讓他們去吧，不要找了！讓新的人類在新的星球繁殖生長吧！我們到太空來，也就是爲了傳播人類的文明。」

米克爾飛近我的身邊，他指著遠處一大片起伏的綠色波浪與奮地說：「多麼令人神往的一個世界。」

我們相偕回到太空船。

看不見動物，舉目所見是一個無邊寧靜、安詳的林木世界，沒有煩囂，沒有地球人世的種種罪惡與黑暗。在這裏，亞當與夏娃將開始了他們的愛情生活，一如地球上那部聖經中所寫的。我只有默默地爲他們祝福。懷著赤子之情，一對赤裸著身體的男女，躲入伊甸園裏，創造他們的新世界。宇宙的文明不就是這樣傳遞的？太空旅行者在每一個星球留下微生物或者什麼生物，爲那個星球點燃了生物文明的火種。

克麗絲蒂金色的髮絲在微風中輕拂著，很美麗，她和艾思薇相偕走入太空艙，經過長久的太空航行，兩位女性太空人也疲態畢現，不像上次見到她們時那般神采奕奕。

雷諾德的臉色顯得很沮喪。他以鄭重的口氣對大家說：

「本來我們實在都很願意在這兒住下來，這個星球雖適合於我們高文明的人類居住，却更適合那對腦部一片空白的男女居住，讓我們玩過一陣再出發尋找別的世界，在那裏，也許會找到像地球生物文明型式的星球，我們可以永遠地在那兒生活。下次當我們有機會再來這裏的時候，說不定已發展成如同已經毀滅了的地球文明型式。」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我們投下了預先準備好的活的微生物和各種昆蟲，讓他們在此孳生繁衍。雷諾德並用雷射光在岩石上寫出了我們到此一遊等字句，以作留念。六位太空人之中，雷諾德對於上帝的信仰是比較眞誠的。當流浪者開始起飛的時候，他播放出了一首莊嚴的合唱曲。在歌聲裏，我們感受到受造之物的諸多苦難正在步步加深，祈求那個我們所未曾謀面的天父的憐憫，何時何地，我們將終止我們的流浪？

太空船在星球上空環行了數週，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這個充滿了綠色生機、無邊無寧謐幽靜的世界。電腦麥克唸出下面的話，有如歌謠：「聞說有亞當與夏娃被造，誕生在流浪者一號太空船上，他們睜開眼睛時，發覺彼此都是赤身裸體的年輕人，於是，他們走出太空船，投向那個廣大

無邊的綠色園地，生活於花草樹木之間，他們彼此相愛，至死不渝，因爲世界是眞正屬於他們的，擁有整個世界，也擁有無限的新希望。流浪者一號太空船找到了太空中的伊甸園，寫下了新的創世紀。」

廿一世紀怪談

當第一批前往土星探險的太空人，從八億八千餘萬英里之外傳來電視實況轉播，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屏息注視著電視螢幕，各大都市、各小鎮鄉村的街道，顯得冷清了，汽車和行人沒有往日擁擠。彷彿在一瞬間，全世界所有能走能動的機械和人，都緩慢下來，停息下來。

在月球基地，更形緊張。我和大兒子建年、媳婦儀英，剛剛到月球都市來觀光，從腕間的錶形電視器裏，聽見太空人楊家雲在說：「我們正在環繞土星運行，預定在二十八小時之後在土星着陸。在地球上或月球上用望遠鏡看，土星是太空中最美麗的星球，因爲土星有三條美麗壯觀的環帶圍繞著，現在我們已經非常清楚的看見了環帶的構造，環帶是由無數細小的石塊和冰珠組成的，這可能是由破碎的衛星或當行星形成時的剩餘物質造成。現在，在你們的電視幕上可以看見

兩個月亮由地平線升起，這是土星的衛星，土星一共有九個衛星……」實際上無線電從土星到月球要一個多小時才到，這已是一個多小時前的事了。

在月球都市裏，人用不着動兩腿走路，衞道是一條活動的大帶子，它自動的轉向前去，帶我們到想去的地方。仰看天空，我們有自己的大氣層，如同肥皂泡的巨大蓋子覆蓋著大地，人在裏面生活，一如在地球一般的安適。這是自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首次踏上月球之後，人類經過五十年來的開拓建設，美化了荒涼的月球，所得的成果。

「今天街道靜多了。」建年四下張望著說。

突如其來的，附近傳來一聲轟然巨響，把我們驚呆了，尖圓形的房子轉角處，有一羣人在奔跑，似乎在追捕前面一個穿黑衣服的男人，在月球上奔跑比地球上輕快多了，活像騰雲駕霧似的。

「抓住他！」有人用英語在嚷：「抓住他！」

「大家快抓黑虎黨徒！」

黑衣人亡命地在街道上急轉奔逃，背上揹著一只火箭帶，大概火箭帶臨時發生故障，以致無法昇空，大羣的人跟在後頭追趕，由於月球地心引力較弱，一躍而起，總是高高的，如凌空而上，大羣的人跟在後頭追趕，就在即將捕獲的一刹那，黑衣人嗖的一聲直衝天空，他背上的火箭帶

發生效用了，使得他在危急的情況下得以逃生，黑衣人越飛越高，差不多快撞上了大氣層上的護罩，驀地，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故，也許又是火箭帶發生了故障，黑衣人直墜而下，腦袋重重地擊打在街道上，再也不能動了。

儀英和建年衝向那個黑衣人。迎面來了許多人，莫名其妙的，有一個人突然從口袋裏掏出一把槍形的武器，不由分說，朝我身上胡亂射擊，我想我大概是死了……

我感覺到一陣暈眩，有如天旋地轉一般，等我再度張開眼睛，發覺自己躺在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我掙扎起來，刺眼的光在黑黑的背景裏直照過來，難以正視。直到視覺恢復正常，回身四顧，我更迷惑不解了，這地方是月球的墳場，我怎麼會躺在這附近的？再看看不遠處那邊，有兩個人在哭，是在一塊方形的高只一尺，長寬各有兩丈的墳場前面哭著，假如旁邊沒有豎立標幟，我還不曉得是墳場哩！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突然出現在墳場裏，我的記憶中無法將自己的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那塊墳場的標幟牌上說：所有在月球上死去的人，都將他們的骨灰每人一罐，藏放在方形的金屬板之下。

「爸爸呀，你不應該死的，你死的好慘呀！」

聽到熟悉的聲音，我不禁轉臉注視那個哭泣的女人，天呀，那是儀英。還有建年也在這兒。

「儀英，」我趨前去，向她招呼：「是我呀！妳怎麼搞的？」

儀英和建年同時一怔，朝我注視了許久，好像對陌生人端詳似的。我又說：

「建年，我是你爸爸呀，你不認識我了？」

「胡說八道，你才不是！你這個惡魔，是你害死我爸爸的！」

建年突然飛來一拳，朝我下頷擊來，猛不防放打了個正着，我朝後仰去，就如一隻球一樣往後滾，這又是因爲月球引力比地球小，只有地球六分之一的關係。

我掙扎著從地上爬起來，咒罵著：

「你這個畜牲，不孝子！該死的東西！我是你爸爸，你不認得我了！」

「你害死我爸爸，」建年發了瘋似的朝我撲來：

「你還自稱是我爸爸！死不要臉的東西！」

兩個拳頭使勁地朝我身上每一個地方擊打，我憤怒地破口大罵，「畜生！畜生！」只覺得自己的聲音越來越微弱，越去越遠。又是一個朦朧恍惚的情況，我的身子在飄，脚不着地似的暈暈然，直到我恢復常態時，發現自己躺臥在路邊，掙扎著爬起來，搖搖幌幌地踏在方形石板上；就在那石板上刻著每一個逝世者的人名，他們都是因爲不可救藥的疾病，身體器官徹底破壞而亡故的，或者是遭遇意外災禍，機能絕對壞死，無法進行冷凍保存，以等待將來復活。有東方人，也有西洋人。

驀地，我爲之一駭，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見自己的名字就寫在我脚踏的石板上：「趙新理，於公元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死於意外的槍擊，他出生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的地球臺灣……」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死了？我不是好好的活著？我怎會死的？我發了瘋似的用拳頭捶打著墓場石板，直到手酸肉疲爲止。

有兩個人，一老一小，從身邊經過，老的憐憫的望著我，對我說：

「不要悲傷了，死了就死了，再喊再叫也活不過來的。」

「我沒有死呀！誰說我死了？」

「你是誰？」

「我是趙新理。」

「趙新理，」老頭子濃密的下巴鬍子裏裂開了一道縫，瞇著眼看我：「趙新理是死了啊！趙新理我見過他的，我認識他，在地球臺灣時，經常在電視上出現，主持兒童節目，他長得蠻好看的，雖然五、六十歲了，一點也不蒼老，他絕對不像你這副模樣。」

「嘿！」那個八、九歲大的男孩在羞我：「你到底是那一個趙新理嘛！一點也不害臊！瞧你那副長相就噁心。」

「我就是趙新理，」我嚷叫著：我就是在臺灣的聯合電視公司主持兒童世界的趙新理，我是趙新理一點也不錯！」

「走吧！」老頭子說：「趙新理躺在墳墓裏了，他是中槍死的，好多人看見的，死前身體沒有被冷凍保存，因爲他的內臟被徹底破壞了，無法保存。你一定是電視迷，想他想瘋了。」

老頭子說完，牽著孩子的手快步離開了。

是的，我的遭遇的確有點奇怪，簡直令我心慌氣急。我記不清過去一段時間的經歷，我只想到我和建年、儀英在路上，看見許多人在追一個穿黑衣服的人，最後黑衣人自空而落，我被糊裏糊塗的槍擊，而後，我聽見醫生在說話，醫生是在說話，他們在說，在說……是對著電腦紀錄儀器在說……說……唉！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但是我怎麼會躺在墳墓附近呢？我到底是誰？我不是從前的趙新理嗎？我穿的衣服、鞋子、帶的手錶，以及錶形電視器，我都認得，它們都是我的東西，我怎麼會是死了的？我怎麼沒有人認識我？細看我的雙手，似乎有點不對勁，好像變粗變白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我飛快地從路上趕去街上，我要證實我是誰？我來自何處？躺在墳墓裏的趙新理是誰？

月球基地的都市，我是熟悉的，我和建年、儀英在新世紀大旅店五一三號有我們住的房間，我只要到那兒去，一定可以弄清楚的。

街道的旋轉帶速度太慢，我不能等它帶我到那兒去，我一面用腿快跑，每次一躍而起，總有騰雲駕霧的感覺，輕飄飄，暈暈然。終於到了新世紀大旅店，這個旅店一半是建築在地底下的，乘升降梯到底下第五層，找到我的房間，我從身上摸出鑰匙來開門，赫然看見裏面有我不認識的一家人，大大小小正在看彩色立體電視，這是五一三號房呀！我沒有弄錯吧！

「你找誰？」裏面的男人問。

「我是住在這裏的。」

「你弄錯房間了。」

「我沒弄錯，」我拿出鑰匙來給他看。「我的鑰匙在這裏，我沒有弄錯，是你們弄錯了。」

「笑話，我們住在這裏，已經住了三個地球日了。」

「你們什麼時候住進來的？」

「八月十八號。」男人不耐煩地揚揚手：「現在已經是八月二十一號了，你還在做夢不成？」

「八月十八？」我眞有點迷糊了。「現在不是才八月十七嗎？」

「信不信由你，我是八月十八日進來的。」

我悻悻然走出去，到隔壁五一五號房敲門。敲了許久沒有回答，這時有一個我熟悉的侍者走

來問我：

「你找誰？」

「我找趙建年和他的太太。」

「不在了。」

「什麼時候走的？」

「剛剛，一個小時以前。他們大概是搭嫦娥號太空船回地球的。你是誰呢？」

「我？——我也正要問你，你說我是誰？難道你對我沒有一點印象？」

「我不認識你。」

無情的一句回答。就像一座牆橫擺著堵住前面的路，我尋找的自己在那裏呢？我不像是失去記憶的人在尋找自己的身份和來歷，相反的，我對自己的姓名、身世、經歷都記得清清楚楚，奇怪的是我所認識的人，一個個都不把我當我看待了，而在月球墳場的石板上竟清清楚楚的寫著我的名字，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低著頭沉思，猛一抬頭，看見鏡中的人影，我大吃一驚，中了魔似的發抖著，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怪叫起來：

「天呀！我到底是……我到底是人是鬼？我……到底是誰呀？」

鏡中的人臉變了，不是從前的我的模樣，黃種人成了白種人，我變得年輕了，原來的眉毛是向下垂的，現在忽而向上，鼻子原來是高挺的現在却是扁平的，嘴巴竟由厚變薄，眼珠由黑變藍，這張臉根本不是我的。我明白了，一定是在我昏迷的期間裏被施行外科整型才變樣子的，怪不得人家不認得我。

摸摸臉，不對呀，施行外科整容也不可能把一張臉全盤改變呀，我對這種手術是熟悉的，因爲我原來就是一個電視節目的主持人，對儀表格外注重，醫生老早已經告訴過我，不可能再修整得更年輕的了，即使可能，也不會變成像現在這種樣子呀！

轉轉身，觀察自己的身子，怪事又來了；我的身體竟比以前矮了五公分之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再看看自己的脚，又肥又白的，和從前的瘦黑樣子截然不同，我的手更怪了，食指原來有一刀疤，如今不見了，手指變粗變短了，我的身子呢？我把身上穿的衣服撩開來看看，皮膚是白的，胸腹變肥了，奶頭却多了一個紅痣。

「我是誰？」對著鏡子叫著。「總應該有人告訴我是誰。我有趙新理的靈魂，怎會沒有趙新理的身體？我現在的身體是誰的？我怎麼會在別人的身體裏？難道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借屍還魂術？」

我再回到五一三號房間去拿我的行李，和剛才一樣，我又被視爲精神失常的人，他們告訴我

，房裏沒有任何東西。

我想，行李可能被建年和儀英帶回地球去了，他們以爲我死了，把我的房間退了，並準備搭太空船回去，現在我惟一的希望是找到他們，向他們說明一切，證明我的存在——如果我的軀體死了，爛了，我的靈魂依舊活著，在別人的軀體裏活著，那麼，我還是存在的。

走出新世紀大旅店，我才知道整個月球基地在實施戒嚴，電視臺正在廣播：

「據世界安全總府消息，在月球基地工作的腦科醫學博士愛德華・狄玆在一個多小時以前被黑虎黨綁架，從現在開始，實施全面警戒，對於所有搭乘太空船來往月球與地球之間的旅客，將嚴密檢查詢問。世界安全總府呼籲月球居民對於可疑份子隨時予以注意，如有發現可疑份子，應卽與安全總府聯繫……」

「抓住他！抓住他！」後面一個侍者在喊，手指著我。「他是黑虎黨。」

黑虎黨是二十一世紀威脅世界安全的恐怖組織，正如二十世紀的共產黨是人類的公敵，而我怎麼會是黑虎黨呢？

許多人聚攏來，不由分說的把我架走，三個穿著安全人員制服的人開著一輛飛碟停在門口。

「怎麼一回事？」一個安全人員問。

「他是可疑份子。」許多人異口同聲指著我。

我被帶上手銬。憤怒之火在心頭燃燒，我嚷著：

「我是趙新理，來自地球臺灣的趙新理！」

許多人哈哈大笑：

「趙新理前幾天就躺在墳墓裏了。」一個安全人員說：「你不要亂嚷亂叫。」

「我是趙新理，我拿出我的證件來給你們看。」

證件從我的手中被取走了，安全人員核對證件上的照片，對著地上啐一口痰。

「你自己看看照片，趙新理是誰？你那一點像他？不論身高、體重、外貌、儀表各種特徵，上面記載的趙新理有那一點像你的？你自己憑良心說吧！」

我是有口莫辯。我被送到月球安全部，接受審問。

「你所回答的話，都經過電腦詳細分析的，你沒有辦法說謊，現在請你老老實實的回答我，你爲什麼在九十個小時以前殺死一個叫做趙新理的中國人？」

「我殺死趙新理？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是黑虎黨徒之一，你的名字叫羅勃・阿杜爾，你被控告，在九十個小時以前，在月宮大道第九段上，與一個叫做馬可・達龍的黑虎黨，進行謀殺土星任務的高級首腦，結果你誤殺了一個叫趙新理的中國人。」

「趙新理！」我氣極大叫。「趙新理怎麼會謀殺趙新理！我的的確確是趙新理呀！」

「你的臉不是！」是電腦說話的聲音，那樣深沉鎮定：「你的手、脚、身體全都不是趙新理的，你不要胡扯。你騙不過我們的。」

「但是我的靈魂全是趙新理的。」我抗辯著：「我可以詳細地說出趙新理從小到大每一件可資記憶的往事，任何細節我都可以說出來。」

「假的，不可能的，你別騙我們。」電腦說起話來慢條斯理，沒有抑揚頓挫。

於是我將小時候到學校門口碰到一個老師指我服裝不整齊，正要前來爲我理衣服時，不意滑了一跤，諸如這些細小的事，或是結婚時打的什麼樣的領帶，內人生第一個孩子是在那家醫院生的，醫院的名字和醫院的外觀設備等等之類的事，我都說出來。我要證明我的靈魂是屬於我自己的，我確實是趙新理。

「你的身體是阿杜爾的，不管你再說些甚麼，編造些甚麼，終究瞞不過我們的。」審訊官嚴肅地望著我。「好好的跟我們合作吧！我們不會爲難你，更會盡可能減輕你的刑責。」

「請你聯絡太空站，我的兒子趙建年和媳婦連儀英可能就要搭嫦娥號太空船回地球去了，千萬拜託，只要把他們找回來，我就能證明自己是誰。」

「你是阿杜爾，」審訊官不耐煩地用手敲打著桌面。「阿杜爾，你誠誠實實招認了吧。我們

已經派人四處在搜捕你的同黨，你早早招認了，免得自己受苦。」

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令人恐懼、惶惑、苦惱的事了，我是趙新理，我活在趙新理的世界，我並沒有死，但是我的身體變了，有人說我的軀體已經葬在月球墳場了，而果然不錯，我的靈魂竟然改變駐所，投在別人的身體裏，我要怎樣來證明自己的來源以及存在呢？

「不要浪費時間了，」電腦又說話：「格林特，把犯人帶到催眠室去，用催眠術問他。」

我被帶往另外一個房間，躺下來，一些旋轉的機器和圖案，使得我眼花撩亂，就慢慢地覺得眼皮沉重而入睡了。等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身邊站著兩個穿制服的安全人員。其中一個對我說：

「現在眞相大白了，我們已經知道你是誰了。」

「我是誰？」我迫切地問這個問題。既然用催眠術可以使我明白眞正的自己，爲甚麼早不使用？也許這是他們安全調查的慣例，先在清醒時用口頭審訊，再以催眠術查證。

「暫時不告訴你，等我們抓到首領再說。」

我莫名其妙的被帶往一個舒適的房間休息。坐在餐桌上用膳，望著鏡中人不由得生起一陣恐怖，我的靈魂竟會附在別人身上。這和中國古時流傳下來的鬼故事很相近，而這是科學發展到顚峯的廿一世紀呀！怎麼會有這種事發生呢？我到底是怎樣借屍還魂的？孤零零的一個人，沒有親友可以訴說寂寞，解除苦惱，我憶起童年時候對鏡自照懷疑地在心裏問自己是誰的情形：「我是

誰?我來自何處?」對於任何人說來，這個問題都同樣的不好解答。幾千幾萬年來，許許多多的哲學家同樣思索過這個問題，只是他們的遭遇和我大不相同，有史以來，可能從來沒有一個人的靈魂是在自己的身體死後還活在別人身上的。而我竟有這種不可思議的經歷。

「是誰?」對著鏡子，低聲發問。

鏡中人已經不是昔日的我，從今以後我必須忍受照鏡子的恐怖，我必須忘記那個躺在墳墓裏的我，我必須用另一個人的軀體來生存，這到底是誰的惡作劇?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房間的門開了，安全人員帶來了兩個我所熟悉的人：建年和儀英，他們直挺挺地站着。朝我身上打量着，建年指着我說：

「就是他，他是殺死我爸爸的兇手。」

「我不是的，我是……」我該怎麼回答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還能說我是他爸爸嗎?「建年，在你沒有破口大罵以前，請你聽聽我說說你的事，我知道你出生在甚麼地方，你小時候的生活環境，你身上隱秘處的特徵，你從小到大所有的經歷，我都清清楚楚。」

於是，我一五一十的把有關建年的一切說出來。諸如：他六歲時候我曾爬到家門口的大樹上，抓了一隻小鳥把牠養在房裏，後來給貓抓去了，建年哭死哭活的，直到外祖母從城裏帶來了一只玩具熊，他才止住了哭泣。他的盲腸在十多歲時就割掉了，那天他和爸爸去吃舅舅的喜酒，回

來半夜裏就鬧腹痛，馬上送到醫院去割治。他小學時候一共用了三個書包，顏色各不相同，有黃的、藍的、紅的。以至他小學、中學、大學的老師的名字叫甚麼，他在地球上搭的是那一班太空船，他和儀英之間的種種關係，認識經過，以及他家裏所有的人的情形，我也對他說了。

建年和儀英由憤怒轉爲詫異以致駭怖。

「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因爲，我是……」要說下去是格外困難的，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誰，如何把話說清楚呢?

一個白衣人走進來，他是醫生，嚴厲的目光掃視著我們，他正色說：

「讓我來解破這個謎吧!這件事眞是廿一世紀的怪談，要是沒有在十分鐘以前找到被綁架的腦科醫學博士狄玆，說不定就永遠無法獲悉眞相，現在請看。」

醫生走到我前面用手抓住我的頭髮，使勁一扯，我的頭髮全部脫落，變成亮光光的一個頭。

「他的頭髮是假的。你們再看看他的頭皮，有明顯的槍彈痕迹，也有手術過的痕迹，在廿一世紀，外科手術是不用線縫補的，但在手術後幾天之內還是會有疤痕存在。剛才那位腦科醫生狄玆博士已經招認了，是他進行的手術，把原來那位東方人趙新理的腦換到西方人阿杜爾的身體裏，狄玆博士是黑虎黨的高級首領之一，他原來計劃謀殺土星計劃的主持人之一詹文朗，然後把黑虎黨的腦移植到詹文朗的身體裏，更恐怖的是他還要把所有黑虎黨的人腦換到我們自由人的軀體

裏，讓黑虎黨逐漸佔領整個太空站，但所幸的是，黑虎黨內部發生了爭執，他們在八月十七號的謀殺行動失敗了，誤殺了一個叫趙新理的人，其實趙新理遇害時他的內臟中彈多處，但腦部尚完整，另外一個黑虎黨徒，却被同黨射穿腦部，兩個受傷者被抬到狄玆博士地方，馬了動了手術換腦，這是實驗性的手術，結果他成功了，狄玆博士却被同黨綁架；因爲他有統治整個黑虎黨的企圖，同黨無法容許，也就在這個時候，世界安全總府的人員開始注意調查狄玆博士的失踪案，終於使得案情大白。」

「那麼我爲甚麼會在墳場躺臥著呢？」我問。

「是我們反情報人員滲透到黑虎黨的組織裏，救了你的命的。謊稱你死了，把你丢棄的。」

這是令人疑思再三的事，倘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我死也不信的。未來，我將要以阿杜爾還是趙新理的身份活下去呢？法律上將給我甚麼名字？

廿個小時之後，我們搭乘自由號太空船前往地球。在太空中飛行，看地球在羣星之間閃爍，那樣渺小，微不足道，那兒住著一百億的人口，長年有著紛擾，我眞的不想回去，如今，人類已經在月球建立移民區，並努力朝著太陽系外圍行星去探測，地球上的生存競爭難道也擴而大之，侵向月球以及火星、金星等地方去？總有一些少數的壞蛋，企圖掌握權柄，妄想統治其他的多數人，妄想佔領一些土地。假如他們和我有相同的遭遇、他們該懷疑自我存在的意義是甚麼？

在月球與地球之間的旅途，我感到孤獨、彷徨，這個世界，這個宇宙，似乎沒有我可以去的地方了。我可以想像到回到地球以後，那些親友、電視觀衆，將要以怎樣的眼光來看我，懷疑加上恐怖，趙新理死了沒有？趙新理活著嗎？甚麼是死？甚麼是活？我到底活在那裏？如果單獨把腦子拿出來擺在桌上，「我」又變成了甚麼？

燦爛的星點，成串如珠地掛在黑幕裏，那樣深幽遙遠，人在太虛中飄盪，在天體的吸力與吸力之間尋求居所，而靈魂的居所又在何方？

作者的話

作爲一個忠誠的文藝工作者，我已離開了「純文藝」的本位，把觸角伸向另一不被人熟知的境域，去開拓另一天地。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喚起更多的共鳴。

三年前，我在出版「一〇一〇一年」（已改名爲「天外異鄉人」的「後記」上），已明白表示我在文藝工作上探險與拓荒的決心；直到如今，我並未放棄。本書前面六篇是早在兩年前——五十九年夏天便已完成，原來在「落花生」月刊連載中斷，我又斷斷續續寫了三、兩篇在報章雜誌發表，現在勉強湊成一本書出版，也許太過猴急，但我不願一本討論未來問題的書，長年累月不得面世，如此則失去它原來的意義，我也就不惜自掏腰包出版。

儘管我知道自己的努力尚屬不夠，我的觀察與思考還甚淺薄，我放在作品裏面的寓言性也欠

深度，難免被人譏評太過通俗化、幻想化，但我確確實實一絲不苟地在開創一條屬於自己的路，有時候，不免感到自己的作品與個性同樣的孤獨。

不必有掌聲，即使是噓聲，也該因爲不感寂寞而欣慰哩！

無疑地，本書既有的素材，大部份均取自科學界已有或正在發展中的觀念，加以誇大而成，也有一小部份是個人的創見或幻想，但我們絕不能說任何幻想都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想想看：千里眼、順風耳、飛機、潛艇、原子彈、太空旅行這些事物還不都曾是幻想？一九五六年，英國皇家學會天文學家理查博士，在答覆太空飛行有無可能時，所作的判斷是：「無異癡人說夢！」一九四〇年美國科學學會委託幾位知名的科學家研究噴射飛機，其結論是：「絕無可能！」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幾位海軍大將武斷的說：「發展原子彈是作白日夢！」

歷史是一面鏡子。從現在看過去，一如將來看現在。對於本書中所談到的：冰凍屍體醫治復活、人造人、人工冬眠、肢體再生術、超小型電腦、人腦與電腦結合、傳心術、心靈控制術、反引力、腦部矯治與移植、次光速飛行、外星人……等等事物，有些本已見諸科學理論或報導，惟本書中特別着重探討有關未來的生物學革命所帶給人類社會及個人身心的影響。

舉世知名的英國科學小說家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說過：預言只問合不合邏輯，至於一時能否實現，並無多大關係；其實預言要合邏輯只是指低水準的預言而言，至於高水準

的預言，甚至連邏輯都可以突破。偉大的預言騎的是想像的野馬，它是不受邏輯拘束的。

對於科學上的獨創預言，及有關科學技術未來發展的細節描述，本書做的不多，我把它擺在次要的地位。我認爲，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對未來科學的震擊，重新調整人的身心觀念，對於人的存在價值及意義，有一遠大的估評，並使人們有勇氣面對未來，認識未來。

在「華視」推出的新影集「太空爭霸戰」（Star Trek）看過之後，令人覺得比以前其他電視台上映的此類影集，要有意義得多，只是片名翻譯得俗氣了些，而且「爭霸戰」字面上與內容相異，牴觸它宣揚的哲理——宇宙生物間只有和平才是生存之道，眞正高度文明的生物是不會有暴力的觀念或行爲的。目前在超人類文明生物的眼光中，人類還只是幼稚而愚蠢、自私自大的生物。對於這一觀念和意義，我在「一〇一〇一年」一書亦曾强調。

在本書中，我把未來世界美化了，設想它是一個接近「大同」的理想世界。然而，環顧目前世界，國際間冷戰、熱戰不息，社會貧窮、暴力、種族歧視、人口爆炸，生態環境的汚染等諸多嚴重問題，實在不敢相信在短短未來五十年內，人類會轉變得十分完美。惟一的可能是，利用科技發展改變人類的身心及環境。

也許人類還須要的不是五十年，而是五百年或五千年，才能進步得比較不「野蠻」。常見科學小說或電影，描寫外星人攻擊地球，大概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眞正能夠進行星際

旅行的文明生物，是不會有暴力傾向的。直到現在爲止，世界各地雖然經常發現飛碟，可是他們不願與人類接觸，原因之一該是：人類還很野蠻，尙無此資格。很明顯的，文明的層次不一，高低文明之間的生物，難以彼此交通，正如我們無法與低等生物交通一般。

本書有關魏凌非的故事，我只是藉著一個「來自一九七〇年的人」他的眼睛來看未來的生物學革命的世界，並將未來與現在作一可能性的比較，故事的幻想與趣味化，或許沖淡了原有的題意，而我是在努力地把未來世界各種觀念的可能改變，藉著小說形式表達出來，讓讀者自己去發掘問題、思考問題。我希望繼續寫下去，使得我的下一本書更見充實及深度。懇切地期待讀者賜予指示，無論來信或電話，均所歡迎。

末了，謹向「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獎勵出版，深致感謝。

黃海　六十一年十月七日於臺北

「新世紀之旅」評介

——兼談文人對「科學」的誤解

關雲

黃海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科學幻想小說，叫做「新世紀之旅」。這是他繼「一〇一〇一年」（卽「天外異鄉人」）後，又一本獨出心裁的傑作。「一〇一〇一年」這本書，我並沒仔細看過。因爲，我從直覺上判斷，這本書所描寫的時代，有五個二十世紀之長，似乎很難讓人產生「親近感」。而「新世紀之旅」所描寫的時代，卻是公元二〇二〇年。這個「未來」的時代，我覺得自己或許還能親眼目擊也說不定。所以，一口氣就把「新世紀之旅」好好拜讀了一下。

據我國人所知，西方人所寫的科學幻想小說，簡直多如牛毛，而國人自己所寫的科學幻想小說，卻如鳳毛麟角，少得可憐。除了黃海先生的兩本著作之外，恐怕只有張系國先生的「超人列傳」，以及曉風女士的「潘渡娜」兩篇了（恕我孤陋寡聞）。因此，「新世紀之旅」一書，就國

內而言，還是一本難能可貴的小說。

「未來的生物學革命，將給人類怎樣的震擊？」這段話便是「新世紀之旅」的主題。黃海先生並沒有拿過什麼「生物學博士」之類的學位，但他對生物學，尤其是遺傳工程學的了解，並不亞於一般專攻生物學的人。在「新世紀之旅」一書中，他所談到的人造人，超人，鰓人，翅膀人，動物人，電腦人，人工多眠裝置，地面反應器，抗引力機器，萬用電箱，錶型電視，植物感覺效應，反引力飛艇，人造食物，離子飛船等等，這些都可能是未來科學世界的產物。如果我們讀過「紀元二千年」和「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 這兩本書，便不難發現黃海先生筆下的未來世界，絕非「子虛烏有」，而是頗有科學理論和資料根據的。

讀「新世紀之旅」，使我禁不住要聯想到「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浩刼餘生」兩部電影，以及赫胥黎所寫的「美麗的新世界」。因爲，「新世紀之旅」的部份情節，跟它們有點類似。不過，也有許多不同之處。比方，本書的男主角——魏凌非是一位中國人，而本書的背景還牽涉到臺北。我個人對黃海先生在書中討論生、死、性、愛的問題，不想加以「評論」，因爲，每一位小說家都有權在他的著作中，陳述自己的「人生觀」而此種人生觀，尤其是「未來」的人生觀，是很難讓人遽下斷語的。然而，有一點我倒想與黃海先生商榷一下，那便是：五十年後，也就是公元二〇二〇年的臺北，是不是眞如黃海先生筆下那個樣子？當然，黃海先生在書中所描述的

只是一種「幻想」，同時黃海先生對「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也十分神往，因此下筆之時，難免將未來的中國過度「理想化」了。就我個人的了解，「新世紀之旅」的未來社會，至少應該是一個「後期工業社會」(國民所得每年四千元美金)，或是一個(超級工業社會)。而據赫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的預測，在公元二千年時，臺灣還只是一個消費的社會，並且這只是一個理想的預測，實際的國民所得可能比預測要低(因爲，開發中國家常有「惡性循環」的現象發生)。因此，「新世紀之旅」若寫的全是未來的美國，倒還令人相信，而寫到未來的臺北，有什麼「人造土地」「活動人行道」，就未免有點「移花接木」了。科學小說固然是一種幻想小說，但寫起來總得讓人看了有「眞實感」才行，否則，「一廂情願」式的寫法，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也許我太低估了國人的科學能力，這點還請黃海先生多加包涵。

在國內，寫科學小說的作家，寥寥無幾(這可能與我國科學的落後有關)。而寫武俠、歷史小說的作家，却大有人在。從「普通語意學」的觀點來看，無論科學幻想小說也好，武俠、歷史小說也好，都是一張張的語言地圖。所不同的是，科學幻想小說，至少在未來還可以找到「地形」來印證，而武俠、歷史小說却找不到地形來印證。因此，寫科學小說的作家，是朝著「未來」看，而寫武俠、歷史小說的作家，則是朝著「過去」看。在今天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裏，老實說，我們朝未來看的機會已嫌不夠，萬不能花太多的時間再朝過去看了。今日作家的責任，應該是

把人們帶向未來，增進人們應變的能力。而不是把人們帶同過去，讓人們陶醉在歷史中。「未來的衝擊」作者杜佛勒 (Ahin Toffler) 博士說過：「科學小說將是未來學必修的第一課。」所以，我很盼望國內能多產生幾位像黃海先生一樣的科學小說家，以與西方科學小說家分庭抗禮！

談到科學小說的創作，又不得不談談文人對「科學」的誤解，因爲兩者實有密切的關係。我所指的「文人」，包括詩人、小說家、散文家、戲劇作家、文藝批評，以及大學裏攻讀文學的人。而「科學」一詞，則泛指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科學器物，以及科學的思想和方法。依我個人的淺見來看，造成文人對科學的誤解，可能有兩種原因：第一、科學家所研究的高深理論，外行人看不懂。第二、文人的「數理」根基不夠，所以乾脆不去看。於是造成的結果是：文人認爲「科學」破壞了美感，絕滅了人性，把世界攪得天翻地覆（其實他們忘了野心的政客）。這種誤解，與其說科學家要負大半責任，倒不如說文人應該負大半責任才對。何以故？因爲，大部份的文人都活在自己的「夢」裏，他們把「科學」當成「唯物」、「機械的」東西；更糟的是，有許多人竟用「文學」的思考，來「分析」工業社會的問題。所以，科學家還沒來得及把「結晶品」公諸於世，而文人的小說已經搶先一步，把科學的結晶品描寫得恐怖無比，把未來的世界說得一團糟。於是，一般人還沒了解科學家的研究成果，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時，文人所描寫的「科學惡果」已經深印在他的腦海。好，這麼一來，「大機器裏的小螺絲釘」「迷失」「孤獨」「

疏離」「組織人」等夢囈般的字眼，便紛紛出籠。科學家就是想出來糾正這些偏頗的觀念，恐怕也無能爲力了。因爲，一般人是不太喜歡用「理智」來分析事物的。

很多人以空氣汚染，河川汚染，車禍、噪音等現象，來攻擊「科學」。而事實上，造成以上的原因，乃是不夠「科學」的結果（當然，人爲的因素也很大），換言之，只要科學技術得以改良，再加之科學的管理方法，這些問題都可迎刄而解。我們必須認清一項事實，那就是：「科學」所造成的「惡果」（根據一般人的看法），還得由「科學」來收拾，「文學」是挿不上手的。比方，防禦飛彈的最有效方法，便是立即建立反飛彈系統。這不是作作文章，罵罵人就可解決的。

有人說：科學愈發達則個人愈「迷失」，又有人說：科學不能改變「人性」。所謂「迷失不迷失」，這純粹是個人感受的問題（大體說來，文人要比一般人敏感得多）。有許多文人，常常把芝蔴點的小事，渲染得好大好大，什麼「物慾橫流」啦「人心不古」啦，似乎世界已經瀕於毁滅，因此，只要多唸兩首詩，淨化一下心靈，便可挽救日趨式微的社會。這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至於「人性」的問題，我們不能先抱定「絕對」不能變的態度，要知，科學往往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事，變爲可能。天底下的事，沒有什麼永恆不變的，就連「文學」的定義，「作家」的任務，也隨時在變。如果我們看過蒲立拜 (J. H Pumb) 所編的「人文學科的危機」，就知道；文人所以要大力攻擊「科學」，就某個意義而言，這是文人「過度緊張」（恕我用詞不妥）的緣

故。說得露骨一點，這是「飯碗」和「聲望」的問題。

在此，我要向國內的某些「文人」進一言：我們國家的「科學」，比起西方先進國家，還落後了一大截。因此，急需諸位的大筆，來啓發國人的「科學」思想，而不是要把西方「反科學」的浪潮（實際上有幾個人是眞正的在反對，很令我懷疑），帶進國內。尼采說過：「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我也想套用一句：開發中國家的人民，沒有爲「科學」悲觀的權利。如果我們在「欣賞」三個負面「烏托邦」的小說之餘，以爲「西方文化已經破產」，我們應該回到老莊的時代，去參禪入定，徜徉在桃花源內。則正當我們發思古幽情的時候，恐怕西方的「科學」已經把我們甩在千里之外，而我們再想「迎頭趕上」，也來不及了。

六十一、十二、十八寫於木柵政大新聞研究所

附記：我想聲明一點，我既不是「文藝批評家」，也不是什麼「名作家」。我只是以一個原先攻讀中國文學，然後改行研究傳播科學的身份，來寫這篇文章的。因此，我自信非常了解「文人」的心理。當然，我的看法也許有人不以爲然。但，我並不想引起什麼「論戰」，我只是覺得，我們應該用冷靜的頭腦，來面對「殘酷」的事實。退縮、逃避、謾罵是無濟於事的。（原載六十二年一月十六、十七日中華日報副刊）

本文作者關雲，本名關紹箕，有「我們要活著回去」等譯作。

讀「新世紀之旅」

小園丁

阿波羅十七號太空船，已於近月結束探月的旅程，使人類一連串的探月艱鉅任務暫告一段落；人類在科學上的成就，又要翻開新的一頁，可是，這一頁祇不過是一九七二年的一頁，如果我們把時間和空間移向未來的五十年——西元二〇二〇年，站在人文的立場反觀現世，並且加以比較，將會有多大的差距呢！

黃海先生就是在這個假設的前提之下，「根據科學界所預示的生物學革命及其他科學創建的新世界作一幻想性的描繪」，換句話說，他將哲學和科學揉合，加以戲劇化，寫成了一連串的富有科學意味的小說，他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開拓文藝創作的領域，另一方面，是要提醒文藝創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應具備哲學家的深思與科學家的睿智」，不要摒棄無人性無感情的科學題材

，甚至恐懼科學的產物所發揮的機械能，取代了人類先天的體能，而使生活喪失了人類的性情，並且强調文藝創作家，必須「向更深、更遠、更廣的境界探究而去」。

在五十八年底，黃海先生就出版過一本「一〇一〇一年」科學小說集，在這本書當中，前五篇是寫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的故事，作者將事件及人物放置在八十世紀以後的宇宙深處來回顧二十世紀人類的幼稚與無知，本月初，也就是「一〇一〇一年」出版後的第三年，他又自費推出了一部「新世紀之旅」，出版後，慨然送五百本給科學月刊分贈訂戶，另外，還在中國書城分贈讀者達三百册，這種對科學及文藝的赤誠，實爲文壇上的創舉，也令人敬佩不已。

「新世紀之旅」所討論的範圍，較之「一〇一〇一年」更爲廣泛，無論是宗教、政治、交通、思想，都從現在發展中的科學觀念延伸過去，與當前的生活方式，並不脫節，雖然作者所構想的五十年後人類的狀況，實在太過虛玄，但是，讀者也不能斷定沒有可能成爲事實，另外，我們可以把二〇二〇年視爲一種未來的代號，並無確切時間。這是我們讀「新世紀之旅」首先應該確立的態度，亦卽介乎肯定與否定之間的存疑態度。

「新世紀之旅」收錄了十一篇小說，一篇論文，現在，就將作者各篇作品的重心，做綜合性的介紹，並將個人研讀的心得，羼入其中。

依據科學實驗，動物死了以後，可在四分鐘之內接受低溫冷凍，等待將來醫學更爲發達時，

再加以救治；作者筆下的中國人魏凌非，在三十歲——一九七〇年時，受不了重大的刺激，心臟痲痺而死，迅卽接受冷凍，在五十年後，解凍救治復活，這五十年對他來說，彷如昨日，他的容貌沒有改變，依然是三十歲時的老樣子，而事實上，他的愛人黛凡已是六十六歲的老太婆，甚至他的兒子，看起來也比他還老；魏凌非的記憶中，祇有一九七〇年以前的印象，他的思想，也落後了五十年，他的行動與想法，就與當前社會格格不入；汽車藉著地面效應器，離地幾寸而飛行；警察機關成爲預防犯罪的中心，不是着重偵破案件，對於犯人並不處以徒刑，而設法矯治犯人的心智毛病；世界再也沒有國家之分，大家都是地球人，成爲大同世界；並且，廿一世紀已經成爲中國人的世紀，爲什麼呢？英國產煤豐富，十九世紀爲蒸氣機的天下，所以成就英國的世紀，二十世紀動能的來源爲原子能和石油，資源豐富的美國因而領導二十世紀，中國儲鈾量佔世界第一位，毫無疑問，若以科學的眼光來預測，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些道理是依據科學的分析與引證，是以較之邏輯推測來得可靠。

「DNA！DNA！」介紹出生命本質的奧秘，「構成染色體的東西，Deoxyribonucleic acid 簡稱DNA的發現與科學的運用，「科學家可以設法改變人種，改變人的品質，甚至創造生命」，這個遠景，就目前科學的發展來說，已有實現的可能；可是，假如人類能夠隨心所欲的用科學方法創造生命，甚至可以取出某人的一個細胞而複製出一個某人，取出兩個細胞，則複製

出兩個某人；在科學的範圍之內，沒有「不可能」三個字，不過，果眞如此，一定會爲人類帶來許多道德、政治、宗教等等問題。

在道德方面而言：目前「試管人」正在發展階段，如果成功，這個世界的倫理觀念將會隨之破產；試管人不肯承認提供精子的「父親」和供應卵子的「母親」的地位，由於「母親」沒有經驗「生產」的痛苦，對於試管子女的愛心，很有可能會大打折扣。科學越進步，物質生活趨講究，倫理精神也隨著崩潰：倫理精神往往與慾望並存對立，互相爭鬪，而慾望却以科學爲手段，摧毀倫理世界。

在政治方面來說：由於科學的實驗，必然會有失敗的事例發生，如果這個事例是發生在生命體之上，政治所以維繫的法律，必定會產生問題，並且有重新整飭的必要，考慮加以管制？或是禁止？或是鼓勵？尤其地位的確立，更須要依靠法律來規範。

就宗教立場觀察：上帝的地位將被科學家所排擠，甚至否定，而形成這樣的地步：「宗教決不能指導社會行爲，而常尾隨於民德之後」，於是，「未來的宗教將趨於通俗化、科學化、社會化，以符建設新世界、新人類的需要」，儘管科學愈昌盛，宗教愈要保持它既有的地位；作者主張科學不應該否定宗教的地位：「每一個人都應該堅定自己的信仰，不要因爲科學的成就而忘掉了自己性靈的歸趨」，人不能沒有自我以外的信仰，否則就會在茫茫的人海之間浮沉不定；尊重

宗教是人類對於生命本身應有的寬容。

未來，人類可能不會再有膚色的歧視，科學家也許能夠使全世界人類的膚色，統一成一色，以便消弭種族歧視問題，而使地球成爲大同世界，換句話說，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科學的方法也許比政治的手段來得有效。

科學的發展，到了人造人的階段，世界上也許會增加許多奇異的生物：有鰓人、天使人（有翅膀的人），而這些科學產物，也將爲世界帶來煩擾，它們接受人的指使，成爲人的奴隸，產生不平等的現象與自卑的心理，於是，它們將會反叛人類，而爲科學成就帶來災變，衍成科學實驗生物的是非與存廢的問題；「新世紀之旅」其中「科學城的變故」、「海底城市災變」，就是針對這些問題而寫的。

祇要是生物，就會有所感覺，植物也不例外，落葉植物逢冬凋謝，就是一個小例子；植物的凋榮，說明了植物對外界的感應，有感應，就有感情，「這是美國人克里夫・貝史特在半個世紀之前就發現的效應」，作者根據這個原理，醞釀出一篇小說——「審判・植物證人」，闡明克里夫・貝史特的原理：「任何一種活的細胞，都賦有原始的感覺能力，各種細胞的感覺力有的強有的弱，而植物與人類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可知的電磁波，或是光波，要是有人在植物面前做出暴力行爲，那麼植物就會有感應，植物可能認出那個行兇的人。」

在科學昌明的今天，靈魂是否存在，一直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而中國古老傳說裏，也有借屍還魂的故事；在二十一世紀，或許會有所謂的「借屍還魂」的事情發生，但是，這個「借屍還魂」並不是科學承認靈魂的存在，而是運用高度的醫學技術，實施腦部移植；這個假設，無疑是對執著「靈魂存在」的論調者提出疑問與思考，也將成爲「二十一世紀的怪談」。

醫術隨著科學而發展；螃蟹的節肢斷了，有再生之能；人類的肢體斷了，是不是能藉高明的醫術使之再生？作者的假設是可能的。

「性」是人之大慾，到了二〇二〇年，「性」在人的生活中，是否將逐漸演變成單純的享受，而不是種族延續的「生殖機能」，在「新世紀之旅」裏，作者提出了憂慮和警告。

「一部分遺傳學家，對於人類的進化太過突然，某些地方根本無法解釋」，而做了許多假設，認爲人類可能是外太空人的後裔，由於另一世界的文明沒有傳下來，祇好從「原始」開始，或者，地球是外星人的試驗場，人類是被觀察的動物之一；近年來，不明飛行物體一再出現，很可能就是外星人的觀察活動。「創世紀」是作者本著這些假設，寫成一篇科學家在另一個適合人類生存的星球上，放走了兩個未經知識注射的試管人——亞當和夏娃，並且放出許多微生物和昆蟲，在那個星球上繁衍。這篇小說是「二〇一〇年」的系列作品。

作者在「科學・人與未來」這篇論文裏，針對許多人類現況和未來做一番比較，是一篇很有

份量的論文，他將「新世紀之旅」各篇小說所討論的問題，做總結性的討論；從各項科學研究發展顯示：電腦將爲世界帶來更大的變革，將來製造電腦箱是有可能的，甚至會發展到製造出人腦與電腦的結合體；至於機器人，業已製造成功，祇是尚須繼續改革；人類智慧的發展，是無窮無盡的。

「新世紀之旅」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以科學爲骨架的小說，並不完全是幻想，作原無意對未來世界做大膽的預測，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他比別的作家，更關心這個世界，他「着重於探討有關未來的生物學革命所帶給人類社會及個人身心的影響」，注視科學對人類的衝擊，而發現人類應該做的準備來接納科學的造化；目前，科學的發展是畸型的、片面的，促進科學發展並且跟得上科學的腳步的人，祇是在全人類當中佔極小比例的科學家而已；全體人類應該如何準備享受科學的成果？這是「新世紀之旅」爲我們舉手提出來的提案。（原載六十二年四月號新文藝月刊）

本文作者小園丁，原名黃瑞田，國內文藝作家。

⑧銀河帝國三部曲　艾西莫夫著　卅二開本
張時譯　三部共210元

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的經典著作，包括「基地」（定價75元）、「基地與帝國」（定價70元）、「第二基地」（定價65元）三部，中副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旅美學人鄭慶慈博士，特別推薦，中副以大篇幅特別介紹。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著　卅二開本
呂應鐘譯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著　卅二開本
楊珊珊譯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傅鶴齡譯　卅二開本
定價55元

H. G. 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　形　艾倫・迪恩・福斯特著　卅二開本
景翔譯　定價65元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④科技震撼下的明日世界

彭樹楷教授編著　廿五開本
定價120元

這是一本窺探未來科學新面貌的書，是教科書，也是通俗讀物。對於目前尚在發展中的尖端科技，做了詳細的介紹與預測。

⑤明日的訊息　賴金男教授著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淡江未來學主持人賴金男，爲國內「未來學」的權威，作者以輕鬆幽默筆調將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未來的發展情形，做了可能的預測與描繪，全書計六十篇，每篇均附漫畫家王丁泰挿圖，相得益彰。

⑥世紀的預言　江才健譯　十六開精裝
定價420元

從易經、撲克牌、占星、到水晶球，從諾斯特達馬到珍妮狄克遜，他們能够閱讀未來的徵兆，書中附有兩百多幀彩色、黑白圖片，是一本靈應奇書。

⑦科幻藝術畫集　傑尼沙克士編著　十六開精裝
彭廣揚譯　定價450元

「明日世界」連載「未來的幻象」，介紹英國科幻挿畫、畫家及其作品，富幻想與華麗的美感，彩色精印。

照明出版社書目

照明文庫

書名	作者	定價
1 穠芳亭（古典愛情小說）	毛蔚領編撰	40元
2 馬利科彎英雄傳（長篇小說）	鍾肇政　著	65元
3 陳嘉宗短評集（評論）	陳嘉宗　著	50元
4 春　泥（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55元
5 公開的作家市場（文評・譯評）	林富松　著	55元
6 呂茵小品文集 南國風光（小品文）	呂　茵　著	55元
7 抓　帳（銀行員小說集）	張惠信　著	60元
8 相愛容易相處難（隨筆・小說・雜文）	許希哲　著	70元
9 各出絶招（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70元

照明叢書

書名	作者	定價
・中・英・阿拉伯文 發音・會話 文法・字彙 全集	李忠堂編著	200元
・仁者不憂——蔣經國先生的話	蔡金宣編撰	200元
・喋喋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空空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嚮　往（短篇小說集）	許希哲　著	50元
・我之初（雜文）	蘇　子　著	45元
・康　莊（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明月溝渠（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血腥戀（雜文）	蘇　子　著	30元
・機　緣（短篇小說集）	蘇　子　著	30元
・六載中菲夢幻間（雜文）	蔡景福　著	55元
・林語堂與蘇東坡	蔡炳焜　著	50元
・大賭賽（詩集）	若　艾　著	50元
・翡翠鐲（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獨幕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電視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⑬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　著　卅二開本
何　淑慧　譯　定價70元

這是一部風格新穎，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原作者星　新一，爲日本文壇小說泰斗。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全書共計四十篇，篇篇情節曲折，趣味盎然，對未來世界可能遭遇的問題做了精闢的透視。

⑭天外異鄉人（三版）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本書是「一〇一〇一年」的增刪修訂本，原書於五十八年初版，作者曾以五十八年作品獲得當時救國團蔣主任經國先生頒贈的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並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十一年後，本書增加五篇科幻小說，刪去文藝小說部份，修訂出版。

⑮新世紀之旅（四版）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六十一年初版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冰凍屍體解凍，醫治復活以後有何結果？在未來，科學家對遺傳工程學的突破，將可以改造人類、複製人類。一個人接受腦移植手術以後，將有何種遭遇？太空旅行者是否在無意中撒播了生命的種子？本書描繪了未來的奇幻世界。

⑯帝國大反擊（星際大戰續集）

張時譯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這部童話式的科幻電影，在美國造成比前集更轟動的票房紀錄，本書由名家翻譯，內附彩色揷圖四十餘幀。

⑰超時空之戰

方以廉博士譯　卅二開本
定價60元

一位電子工程師捲入驚險無比的逃亡，他發現自己居然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變種，一種可以在時空中自由往返的射電神經超人……



照耀明日的書 15 **新世紀之旅**

著　　者・黃　　海
發行人・許　希　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編輯・黃　　海
出版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　民和大厦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6-74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108948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印刷所・茂麟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302—8508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初版（1972年12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 九 月四版（1980年9月四版）
定　價：60元

